

长江

丛刊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管
创刊于一九七九年

主 编 喻向午
副 主 编 王贵平
方 蔚（特约）



长江 丛刊

主 管：湖北省作家协会
主 办：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院
编辑出版：《长江丛刊》编辑部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路翠柳街1号
邮政编码：430077
电 话：027-68880685
投稿邮箱：cjckyc1979@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CN42-1853/I
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7483
广告许可证号：4200003300054
订 阅：全国各地邮局
发 行：湖北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38-531
出版日期：每月5日出版
印 刷：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题字：陈新亚
封面设计：卫 红
美术编辑：李 玢
法律顾问：徐晓波
定 价：20.00 元

本刊申明

作者请自留底稿，投稿后三个月内未收到本刊通知，稿件可自行处理。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所付稿酬包含《长江丛刊》纸质版、电子版、有声读物版，以及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作品发表之行为均视为同意上述申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本刊纸质版可通过邮局、“长江丛刊杂志”微信公众号（微店）等途径订阅或购买。

如本刊个别自选图文因故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相关作者在半年内主动联系本刊。

转载、改编或汇编本刊独家发表的原创作品时，请提前告知本刊，并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



手机阅读客户端

开卷

- 004 香港客人（短篇小说） / 王啸峰
013 观风听雨，感知时代变化的消息（评论）
——王啸峰《香港客人》读札 / 李德南

虚构

- 016 百花深处 / 姜博瀚
043 鹧鸪岭出走 / 王 铺
051 春和景明 / 李 弗

青橙

未来作家小说展

- 060 无可慰藉 / 王宁婧

视野

- 068 木秀可桢 / 赵柏田

万象

- 080 诸山知峻极 五岳独尊严 / 王剑冰
092 草香 / 周良彪
101 窝冬 / 郑 云
106 和解 / 陈 涛

汉诗

主持人：谈 骁

- 112 大海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10首） / 巴音博罗
117 凝视的逻辑（10首） / 韩少君
121 寓言（10首） / 李继豪
125 我在别人身上辨认故乡（13首） / 吕 达

新大众文艺观察

主持人：丛治辰

- 129 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与生成逻辑
——以“人民性”为主轴的考察 / 陈定家

香港客人

◎王啸峰



插图 / 李珩

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七点钟我就被母亲喊起来。我没睡醒，懒散拖沓。母亲抖被子赶我，快点！香港客人马上到。

香港当时在我脑子里印象是李小龙、成龙，其实他们的电影我都没看过。在阿文家翻到电影画报，我认识了HONGKONG。订电影画报的阿文大姐嫁给了香港人。这件事成为石板街大新闻。我也突然觉得离香港近了。现在，有香港客人来，我离香港更近了，说不定哪天我可以去香港。想到阿文还没去过香港，我得意地咧开嘴。

母亲打扫完屋子，又到天井里忙，扫桂花树落叶，浇月季花、三色堇，铲井边杂草，擦门擦窗。她发现一块玻璃裂了，朝书房大喊，喂，赶快来换块玻璃！父亲在里面回答，我哪有时间？这里乱得不得了，脚都踏不进。母亲说，你真是急来抱佛脚，早干什么去了？

书房当中已被父亲理出一条通道，左边是一摞摞纸、书、卷，右边是堆满杂物的写字台。台面是一块比书桌大得多的五夹板，两边已被压弯。父亲从灰尘里抬头命令我，把书堆到橱里。我踩在废纸堆上打开书橱门。噼里啪啦掉下十几本书。父亲又喊母亲

来帮忙。母亲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父亲急了，高声说，客人是来学画的！于是，我们三人趴在书纸堆里整理了一个多小时，书房渐渐恢复书香味道。暮春阳光从东窗射进来，龙头笔架上每支毛笔闪着光。柔软画毡上，叠放裁剪得当的各款宣纸。长方形的黑色端砚、描金凤圆墨柱，与山形铜笔搁、大肚青花瓷笔洗并排。父亲左看右看，突然一拍手，跑进天井。一转眼，他捧来一盆兰花，放在窗台上。兰花开得正好，枝叶舒展，白花绽放，小小书房散发幽香。

母亲把粉色印花台布铺在八仙桌上，拆开点心盒、蜜饯袋，把绿豆糕、蜜三刀、麻酥糖、蛋黄花生、玫瑰杨梅、苏式话梅、奶油西瓜子、椒盐香瓜子装碟。蜜饯和瓜子装四味组合彩色塑料方碟，其他分装四个镂空高脚玻璃圆碟，方圆结合，素雅兼备。母亲往白瓷茶杯里放炒青，冲一点热水进去，养好茶头。我数了一下，有六杯。要来六个香港人吗？母亲把垃圾袋塞到我手里，快去倒垃圾。

石板街上飘着花香，远处运河上传来汽笛声，香港在遥远的南方。阿文那次去机场送大姐，看到大飞机从头顶掠过，他伸出双手告诉我，机翼这么宽，机身这么长。飞

香港就是这么大的飞机，也要飞很久很久。我把香港来客消息告诉阿文，他很不屑，假的吧？哪来这么多香港人？似乎只有他大姐夫才是香港人。香港人总是穿西装、戴领带，再热的天也是这样。阿文补充说，他们的西装是大方格或者小方格的，没人穿一色的，哦，白西装有的。无聊的时候，我俩坐在他家阳台上，双脚晃动，香樟树叶对我们频频点头。阿文把收录机上的布罩拿掉，插入一盒磁带。收录机是大姐从香港带回来的，磁带也是。粤语男声传出来。阿文跟着哼，我觉得他唱得与磁带里差不多，很是佩服。可惜母亲关照我接待香港客人时，不要带同学来。显然，她指的是阿文。我慢吞吞地晃回家，家门口围了一圈人。我心跳加快，他们来了？

我从人缝里看客厅，父母陪一男两女坐着。天井把邻居们隔在门外，他们竖起耳朵听，低声聒噪。我挤到天井里，母亲出来把门关了。孩子长得真高，几岁了？年纪大的女人问。母亲替我回答，八岁了。我低着头，余光瞟客人，还有放在八仙桌上的三个纸袋。母亲说，家里简陋，请谢先生、谢太太包涵啊！子君跟我说得时间太紧，来不及好好准备。被母亲称为子君的年轻女人笑着说，小姨、姨父这就要怪你们了啊。只给我一个星期找老师。陆老师虽然和我在一个学校，可她太低调，家里藏着全市著名的许老师从不声张，我去托教导主任，被他好好嘲笑呢。母亲笑着说，没这么严重，我们只是普通教师。来来，尝尝苏式小吃。我发现说话的都是女人。谢先生和父亲微笑。谢先生穿一件蓝黑横条短袖T恤。他没穿西装，我很开心。阿文说话总是夸大夸张。谢先生矮胖，皮肤

黑，头发鬃曲。他请教父亲吴门画派渊源，一开口一股新加坡电视剧腔。当时我正迷着《雾锁南洋》，谢先生跟何阿水声音几乎一样，说话嘴型也差不多。谢先生认真欣赏，把父亲挂在客厅、书房里的书画作品赞个遍。参观书房后，他请父亲示范一幅小品。

我家狭窄客厅里，三个女人喝茶聊天吃零食。转不开身的书房里，父亲早有准备。抄清水，研墨，润笔，舔墨，在一平尺宣纸上拖出长长一笔。正在谢先生张大嘴时，父亲又笔蘸清水，画出长短两撇。几笔过后，谢先生看窗台上的兰花不住点头。半小时后，父亲在花芯中点了三点朱红。谢先生说，三点红真妙，兰花跳出来了。我纳闷，窗台上的兰花没有红芯。父亲题款：纵使无人亦自芳。盖上一枚闲章。他又拿出几册《芥子园画谱》，以最基本中锋、侧锋、偏锋等笔法，示范画了兰花叶、松枝、竹节等。谢先生眼睛盯着父亲手中毛笔，右手跟着在空中划动。父亲观察到他的动作，把毛笔递过去。谢先生第一次声音响亮起来，忙摆双手，推辞的话紧张忙乱。我又觉出里面浓郁东南亚味道。他照父亲样子，在宣纸上撇、画几下，看得出有一定基础。停笔，他谦虚地说少年时，在吉隆坡跟一位华侨画师学过几天。

阿文自以为扳住我漏洞，他们到底是香港客人，还是东南亚客人？我没落入他圈套，他家阳台此刻成为我主场，我想怎么发挥就怎么搞。秋雨下在香樟树枝叶间，阿文家很快要吃晚饭了，我看他态度决定讲述进度。谢先生从最基础笔法学起，一笔一画都请父亲教正。子君踏进书房催谢先生说，市体育局的车子到了，我们出发吧。谢先生向父亲告辞，父亲挑了些纸笔，连同画谱、兰花图

一起送给他。谢太太把纸袋递给母亲，母亲推了几次收下。阿文急着问袋子里是什么东西？我吊他胃口，飞快跑下楼，在雨里大声回答他，反正不是四喇叭收录机。

春节前，子君老师跟母亲约年初二下午小姨夫妻来拜年。母亲坚持留他们晚饭。阿文也在放寒假前就向我通报，大姐和大姐夫要回来过年。他还神秘地说，他们答应给他一盒谭咏麟最新磁带。他用挑衅目光看我。谢先生又不是我姐夫，阿文是个势利眼。我一直没告诉阿文上次三个袋子里的东西，除了母亲关照我不要在外面乱说外，阿文是个“大嘴巴”，我真不想告诉他。

大年夜早上，一股寒流从北方冲进江南。阿文擤着鼻涕，靠在石板街小店柜台边，告诉我大姐他们有事不回来了。他只买了几张贴纸、一排鞭炮。我们把鞭炮拆散，他说年夜饭后放吧。我突然有点担心，谢先生他们会不会也不来了。

事实上，没来的是子君，她回婆家过年。年初二下午，太阳出来了，母亲在八仙桌上摆了一只细颈白瓷花瓶，插了一束红梅塑料花。谢太太进门就给了我一个红包。谢先生背了一个双肩包，显得身材更矮胖。背包里全是他习作。这次谢太太也挤到书房，跟父亲说谢先生拿出当年练游泳的劲头练画。谢先生说，还是练少了，达不到许老师要求。父亲展开一张张宣纸，提笔在每一张上圈点、增删，翻画谱示范规范笔法。仅山石的勾、皴、点、擦等画法就讲了很长时间。他沉浸在讲课快乐中，猛然抬头，发现谢先生正在点头。他把狼毫笔递给谢先生。谢先生双手接了，随后左手摸羽绒衫口袋。谢太太忙帮他掏出老花镜。谢先生画得很慢，青色羽

绒衫袖子在宣纸和画毡上发出沙沙声，远处响起零星爆竹声。母亲已在厨房忙碌，谢太太想要帮忙，被母亲按在椅子上。母亲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已偷偷地打开红包瞄一眼，两张紫色英国女王头像的十元港币。阿文没有提到过港币，很有可能他没见过。

我陪谢太太坐，没话说，不时尴尬地笑笑。谢太太问我会不会游泳，她也无聊。我回答妈妈不许我去，怕出危险。她笑出声来。我挠挠头，疑惑地望着她。她说，我们都是大学游泳教练，年轻时都是香港游泳队运动员，我来教你，放心吧？我赶紧摇头，怎么能让香港客人教我呢？母亲允许，夏天我和阿文在工人文化宫游泳池里胡乱练练算了。一股糖醋排骨味传来，忽然间，我觉得阿文肯定很失落。

父亲与谢先生在书房里说着，画着。电灯已开了很久，为准备好谢先生夫妻这顿晚饭，母亲换了日光灯管。白光照着八仙桌上的清蒸童子鸡、糖醋排骨、砂锅花鲢头、烂糊白菜羹，增色添香。两个女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谢太太说如果市体育局请谢先生做游泳队顾问的事情能成，他们来内地次数和时间都会增加。母亲说真是太好了，以后全家都来做客。谢家一儿一女，一个在伦敦工作，一个在纽约读大学。谢太太虽然没有粤语口音，说起英美地名，却发与我们不同的音。我喜欢听她洋气口音，决定贩卖给阿文听。

谢先生夫妻都不喝酒。父亲拎起白酒瓶的手停在半空中。谢太太从纸袋里拿出一瓶酒，说，许老师、陆老师，你们尝尝这个花式洋酒。酒瓶是白色磨砂玻璃。除了MALIBU几个字外，瓶身上有两棵交错的椰

子树。谢太太介绍说，这是西班牙生产的椰子甜酒，应该合你们口味。父亲赶紧用准备倒白酒的酒盅接了两盅，一股浓郁的椰香味，酒清澈透明。父亲眯了一口，连声说好喝。母亲也浅尝一口，微笑着，递给我尝。我觉得就是椰子水里加了白酒，又香又冲，赶紧喝几口白开水。

从过年习俗，渐渐地又聊到书画上。父亲说，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是沈周，唐伯虎、文徵明、仇英沿着他的方向拓展。文徵明子侄、孙子、曾孙辈都产生过著名画家。清初“四王”、恽南田等对吴门画派传承起了重要作用。清末到民国，就只有吴湖帆了。而现在，路子都歪了。写意山水、泼墨山水、实验水墨等画家，可能松针都挑不好，兰叶都撇不好。父亲说到激动处，一口喝完一盅椰子酒。母亲在酒盅里斟满椰子酒，说，今天过年，说点高兴的。谢先生指着桌上的一盆黄豆芽问母亲有什么寓意。母亲说是如意菜。谢先生说，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吃饭时，将生鱼丝拌蔬菜，大家反复将菜夹起，叫“捞生”，寓意生活蒸蒸日上，事业高升。今晚，我提议来一个“苏马合璧捞生”，一起捞“如意”，怎么样？大家都拍手说好。谢先生让我们听他口令，一帆风顺，捞起！“如意”被大家捞起，高高地升起，轻轻地落下。二龙腾飞、三阳开泰，谢先生一直说到十全十美。父亲挑高筷子，大声说，万事如意！

我本来不想告诉阿文这顿饭详情的。可他缠着非要我说，我挤牙膏般地，有所保留地讲。他拍大腿叫道：我说嘛，不是正宗香港人。我跟他争，香港人和上海人差不多，都是从外地过去的。阿文善于把劣势扭转为优势。你知道大姐他们为什么不回来过年？

我看他笑脸，肯定会说出一通歪理。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他们在忙移民！要在九七年之前去英国。我脑子里想着谢先生他们，回家第一件事问母亲。她摇摇头，在我催迫下，答应上班后问问子君。这事就算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家里没人再提香港客人，那瓶椰子酒摆在五斗橱上，积了灰。

几年后的中秋节前，已是教育局处长的子君突然登门，手里拿了一只大号黄色信封。她说这是小姨父寄给许老师的信。她没多说什么，把信封递给父亲。拆开信封，里面是大大小小的宣纸，画满松、竹、石、兰。有一封信，父亲展开读起来，读完之后，他递给母亲。母亲读了，叹了一口气，对子君说，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子君叹口气说，你也知道，离开一个单位后，也不能频繁回去。有时，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我也想回学校看看，又想起自己的岗位，忍住了。再说，小姨夫生病这种事情，怎么好到处宣传呢？好在最艰难的两三年过去了，他现在除了走路左手撑拐杖外，基本还算正常。他一直跟小姨说，坚持下来一半靠医疗，另一半靠书画。一个把全部精力放在游泳运动上的人，到头来患了中风，心理受到极大冲击。要不是沉浸在书画中，可能到现在都走不出阴影。

子君走后，父亲坐在写字台前，展开一张张谢先生的习作。他用朱笔修改，还写一两句批注。这些话本来要当谢先生面说的，现在只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写出来。父亲又挑了几本画谱、字帖，附上一封信，直接寄到香港。那天子君说，往香港寄信方便了，毕竟快要回归了。邮路畅通后，父亲与谢先生往来书信基本保持每两月一收一发。父亲称

赞谢先生进步快，鼓励他从“小品”到“作品”迈进。

又过了些时日。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饭。石板街百货商店营业员跑到家门口喊，许老师，国际长途电话，快来接。父亲扔下饭碗小跑过去，我紧跟后面。谢先生受到父亲鼓励后，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直接打了电话过来。他们学校将举办教职工书画展，谢先生也想参加，征求父亲意见，准备哪类画作？父亲根据他最近习作特点，请他尝试“松泉云石图”。松、石、泉的画法，那年春节时，父亲一笔一画教过谢先生。谢先生在寄过来习作里，最多就是画这些内容。电话里父亲还建议作品尺寸为四尺六开，这个尺寸好把握，效果也好。在布局上，右重左轻，右面以松、石为主，左面一道泉水自上而下，云雾缭绕。挂电话前，父亲还关照浓淡、疏密结合。

回到家，父亲对母亲说，看来谢先生来不了我们家了。母亲说，他还是要保重身体。父亲说，他们准备移民加拿大。母亲不响了。我立刻想到阿文大姐。他们也在办移民。难道所有香港人都要离开香港吗？阿文最近粤语歌曲唱得越来越好，他迷上了张国荣，偷着吸烟，夹烟的手指往外翻。

突然之间，满大街响起一首歌：“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1997 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1997 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我和阿文坐在运河驳岸水泥墩上，望着南方。我问他，再过几年你就可以去香港了。阿文朝水面弹出烟蒂，我有什么好去的？最迟他们明年也就到英国了。你说他们是不是很过分？说给我们全家办证去香港探亲的，最近

一点信息没有。阿文对大姐夫态度改变，很大程度上要怪录像厅引进这么多武打片、警匪片、爱情片、喜剧片，香港交通拥挤、物价高、住房差、遍地“古惑仔”、贫富差距大的观感映射到大姐夫身上。阿文说，当时他报了一个洋公司名，父母觉得是一个很高档的公司。大姐后来才说，其实就是他们三个同学租了写字楼两间办公室开的小运输公司，大姐去了给他们做勤务。他们这种条件，能不能移民还是个问题呢。这么多年，阿文从没贬低过大姐夫。时间改变人的观念。我心里也起了疑问，谢先生这样的身体状况，加拿大能通过他的移民申请吗？很快，我就忘了这件事，毕竟谢先生跟我关系不大。最关键的是，我和阿文又钻进了录像厅，沉迷在英雄豪杰争霸争斗中。

回归前一年春天，父亲忽然收到谢先生来信，内附一张他们学校邀请函，邀请父亲随团一起去黄山写生。父亲给母亲和我看信内容，字里行间充满“告别之旅”的气息。我问，他不是身体不好吗？父亲笑着说，到黄山写生，刘海粟是榜样，九十多岁还登山写生，身体从来不是登山障碍，我要陪谢先生去！父亲向学校领导请假，听说香港方面邀请，领导很重视，向教育局报备了重要事项。子君副局长来了我家一次。她这次客套话讲得特别多，说教育局、学校都重视这次活动，他们也向发来邀请函的香港学校回函表示感谢。这是她代表自己职业身份在讲话。停了半晌，毫无铺垫地蹦出一句话，他们离婚了。没人说话。我听见天井里雨落在桂花树上的沙沙声。歇了一会儿，母亲又跟子君聊了些单位里的事情，撑伞送她出了门。父亲没说一句话。男人就应该这样，执着于自己

目标，不受琐事干扰。一把伞下，两个女人在石板街上走了好久。

父亲从黄山回来显得很高兴。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盒德芙松露巧克力。这是谢先生专门送给我的。父亲说谢先生状态很好，体重也降下来了，撑着拐杖显出别样的风度。走走看看，画画聊天，我几乎忘记他身体出过状况。他在黄山写生创作了不少山水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谢先生学校的爱好者都围着父亲讨教，父亲很是得意。他们还邀请父亲去香港辅导和讲座，回归以后，往来方便多了。父亲笑着说，好像过几天就要去香港一样。他拿出一大卷香港教师们的写生作品说，这些都是他们在黄山画的，我这两天抓紧时间改改，然后寄给谢先生。母亲关注点不在这上面，她问，那天子君说的事情真的还是假的？父亲淡淡一笑，真真假假，反正马上尘埃落定了。母亲哦了一声，去天井里修剪花木。

我拿了两块巧克力去找阿文。坐在他家阳台上，香樟树正在开花，香气盖住了松露巧克力的香味。他说大姐夫的申请批下来了，年底他就带大儿子去英国。大姐申请被驳回，她只能带小儿子留在香港。现在好了，他用手指指里屋说，大姐卖力地给大家办“单行证”，还不是让妈妈早点过去帮着带小孩？大姐那天在信里说懊悔死了，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办了假离婚，那么很有可能两个申请都批了。哦？还有这种事情？我跳起来问。阿文用粤语说“梗系啦！”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在石板街上，猛地推开大门，对着正在浇花的母亲大喊，我知道了，他们是假离婚！只是我的大喊大叫没取得相应效果，父母听了，互相看看，没说什么，继续做手

上的事情。

春节前，谢先生寄来贺年卡，是维多利亚湾夜景，中银大厦银光闪耀。贺年卡里夹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谢先生学校迎春书画展厅全景，另一张是谢先生与自己作品合影。初一看，作品有父亲作品的样貌：苍松、寿石、云泉。作品几乎与谢先生等高，尺幅大了，气势出来了。母亲说，几年不见，谢先生头发全白了，人也瘦好多。父亲感慨地说，太不容易了，这张作品拿得出手！母亲说，我很惦记子君小姨，她坐有坐相，站有站姿，喝茶吃饭也优雅，总之看上去就是舒服。母亲说话也得体，现在也许不好叫谢太太，子君小姨称呼不会变。母亲接着说，子君也好长时间不见了，她工作忙，还要照顾老人、孩子，真是不容易。阿文在门外叫我，去看电影！成龙主演的《一个好人》，情节和动作都很好，遗憾的是外景都在澳大利亚。连电影都到海外拍了。我问阿文最近香港情况。他说快一年了，“单行证”都没办下来。大姐打电话来说，每天做牛做马，晚上孩子不安生，也不能好好休息。她快疯了。这里也帮不上她。现在反过来家里给她寄钱过去呢。我问，大姐夫呢？阿文说，他在英国坐“移民监”，赚不到钱，物价又贵。我又问，那大姐为什么过去呢？阿文答非所问，她觉得自己漂亮，嫁过去会成为明星。香港遍地明星，只是没她份。

年初三下午，子君提着两铁盒香港点心来拜年。点心是小姨让她送给母亲的。母亲拿出两条丝绸围巾，送给子君和她小姨。子君告诉母亲，过年后她就要去省教育厅上班了，自己先过去，然后考虑再把家迁过去。母亲先是祝贺她高升，随后不免有点感伤，

今后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子君请父母去省城玩。父亲忍不住还是问了谢先生情况，拿出照片给子君看。子君不禁笑了起来，问父亲，您知道这张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吗？父亲摇摇头。子君又看看母亲，母亲也说不知道。是我小姨拍的啊！子君大声笑出来。父亲疑惑地问，去年初，你不是说他们那个了吗？子君说，当时大家对局势判断不清，都加入移民潮，他们也跟风，还办假离婚。我还生过小姨的气呢。其实他们从来没分开过。今年元旦，为表彰他们为香港游泳运动发展作出的贡献，学校授予他俩资深教授荣誉，照片、简介都要进校史展厅。正好，儿子、女儿都回香港度假，他们开了家庭会议，商量下来，两人复婚，同时收回移民申请。父亲惊讶地问，他们留下来了？以后我们可以在香港碰头了？子君拉长语调说，当然呢，以后方便得很，您可以跟小姨父坐在半岛酒店聊天，在尖沙咀画维港新景。那些地名从子君嘴里报出，就像说阳澄湖、虎丘、拙政园那样自然。我躺在床上，想着乘飞机擦着九龙楼房降落的情形，那个唱“我要去香港”的歌手，马上就会如愿。

九七年春天开始，古城街坊改造启动。石板街所有平房都在动迁范围里。父亲去拆迁办谈了好多次，仍然只置换到一套两室户、一套一室户公寓房。母亲抱怨，以前房子不大，却有井、树、天井，现在什么都摊不开。两套房子门对门，都在五楼，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放心我一个人住一套。我只能睡一张床占一半空间的朝北小房间。父亲把书房安在对面小户里。母亲把花摆满两个朝南阳台，还不够。我看惯了老房子梁、椽子、望砖，现在面对低矮白顶，心里压抑。阿文去读烹

饪技校后，还没见到过。我打算中秋节或者国庆节去阿文家玩。我一直羡慕阿文住红砖楼公寓，除了卫生间公用，几乎挑不出毛病。现在我被装进了盒子，一个个盒子叠起来、拼起来。我离地十多米，保护我的墙壁十多厘米。从窗户望出去，另一幢楼房挡在面前。我想到香港。不知道阿文大姐、谢先生他们是不是住高楼？电梯直上几十层楼，我脚发软，心跳加快。

中秋节下午谜底揭开了。谢先生住的是油麻地的三层公寓楼的一楼。他告诉我们，公寓楼有年头了。围墙之外就不属于你资产，一棵葱都不能种。谢太太补充说，九龙绿地很少，大家很守规矩。阿文插嘴说，我大姐说油麻地、旺角、尖沙咀一带最有老香港味道。他见谢先生、谢太太对他微笑，接着说，毕业后，我要去香港做厨师。阿文比谢先生夫妻先到。我们刚吃完午饭，就听见有人在楼下喊我。我从窗口探头，见阿文骑着一辆山地车，连忙奔下去。在小区里骑了山地车转一圈，我对阿文说，其他都好，就是颠得屁股吃不消。他现在每天骑车去技校。阿玛尼就是好！又轻又快。上楼后，他告诉我，父母都去大姐那里帮忙了。大姐开了一个小餐厅。我问，她不去英国了？他回答，估计她也不想去了。我刚要问大姐夫情况，谢先生夫妻就来了。父母亲都惊呼，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好下去接一下。母亲还责怪子君，怎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这地方以前全是水稻田，离石板街很远，很难找。谢太太说，子君把路线说得很清楚，我们只换乘一辆公交车就到了。谢先生笑嘻嘻地举起拐杖说，有这个朋友帮忙，登五楼小case啦！谢先生拐杖黑中带红，微微发

亮。我说，它陪您登过黄山！大家都笑了。父母带客人们参观了新居，父亲很不好意思，说书房还没整理好，乱七八糟的。阿文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一个人住小套？我拍了他一下头皮。谢先生又拿来一大卷作品。父亲在写字台上展开那些宣纸。画的题材丰富了不少，谢先生还尝试工笔画，牡丹、狮虎、藏族姑娘等，都画得像模像样。山水画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父亲习惯性地拿笔蘸墨勾画。母亲请谢太太回客厅喝茶。我和阿文又去楼下骑车。阿文走的时候说，不仅要去香港做厨师，还要去台北、东京、伦敦、纽约，我要成为国际大厨，大姐的餐厅也要开遍世界各地。我对他挥挥手，其实我注意到，他已经不再提大姐夫，我也没多问。

母亲拆出苏式月饼，给谢先生介绍说，这是百果月饼，外层是酥皮，馅料有十多种果干、蜜饯，是最有特色的苏式月饼，寓意聚合团圆。谢先生说，与广式五仁月饼含义一样，都是经典。他让谢太太从纸袋里拿出一个方铁盒，上面写着“荣华月饼”，右下角是一朵盛开的红牡丹花。谢太太打开铁盒，有四个月饼。她说，这是荣华月饼中最有名

的双蛋黄白莲蓉月饼。她请母亲拿来小刀，我才知道香港人吃月饼是切成四小块的。每块月饼上都有蛋黄，粗粝的沙感配上白莲蓉的绵密感，让我眼前掠过石板街上最好吃的糖粥、甜酒酿、藕粉圆子、赤豆棒冰的影子。谢先生拿起一个百果月饼，咬一口，酥皮窸窸窣窣往下掉，谢太太伸手替他接住。谢先生叹口气说，人老了，什么都做不好，画画更不行了！父亲默默起身，去书房捧了两册《沈周书画集》来。他翻开上册，对谢先生说，沈石田最著名的画是《庐山高图》，而我最欣赏的是这幅《千人石夜游图》。谢先生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画册。父亲继续说，这是沈周中秋夜游虎丘后画下的作品。千人石周边山、石、经幢、树木都隐入夜色，一人独自站在千人石一角上，仰头赏月，圆月没有出现在画里，最突出的是占画三分之二的白，月光照得千人石发白。谢先生摘下眼镜，转头盯着窗外正在暗下来的天空喃喃自语，白得干净，留白真好。

责任编辑：王鑫

观风听雨，感知时代变化的消息

——王啸峰《香港客人》读札

◎李德南

一

一九八一年，作家孙犁写下了一篇题为《与友人论学习古文》的随笔。他在文中回顾了个人学习古文的经验，也以感性的文字谈到对个人与时代之关系的理性认识。他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

孙犁的这篇文章，我多年前曾读过，留下的印象既不深，也不浅。近读王啸峰的短篇小说《香港客人》，孙犁的这段话却从记

忆之湖逐渐上升，浮出水面。旧有的阅读记忆，顿时变得很清晰。相应地，孙犁的这段话，亦照亮了《香港客人》这篇小说。

我们可以从孙犁这段话开始理解《香港客人》，也可以通过理解《香港客人》而更好地理解孙犁的这段话。

二

《香港客人》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叙述者“我”正在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的年纪。小说开门见山，起笔就写家里要来香港客人，紧接着又巧妙地引出另一条叙事线索——我曾通过邻居、小伙伴阿文而对香港有所熟悉，因为阿文大姐嫁给了香港人，有关香港的消息早就通过他们一家不时传来。如今，香港客人的到来，让“我”顿时觉得自己离香港更近了。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香港客人一家的遭际和阿文大姐一家的变化齐头并进，也因“我”和阿文的交往而时有交错。这安排既巧妙，又自然。小说中的“香港客人”，指的是谢先生和谢太太。他们之所以来到“我”家，是因为谢先生想来跟“我”父亲学画，“请教父亲吴门画派渊源”。随着叙事的进一步推进，各种本地所没有的事物，也自然而然地出现。这篇小说的叙事时间，主要设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香港回归前夕。在这一时间背景下，身在江南的石板街与位于“遥远的南方”的香港相遇了。这是人与人的遇合，也是人与不同事物的遇合。在种种遇合中，时代的各种信息纷涌而来。青少年的感官是活跃的，“我”听见风声雨声读书声，听见谭咏麟、张国荣的歌声，也听见来自李小龙、成龙电影的打斗声。这些声音看似寻常，又与家事国事天下事相连。回到孙犁的话，小说中的人物，我和阿文，阿文姐姐一家，还有谢先生一家，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时代的影响与推动。

《香港客人》对时间节点的选择值得注意。同样，小说中对空间的安排也颇为重要。作为主要叙事场景的石板街位于江南，香港则在“遥远的南方”，在岭南。谢先生的口音，又带有“浓郁的东南亚味道”。因此，“我”和阿文就多了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我”家里的客人，是属于香港客人，还是东南亚客人？这里头，有不同的南方之间的呼应和对话。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的南方空间，让纷至沓来的时代消息更为丰富、多元。这一安排，显然吻合那个时代的历史实情。

《香港客人》颇为关注时代变迁中人的

心理变化。对于“我”和阿文这样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还缺乏心理上的深厚积淀，相应地，也没有太多的负担。对于各种蜂拥而至的时代变化和各种消息，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他们能够在变化中得到快乐，也得以成长。李小龙、成龙等人的香港电影，谭咏麟、张国荣等人的香港音乐，还有香港客人、家里亲戚所营构的港式生活景象，都充实了他们的社会记忆，甚至构成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愿景。《香港客人》既写了香港的变化，也写到了石板街慢慢地出现的各种变化。在从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迈向现代的过程中，“我”和阿文既渴望变化，也多少有点不适应——比如由平房搬到高楼的经历。不过，这种不适应是短暂的，也并不算大。

对于谢先生、谢太太这样已有一定阅历和年龄的人来说，时代的急速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多于正面影响。比如小说中写到，九七香港回归后，他们也曾想过要跟风移民，甚至还办了假离婚。对于时代的变化，他们甚至不惜压抑内在的本真自我，刻意地迎合外在的时代变化。对于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他们这样有良好教养的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令人感到惊讶的。《香港客人》中虽然没有正面写他们做出这一选择时内心究竟有着怎样的波澜或波涛，但是他们受到的冲击显然要远远比“我”或阿文要大。

除此之外，《香港客人》还在有限的篇幅内写出了人和时代的变与不变。对于谢先生来说，他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希望能够在变化中顺利完成转型，又始终希望有自己的文化心理根基。他之所以跟随“我父亲”学画画，正是希望始终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实

际上，这不变的所在，一种文化意义上、精神层面的常道，不但让他心灵的危机得以纾解，更让他在身体患病时也始终有所寄托。谢先生和谢太太最终选择了复婚，也说明他们在面对时代的变化时，最终还是听从内心的选择，回到本真的自我。

三

《香港客人》的篇幅并不算长，实际字数不到一万字，读来却让人觉得有丰厚、深远的意味。这和作品本身独特的写作技艺有关。在行文上，它非常讲究布局谋篇，重视起承转合。不少人物或事件，虽着墨不多，但最终呈现的形象却颇为立体，情节也颇为完整。甚至小说中只是为香港客人和“我”一家得以认识而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的次要人物子君，所经历的变化也是有脉络可循的。它如江南园林般讲究造境，讲究在有限的空间内呈现景观的完整。

王啸峰深谙留白之于短篇小说的重要性，从而让短篇小说可以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香港客人》的结尾处，写到“父亲默默起身，去书房捧了两册《沈周书画集》来。他翻开上册，对谢先生说，沈石田最著名的画是《庐山高图》，而我最欣赏的是这幅《千人石夜游图》。谢先生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画册。父亲继续说，这是沈周中秋夜游虎丘后画下的作品。千人石周边山、石、经幢、树木都隐入夜色，一人独自站在千人石一角上，仰头赏月，圆月没有出现在画里，最突出的是占画三分之二的白，月光照得千人石发白。谢先生摘下眼镜，转头盯着窗外正在暗下来的天空喃喃自语，白得干净，留白真

好。”谢先生赞叹《千人石夜游图》留白的艺术，实际上，《香港客人》也得益于留白的艺术。王啸峰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对于时代变迁中的关键时刻或引发的关键事件，并没有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绘，而是约略介绍，只是从旁人的转述中让读者知其一二。对于时代变迁的背景，则反而用类似工笔画般的细致笔触予以描绘。对于一篇短篇小说而言，这一写法无疑是高妙的。它让读者既能观风听雨，在字里行间领略时代变迁的种种消息，也让读者对于时代变迁保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和思索空间。阅读《香港客人》，读者可以有所想象，也若有所思。

读王啸峰的《香港客人》，除了让我想到孙犁的文章，也让我想起近期读到的洪放的短篇小说《鹤桥仙》。《鹤桥仙》同样是一篇重视留白艺术的短篇小说。在关于《鹤桥仙》的创作谈中，洪放曾这样谈到留白之于短篇小说的意义：“中国画中最动人的部分，不是画在宣纸上的人物、山水以及花鸟，而是那些留白。那些白，让人从具象的画境中跳出来，产生绵长之思，悠远之思；产生情感之叹，怀古之感。短篇小说亦当如是，从小切口进入，举重若轻，将力用到六分，则呈现出来的文字，已是不疾不徐，云淡风轻，正好，正当时。”洪放的这段话，用来理解《香港客人》，也不乏照亮的作用。

要而言之，《香港客人》有一种苦心经营后的自然。它的语言松弛有度，又字字句句都能落到实处，无一多余。扎实的写作功底，宝贵的写作耐心，对题材的用情用心，合而成就了《香港客人》。

责任编辑：王鑫

百花深处

◎姜博瀚



插图 / 李珩

序幕

春节一过，烟花落下，全国十几万的艺考大军开始奔赴各地大学考场进行专业校考。这一盛况开始于上世纪改革开放的七八十年代时期，一直到九十年代达到高峰。影视表演、戏剧影视文学、导演、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是众多高中生的热门选择。他们乘长途大巴、乘船、乘火车，千里迢迢赶往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哈尔滨等大城市的考点准备专业考试。

那时的中国春运，是一个人挤人的时期。物质条件匮乏，“逃票”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体验，绿皮火车飞驰在深夜的华北平原上，原野一片漆黑，路过城镇的暗淡灯光在窗外影绰而过。

近处车厢内是打瞌睡的旅客，东倒西歪着身子，睡相各异。从过道远处走来漂亮的女查票员身穿铁路制服，头戴蓝灰色的大盖帽，纤细玉手端着小平板夹子。她挨个挨个地验票、登记。没票的中年乘客躲进厕所，锁住门一个钟头不出来。小青年则钻进硬座底下蜷缩着身子，露出两只脚。等女查票员

到来的时候，浑身上下瑟瑟发抖。座位上好心的大姐用肥胖的身躯挡住一侧，再用装衣服的蛇皮袋盖住地上露出的双脚。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大检查。运气好的逃票成功，被查到的逮到补票车厢交款，更有运气不好的，半途到站被勒令下车。

进京进退两难，阴差阳错地被火车送到了北京站。

进京的经历比贫民窟里出来的百万富翁更像是一场梦。因为这里是北京。北京大爷大妈说，孩子，北京可以使你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

—

你叫什么？

额叫张小富。甘肃人。

没问你哪儿人。补票。硬座。三十六块。

额没那么多钱呀。

没钱？不罚你双倍就不错了。一边站着去。

你叫什么？

我吗？

不是你，还是谁？

我，我是拴柱。

拴柱。二十八块。

唉，红衣服那位，到处瞅啥呢？

说俺？俺的名字吗？

就是问你呢，听不懂吗？

老师，别笑话啊，俺叫——

你叫什么？

老师，是，刘进京。

你搞笑呢？到底叫什么，按照身份证上走。

进京站在治安办公室的靠近窗户的一角。窗外是北京火车站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包小包川流不息地匆忙闪过。嘈杂声，叫卖声不绝于耳。

进京浑身摸索，上下口袋都翻了一遍，一番很认真地寻找。突然想起来，身份证是在背包里面。

怎么了？这么磨蹭。

老师，俺的身份证也不见了。

没身份证就想来北京。身份证呢？

老师，俺不是想来北京的，俺是到济南下车的。你看看俺的火车票，是济南站。

济南站。你跑北京来干吗呢？想省半程车票吧。

老师，不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还有理了呢，继续说吧。

老师，俺是想到济南的，结果人多得挤不动。没下去，还把俺的包也挤飞了。

跟列车员登记了吗？没告诉你，下一站下车吗？

老师，没有，列车员说到北京再说吧。谁能想到一路把俺真的拉到了北京。可把俺急坏了，身份证就在包里呢。俺真的叫……

这是俺自己改的名字。俺出生的时候，来了一群亲戚，俺爹高兴坏了，给他们敬酒喝得酩酊大醉。抬的抬背的背，妇女主任来登记名字，一时也没起好，就临时登记了刘进酒。说是孩子以后长大了不缺酒喝，言外之意肯定能混好。

我在这儿听你讲故事呢，哪地方凉快哪地方待着去。

老师，不好意思啊。俺又不喝酒，叫了很多年，等俺初中的时候，同学们都爱好汪国真的诗歌的时候，俺们都跟着汪国真学习写诗，一写诗的时候俺就叫进京。

哟呵，还是写诗的孩子，看不出来呢。

嗯，老师。那时候校园里很流行写诗。

看你也不像是撒谎的孩子。另一位年轻的像是警校刚毕业的铁路警察说，如果你要返回去，可以在站内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回生地派出所补办身份证。

进京从北京站走出来的时候，非常激动。这是北京。新闻联播里的北京。报纸上的北京。国际领导人来访的北京。

三个高中生是从济南上的车，他们一路上也是站票。他们在火车的连接处遇到了挤飞背包的进京。他们背着画板，提着颜料桶。进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如果说他在老家村子里看惯了那些中年人提着桶刷石灰墙，这些跟他年龄相仿的男孩们的画板还是让人看上去高雅很多。进京初中刚毕业，就下学了，否则说不定他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去画画，但是乡村孩子能有几个可以做到。那时候在大人眼里只有教师、医生是最抢手的行业，巴不得自家孩子都去考师范或者卫校，顺理成章地把身份变成了非农业户口。那得

多么优秀啊！一个乡镇中学能考上七八个小中专就不错了，剩下的学生再有十个八个去读高中，大部分都在初中毕业后自谋职业去了。

进京本来打算去济南找一个同乡的哥哥，看看能不能在省城找一份临时工。因为小县城的工作很少能找到，找到的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不是在工厂里做工，就是给经理打扫办公室，端茶倒水。这还得有点关系。进京铁定了心去济南一趟，不管成不成都要去看看。至少是省会大城市，就业的机会也多得多。谁料计划不如变化快，连他自己都有点恨自己。如此笨蛋，出趟门还能出了差错。这要是在老家让别人知道了，会把他的遭遇当笑话传播。进京心想，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偷偷地藏起来最好。连村子里不识字的青年浪丸也干不出这样的蠢事来。还是赶紧忘掉的好，就当自己就是专程来北京的。让自己高兴起来，不要写在脸上，让别人看出来这点秘密。

他确实兴奋了半宿。从济南到北京一路上七八个小时的车程，要不是遇到他们，说不定他会哭着在德州就下车，毕竟离着济南也不算远。进京算是把他错过站的事扔到脑后去了。聊着聊着火车就进北京站了。他这才惶惶然，不知所措。三个艺考生一直也鼓捣他，没事，第一次来北京都是这样激动得不知所措。换成别人到北京也是这样的。世界上到处看看呗。不看你咋知道世界的大来，不看你咋知道世界的好来，不看你咋知道你适不适应世界。这么大的人了，能咋地，丢不了的。他们的话似乎给进京壮大了胆量，吹足了气。

他们告诉进京，他们从高一的时候，寒

暑假就到北京冲刺班短期培训学习画画。进京觉得他们的话都是真实的，在车上第一眼就发现他们的穿着跟进京不一样，不仅是一身学生派打扮，而且都是运动名牌服装。衣服上的大勾子在县城的商场里都要几百甚至上千元一件。时尚的郭富城发型，个个青春洋溢的脸。他们能来北京学艺术，学完了再回学校上文化课，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做到的事。所以他们这次艺考报考的学校都是顶一流的艺术学院，除了央美，他们还要兼报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美术系。

他们之前就商量好了，住的地方就在三所院校的中间地带，这样走起来也方便，时间上不会太赶。否则二环的东棉花胡同、三环的蓟门桥、四环的花家地来回跑动，太耽误时间了。

进京跟着他们到了护国寺。从公交车站下来朝着胡同往里走，千八百米，也不见一座高楼。全是一色的平房。不过，晚上快十点钟了。北京还这样灯火通明，每一条路每一条巷子都是热闹欢腾的景象。从胡同牛肉面馆划过的时候，他看到了玻璃窗福字下的烟火气。整条巷子里弥漫着京戏的唱腔，一种很美的音乐在他耳边飞舞着，听起来一切是那么典雅，新鲜：（女）不想再问你，到底在何方，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么，想着你的心，想着你的脸，想捧在胸口，能不放就不放。（男）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北京。北京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似的，而在老家早都上炕睡觉了。

他帮着他们提着颜料桶，在辅仁大学对面的一家地下室招待所住下来。他不由得

停顿了一下：招待所怎么会在地下？进京一点困意都没有，脑海里回荡着刚才的音乐。他本想着给家里挂个长途电话，可是这么晚了，还要找公用电话亭。打到邻居家不说，还要把父母再叫来接电话。邻居和父母都要被吵醒。想来思去还是不打了。他坐下来了，仍旧忐忑不安。这一路上的惊险画面挥之不去。在车厢里，他亲眼看到一个中年人把手伸到了另一个青年人的后裤兜里。青年人下意识地快速伸手一捂，扭头的一瞬间，中年人跳上了座位桌子掀开窗户跳了出去。火车靠站了，人挤人的车厢里也看不清楚到底是到了哪一站点。车窗外站上一路小跑的人群，影影绰绰。青年人的牛仔裤被割了一道口子，一枚刮胡子的刀片掉在地上。还好，没有伤到人。他把一沓钱摸出来，有两张十元的也被划成了两半。多亏他反应极快，人和钱财没有什么损失。这一幕吓得进京更不能闭眼，一路上睁着眼睛提防着。一天一夜的疲惫，尽管眼皮子打了无数次架。他都时刻提醒要让自己清醒起来。来到招待所了，他的神经还是绷着一点放不下来。人家来北京是考大学的，他这是没有目标的瞎撞，心一想有点后怕起来。高汉宝跟他说，先凑合一晚上，等明天天亮了再说。进京嗯了一声，那首歌又在心里回旋，慰藉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二

顺着胡同深处就是后海。北京的迎春花早早地开放了。北京的大爷大妈开始在荷花市场练起了太极拳。一大片的海水还结冰明亮着，晨光从金锭桥上扑面而来，被晨光

一照暖洋洋的柳枝拂动。三个男孩从辅仁大学对面的地下室招待所走出来，穿过郭沫若故居一直往东走在三轮车夫的蹬车队伍里向东棉花胡同的戏剧学院走去。

进京没有陪同他们去，原因是戏剧学院严格的出入制度，不报名的一律不让进入校门。他们跟他说你自己可以在周边转一转，先看看老北京的胡同。一座座小四合院，一间间古老的屋子，普通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连大门上的对子都独特好看。

进京向西走，路过护国寺大街9号。梅兰芳故居。他不知道梅兰芳是谁，但是上面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醒目，有人往里走。

大红门敞开。映入眼帘的一座洁白雕像正是梅兰芳。1894——1961。

既然是免费参观，他想来了就不要错过。进去看看又不损失什么。往左拐豁然开朗，是一座幽深的四合院。这样的房子在农村处处可见，但是在京城里却又显得与众不同。正房、东西厢房，清一色的灰砖瓦，调子典雅古朴不说，更显得艺术气息浓厚。1号门屋子门前左右两棵柿树，在冬春的日子里显得刚劲挺拔。屋里陈列的是梅兰芳先生的生平介绍，以及他在世时用过的木床、桌椅、茶壶茶碗。

特别吸引进京的是五彩缤纷的那些戏服，看上去太美了，可能价值连城。戏服分别是《霸王别姬》《四郎探母》《贵妃醉酒》的行头，旁边是舞剑的剧照。进京都想靠前伸手去触摸一下真丝般的柔滑和舒畅。再一看旁边是醒目的四个大字：严禁触摸，进京赶紧把手缩回来，羞愧地看了看四周，还好没有人注意到他这一尴尬的行为，但他的脸

还是羞红了。美丽漂亮的服饰山墙边的玻璃柜台里是关于梅兰芳的文字介绍，进京趴上去贴近。尽管是白天，屋子里的灯光耀眼，但是由于玻璃的反光还是需要弯腰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一大串他只是记住了——初出茅庐，梅兰芳的学艺过程以及他的“开蒙老师”吴菱仙。菱仙是艺名，本名吴永明；而吴菱仙又是时小福的弟子，时小福一生弟子众多，均以“仙”字排行，最著名的有张云仙、陈霓仙、吴菱仙、王逸仙、张紫仙、秦燕仙。这么多仙，进京读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是记住了，等一出门槛，迈出街门，他就忘得一干二净。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不被老师喜欢，动不动就被罚站。如果自己能有一点点梅兰芳大师学艺的吃苦劲头，他也许会考上重点高中的。

进京走出屋子，在院子里呼吸着艺术大师生活过的水风宝地的新鲜空气。梅兰芳先生漂洋过海去美国演出成功的巨大影响，惊动了全世界。进京把双手贴在小腹上，闭目养神般地静静地站在海棠花前，想了又想，想多了肚子就咕噜咕噜叫唤着。

在护国寺小吃街，他看见了卖烧饼的摊位。芝麻的香气。五毛钱一个不算贵。他一口气吃了四个。一层层的芝麻烧饼柔软甜口，香酥酥的，真的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他突然有了这种感受，连嘴角都要舔得不剩一点残渣。他嘴里边吃着，耳朵边寻着昨晚上的音乐，希望那旋律能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那词曲、旋律，一直在他内心深处萦绕。

进京骑着自行车一路往北，兴奋劲儿上来了，刹不住车一样，在北京的大街上疾驰。乡村来的孩子别的不说，车技是一流的好。那是在山路上锻炼出来的，上坡下沟都

不在话下，甚至大撒把。对，进京还来了一个大撒把。他把头发一甩，阳光照着他的额头传遍全身，连脚蹬子都不由自主地连轴飞速旋转。在北京大街上骑车，他都不用使劲，车轮就转出去几十米。一路上都是一家家服装店铺和各种各样的饭馆，人来人往的新街口，天桥上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公交车拴着两条大辫子偶尔擦着火花声从他身边闪过，一辆接一辆。售票员手臂伸出窗外摇着小红旗，还有嘴里的哨子声，真是北京城马路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眼里看到的光景，让这个初来乍到的孩子过足了瘾。进京不知不觉地感到后背潮透了，汗水和衣服紧贴着肌肤，他把棉服拉链往下拉到半中腰擦了擦，露出肩膀头，小风一吹进胸膛，一股清爽爽的快乐涌上心头。

到牡丹园的时候，进京被东行的红灯挡住了匆匆的脚步。修自行车的大爷说，二手车，你要买五十块。不买的话，可以租，一天三块钱。进京就租了这辆自行车，尤其是辆特好的二八大杠。平把。绿色。

城市的十字街头红灯一停准会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行人。

进京正当骑车跨过那道白线的时候来了个急刹车，他被前面的一辆驴车给挡住了前进的步伐，气得进京真想从驴背上飞跃过去。

驴也有点焦躁不安，哼哼地叫着恨不得冲进车群。驴的后面拖着一辆木制两轮车，车上装满了一个个深红色的大地瓜，地瓜上坐着一农夫，农夫听见驴叫就有点烦愤，他一拉驴缰绳，驴的头就往上挣扎一下，表示反抗。

驴不会说话，难道它就一点自由都没有

了吗？驴翘起尾巴就哗哗地喷黄尿。可有一点，城市的驴没有农村的驴那么随便，走到哪里尿到哪里，想拉堆粪便一个劲地拉完，虽然它也是一头来自乡村的驴。

在城市中生存对一头驴而言真是太残忍，进京觉着这是对牲畜天生本质的残杀。

尽管农夫给驴的屁股上系了一个大塑料袋，可驴就是没照着办事。

春天的北京温度说变就变，像极了小孩子的脸，一会儿热得滚烫的柏油路能烤熟鸡蛋，一会儿冷得寒风里能飘起雪花。

吃饱了晚饭的人们在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里溜达牵着可爱的小狗。可是驴只能渴望一条清澈的河水出现在它们面前，牡丹园往西就是元大都城垣遗址，边上的小月河水波清澈，驴的饮水量是很大的，它排泄的也多。驴尿满了塑料袋，最后又溅了出来。尿从驴的屁股首先撒到了塑料袋，塑料袋满了之后接着溅到了驴车上。坐在驴车上的农夫被驴尿湿透了半个屁股，农夫感觉到凉就有点纳闷，用手摸一把裤子他顿时闻到一股尿骚味。等待绿灯的行人禁不住哈哈大笑，农夫在城市里丢了脸，感到很没面子，火冒三丈骂驴。

这个时候只有进京不笑，他不明白那些人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驴尿尿吗？这又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警察从岗楼子上走下来。一米八五的个头，笔挺的身板，白色手套，非常英俊帅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治安岗楼也是北京这所大都市的一大特色，进京在小县城里是看不到的。

警察走到驴前面，对着农夫说驴头超过

了斑马线，阻碍交通应该罚款十元。农夫强调驴车车轮子还在斑马线以内，只不过是驴身子超过半截而已。

农夫说，警察同志，要不你拿走我的十个红地瓜吧。警察说，我要那个生地瓜干吗用？

农夫一生气，驴就害怕。驴吓得肚子咕噜咕噜地翻滚，驴屁股最终制服了警察。一个臭驴屁熏得警察撒腿就跑，过路的行人也只好掩鼻而过。

警察罚款，忘记了交通，来往的车辆见状窜来窜去。驴也拉着农夫一溜烟小跑起来，驴的步伐很整齐，像广场上阅兵的队伍，有章有节，嗒嗒嗒的驴蹄声像合着拍子一样在城市的马路中央撒着欢儿，驴车上的红皮地瓜被火炉烧烤的浓烈的香气与我们渐行渐远。

三

进京骑着车没有继续往前走，他拐进了马路的对面，又骑向北太平庄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他刚从辅仁大学对面地下室搬过来的。他也不能长时间地跟着艺考的男孩们一起住，一怕影响了人家的考试，二怕自己闲着没事做。他想着哪怕不回济南打工，也得暂时找份工作干。路边上不是很多小广告吗，有服务员有发传单有送货员，随便做点活都行。他们跟他们不一样，总不能闲着无所事事。

那天三个男孩们正好要来电影学院报名，要现场填报名表。他跟着他们一路上从护国寺走到了新街口，在味多美旁边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寸的照片，半小时加急取照。他

们又从新街口走到了北太平庄，边走边看，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并不觉得累，一路上都是最流行的音乐，什么“剥去春的羞色，舞步飞旋踏破冬的沉默，融融的暖意带着深情的问候”……进京兴奋得不得了。刚刚过去的一九九八春晚，感觉还在昨天，今天就阴差阳错地跑到了北京来相约九八。

进京能住到北影小区的地下室，他非常感激高汉宝。高汉宝是三个男孩子最壮实的那个，正好他的一个朋友的父母从江苏江阴老家来京陪孩子考试，他们一家就住进了电影学院对面的蓟门饭店。地下室的床位已经付了四个月的房租，他们离开的时候，也没退租，就送给了进京白住。艺术学院每年的艺考一般都要足足考三个多月，从电影学院三月份开始考起，接着是戏剧学院四月份，后面紧跟着会有其他一些综合类大学。北京的三月天还是冬季的寒冷气候，说不定还会来一场大雪突然袭击，而江南的三月已经柳绿花开。

北影地下室。进京对北京非常触动的一点感受：北京人怎么住在地下呢？在老家根本没有如此神秘的房子。看到过的也就是在港片里那些练功的人偷偷地跑到地洞里躲起来。他实在想不出什么词形容地下室，就觉得地下室很神秘。他点着一根烟躺在床上。他本来是不会吸烟的孩子，看着学艺术的同学们都叼着一根小烟装酷，也就学上了。这个条件虽然比不上辅仁大学对面的地下室，人家那边是当招待所用，还有服务员帮着打扫屋子。这边的住家比较杂乱，有学生、有打工者、有抱着孩子的乡下女人，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群体，那就是群众演员。群众演员不要求你学过表演，不要求你普通

话标准，不要求你有学历，不要求你年老还是年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只要不傻不呆，都有机会上片场。进京出入北影小区经常要经过南大门，马路边上像赶集一样聚满了各色的男人和女人。

刚开始他不明白他们的职业，当有一天一个中年人跑过来追着他要他一张照片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人“群头”，顾名思义就是群众演员的领导。他告诉进京要一张照片，填一张表，籍贯身高年龄特长，再交付二十块钱，就可以在影视公司的演员库里建档了。群头说他们星探娱乐文化传媒影视公司就在蓟门饭店二层，穿过蓟门桥走二百米到蓟门桥北站就是了。我可告诉你，蓟门饭店里很多影视文化公司都在那里办公，给张艺谋电影拍摄纪录片的那个女导演工作室也在那里，有空你可以去瞅瞅。还有，孩子，别人你不知道也就罢了，王朔，朔爷你总归知道吧？没有他哪里来的海马影视。海马影视就是在蓟门饭店里诞生的。你去好好看看文学，《过把瘾就死》《无人喝彩》《永失我爱》与影视的春天交汇，就是从蓟门饭店的那次会议开始的。这么说来，光听书名吧，进京都觉得太有吸引力了。他一定要去把这些书都找来读一读。他突然欣喜地想起前几天他苦闷的时候站在西土城蓟门烟树下一抬头的工夫，恍惚间看见过蓟门饭店的大牌子在深夜里闪耀。他觉得很高档，认为那只是个吃饭的大饭店而已，跟自己压根不搭界，完全没有想到一座饭店竟然是文学与电影的圣地，心间突然地怦怦跳着神圣起来。蓟门饭店里有没有影视公司他是看不到的，他也没敢奢望能进去吃顿饭或者住一晚上。他觉得群头应该是很靠谱的人。

四

进京没有照片，因此他也没有交付那二十块钱。他需要再考虑考虑，群头也这么说了，等他把照片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到蓟门饭店找他报名。

这对进京来说——群头——也算是他今后的一个靠山。一路走着一路想着，他情不自禁地走到了蓟门饭店门口，他往里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五层楼高，在附近的建筑群里算是最高的大厦。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底气足够支撑他走进去，于是他就继续往前走，从学知桥底下穿过右拐，就回到了地下室的出租屋。

高汉宝他们三个男孩和辅导班里的一伙同学来北影厂报名。高汉宝在一个考区的询问处遇到了一件意外的喜事。他觉得这个可以告诉进京，非常适合他的报考条件。同学们都去了电影学院的呱呱食街吃饭，高汉宝走几步路拐到了北影小区的地下室。他敲门的时候，进京还觉得是别人家的门声，他初来乍到的也没有其他朋友，他也许考虑得太多了，像是走神了又被长长的敲门声从远方拉回来。直到他跳下床赤着脚去开门才确定，没错，是找他的。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正是高汉宝。

进京一听这事，还以为高汉宝是拿着自己寻开心的。他能考什么艺术？一个乡巴佬不说，根本就是个初中生。考大学必须是读高中，而且必须是一中二中成绩优秀的学生，他的同学里读个三中四中那都是混毕业证书的，连个地方的电视大学都够不上分数线。

高汉宝说，我不跟你犟嘴，你跟我上去

看看就知道了。那个考官还是位名教授，好像是明星教员，什么许晴啊蒋雯丽啊杨青啊都是他班里的学生。一说到杨青，进京知道她。《候车大厅》一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她饰演的王秀花，洋相百出，她在《外来妹》的名气大家都知道。连村子里的大娘们，嗷嗷喳喳都说王秀花长得这么丑还能当演员，她们也可以演戏了。

进京说，真有这回事？高汉宝说，我跟你说不清楚。

北影厂里的明清一条街，是搭建的风景区，专门提供给古装戏拍摄使用，一到春天，就给了艺术学院招生使用。但为了防止破坏，只允许他们招生办公室在院落里临时支起帐篷，摆起桌椅，避免了三月北京的寒冷，也能给咨询报考的学生提供茶水的温暖。

高汉宝带着进京来到了电影学院的招生考点。接待他们的女老师化着淡淡的装束，柳叶眉下面笑嘻嘻的眼睛流露着喜悦的热情，一口标准的播音腔调。旁边坐着的一位中年男人五十岁左右，眯缝眼看人，能把人一眼看透似的。他头发稀疏，圆鼓鼓的脸庞，不算帅气反而有点土气。

女老师说，这是咱们的电影教育名家林老师，林洪桐教授，曾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88 班主任教员。这番话不仅高汉宝和进京不懂，连谁听着也不会懂的。因为 88 年离现在都过去了十多年不说，班、级、班主任、主任、教授，他们不知道这些名词的关系与区别。女老师说，这位同学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属于夜大学，不影响工作，周六日来电影学院上课，跟表演系本科班享受的都是同等的师资配备。多好的读书机会啊，而且学费也不算忒贵。

进京在想，“野大学”是什么意思？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类院校，在新闻里也很少提及。

林老师看出了进京的顾虑和不解。他也有点不满意地转头向女老师说，看看你们的宣传册就有问题，什么夜大学，还括号里包起来，直接就是大专班多好，简单明了。是的，林老师，我跟院长说说这事。女老师说，省得每次都要反复跟考生解释半天。她又跟进京说，同学我们这是正规的大学，需要在北京参加成人高考，你只要有个暂住证，就可以报名了。现在参加专业考试，6月份在北京考文化课。上课地点是电影学院教学楼，A楼七层。这还能有假？

来来往往的考生在各个摊位上咨询报名。俊男靓女耀花了进京的眼睛。跟他们相比，再看看自己的着装，进京感觉自己土掉渣了，越看越心里打着鼓。

但是进京还是被林老师说动了心。女老师说下午就开始考专业了，林老师是考场的主考官，可以带着进京进考场先看一看其他同学是如何专业考试的。突如其来的大好机会来得如此之快，他心里没有任何准备。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自然容易跟自己的过去比较。再看看现在，他什么也不会，更无专业特长。如何迎接考试？一系列的难题不是找到他，而是他自己首先罗列出来摆在面前。他一点数都没有。他突然浑身打了一个激灵，激动起来，更准确地说，他想努力掩饰内心的亢奋劲儿。

下午的考试，考场就在仿清楼的一层。一间很开阔的大教室。

进京早早地来了，他跟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在教室门口的长廊里。墙壁上挂着各

种各样的电影画报，是大幅的剧照印刷出来的。都是进京之前没有听说过的电影《小花》《骆驼祥子》《北京人》，进京对每一张海报都仔细地阅读，几乎是伸长了脖子往高处看上面的字体，有些因为风吹日晒几乎掉色了，甚至有些发白。

《骆驼祥子》进京倒是有点熟悉，他在心里想，初中不是学过老舍先生的课文吗？课堂上也背通过老舍先生的出生年月及其代表作品，而且自己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写的作文也被老师表扬过。初中毕业那会儿他还想着去青岛，那也是他来北京之前去过最远的城市。他在青岛找不到方向感，更别说找到工作。在青岛四仰八叉的山路上他莫名其妙地走到了老舍公园。说是公园，其实是很简易的树林，缓缓流着清水，追逐的孩子跑上跑下。在老舍公园里，他双手摸着老舍的头像，发出一种纯粹的青铜的声音。他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到北京，像最初遇见老舍一样遇见《骆驼祥子》。比起同情祥子的不幸遭遇，他更喜欢虎妞的泼辣。虎妞勇敢的纯真爱情，敢爱敢恨，打打杀杀的直率。

进京的注意力很快被电影《北京人》的署名“编剧：林洪桐”吸引住了。他还无法一一对应这些作品与现实人物的关系。这对他来说太遥远了，深不可测。他被人群拥着往前走，他甚至都忘记了身处何方，一股海棠花的味道香气扑鼻。他脑海中翻腾着，如波浪般涌动。

五

下午一点半表演考场。女老师说，按照

报名的考号，进入教室，然后围成一个圈坐。

进京没有报名考号，他就跟在最后等着同学们都进去了，才靠近教室门口的座椅一角坐下来。正中间摆放着三张桌椅，林老师坐在最中间位置，他的旁边坐着一位更富态的女教师，年纪跟他不相上下，卷曲的头发，笑容满面看着很和蔼。咨询时候的女教师提着一把暖壶把桌子上的茶杯倒上热水。然后她在最边上坐下来，宣布考场纪律，由靠近窗户这边的同学，依次上场报出名字，身高，来自哪里，展示节目的音乐和舞蹈。女老师接着说，当然了，不会跳舞的同学也没关系，可以来一段武术，甚至广播体操都可以。作为形体考察，不计入总成绩。如果说，你既不会唱也不会跳，那就朗诵一首诗歌，也可以讲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表导合一的班，以后不仅可以做演员还可以做导演，表导班。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第一个节目结束，考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位女同学叫孙妮娜，她表演的舞蹈《掀起你的盖头来》跳出了激情和火辣的力量，跳得她满头大汗，头顶上插的花束都掉落在考场上。

林教授点评孙妮娜各方面都好，就是自我介绍啰嗦了，大家都知道青岛很美，不用再形容了。

男生张鹏飞走上舞台。各位老师好，我毕业于华中艺术学校。三年舞蹈表演专业经验。我朗诵的是：哈姆雷特独白。他说完把双脚向外分开，镇定自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张鹏飞又跳了一段民族舞，震惊四座。坐在进京旁边的另一个男考生说，跳民族舞

太占优势了。我们不会跳新疆舞、蒙古舞，我们只能做广播体操了。他这么一说，进京都想笑了。原来不是所有的同学都那么厉害，也有跟他一样的不会特长。他激动的心情稍微有点平静下来。同学一个个唱的唱跳的跳，轮流上台表演。

最震撼人心的要数一个号称“通县歌王”的男生。他叫王大雄。认识他的哥们不叫他歌王，也不叫他大雄，大家都称呼他“老通县”。王大雄，一米七左右的身高，干巴瘦不说，凸起的颧骨，一顶礼帽半遮在头顶。他上台之后，左手掐腰，右手捏着礼帽一角，摘下，轻轻地划了一个弧度，弯腰向考官深情地鞠躬。旁边的同学已经把准备好的卡带放进了双卡录音机。大雄来了一个眼神，示意可以开始了。教室里响起了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同学们欢呼雀跃起来。

大雄手上边做动作，脚下边划着太空步，从左手到右手，从右手到左手，电流击过他全身一般，浑身上下哆嗦、颤抖。三米，五米，七米，八米，大雄的速度越来越快，他像一道闪电似的划到了考官面前。突然一个急转身，再次面向观众向他上台时的原点疾驰。礼帽在空中翻飞，一个高巧的技术动作伸手抓住空中。同学们掌声不断。

突然，林老师挥手叫停。

负责放音乐的同学急忙跑上去摁了暂停键。音乐戛然而止。大雄像没听到一样，还在浑身扭动，进入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有同学笑起来，示意他不要跳了。

王大雄，是吧。林老师手里拿着一张报名表说，你跳了多久了？

老师好，我几乎每天都在跳。我有一个自己的乐队。我们五个人创作、编舞、演出，

一条龙服务——的——“草莓乐队”通州前夏公庄46号。

你很有自己的理解力。这点不错。但是，迈克尔·杰克逊不是一般人能跳好的。

老师，您觉得我跳得不好吗？王大雄毫不拘束的样子，拽拽地问林老师。

这位同学，不是说你跳得不好。我看了你的舞蹈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

你是不是去年考过我们的班？王老师又问了一句，我对你有点印象。你的资料袋里还有关于你报道的新闻报纸。

王老师又向林老师转述了一遍，说他是被媒体称作“通县歌王”的音乐才子。

谢谢老师记得我。歌王倒是不敢当。

同学们在下面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十分惊讶眼前的高手。

到这里来考试，此时此刻。在这个考场，都是一律平等对待。林老师说，我不管你歌王，还是影帝，郭柯宇凭借《红樱桃》倒是拿了国际影后，表演系照样刷下去。

谢谢老师。我是前年考的这边，去年考的是戏剧学院。结果，今年又来了。

三年。你很执着么，哪里出了问题呢？林老师关怀地问他。

已经考五年了，老师。加上这次。

怎么没来读呢？王老师关心地说。

老师不是我没来读，是我的文化课没有过。

五年了？文化课应该不难吧！林老师扭头问助理女教师小灵，去年是多少分？

我记得分数线是85分，咱们考进来的学生基本都在100分以上。

你今年考不了85分吗？王老师问歌王。

老师，我忙着演出去了。最近还一直跟

着师傅在百花深处做小样。

王大雄可是一副谁也不吝的表情，胆大直言，不退缩。按照进京的看法，他是那种话太多，一吐为快的毛病。但是进京身上没有，他又很羡慕这种男孩子的天性。王大雄尽管复读了几年，学习不怎么好。可是你看他每年夏天，都要在运河边上小范围内演出三场。话里话外没工夫复习文化课。已经招惹得同学们都十分嫉妒了。

孩子，你一边忙着赚钱去，一边还想着考学。鸡飞蛋打，两边都做不好。

老师，我们团队属于开放式演出。没有门票。实在是看不进书去。一看书就头疼。

王大雄有点羞愧难当。

你可以先上车后买票。你这不是耽误时间，林老师又追加了一句，没人告诉你吗？

没有啊，老师。我不懂啊，什么是先上车后买票？

林老师的意思，你可以先来我们这里上着学，再复习着文化课去成人高教办补考。这样不耽误你的专业学习。你啥时候文化课过了，啥时候给你发文凭。但是专业课还是读两年。

谢谢老师，您的开恩指点对我非常宝贵。大雄说着又把礼帽捏起来，弯腰向考官深情地鞠躬。

进京坐在下面静静地听着考官对“歌王”的一大串谈话。而自己没有一点特长，更不懂得这些考学的细节。同学们也觉得考官非常喜欢歌王，像是受到了特殊对待。

好，太长时间了。再来一位同学。

从窗户边起身的女同学，走着小碎步，双手捏着裙子。裙子太长，怕绊倒了，所以

走起路来特别小心翼翼。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妙香，身高一六六，体重四十五公斤，我清唱一段《秋水伊人》。

王妙香把双脚活动一下，稍微挪动挪动，她把手搭在腹部轻轻地摁了摁小肚，开唱了。她像一只灵动的百灵鸟，轻轻地摇动身躯。她的声音清澈，震耳欲聋响彻云霄般开阔，悠远而动情十足地唱着。

哎呀，这孩子唱得直让人心碎。林老师惊讶于面前的妙香，我都不忍心打断她唱下去，但是太长了。你看她演绎得是如此的出神入化。

王老师也觉得这女孩子不简单，挑了一首难度极高的曲子，极具挑战性。

整个考场顿时沉浸在悲伤的调子里，同学们鸦雀无声。

我相信同学们都听得感动了。林老师动情地说，你看根本不像其他同学唱什么《小背篓》《吻别》之类的歌曲。这是一部老电影的插曲，年代久远。林老师又继续接着说，我猜测同学们也很难看到这部电影。《古塔奇案》是著名导演张石川的作品。在电影史上，30年代电影，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可以说它与《渔光曲》同等厉害。

林老师简短地把这首曲子的历史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让曲子和唱曲子的妙香顿时熠熠生辉。而王妙香同学还沉浸在故事情节里久久不愿走出来似的，伤感极了。

六

考场像是一台春节晚会般的热闹。进京完全都看进去了听进去了，他被深深地吸引了，额头冒虚汗。

本来是七八人一组的集体小品，老师临时要求把两组变成一组，共计十五人演集体小品《火车站》。通县歌王看来是有经验的学生，他上场后跟同学们轻声轻语地告诫了一番角色的分配，你演什么他演什么，你们两个站那里，他们两个站这里。但他没有告诉别人他演什么，他站在哪里。两分钟之后，老师问可以开始了吗？通县歌王说可以了，他就是集体小品的临时导演。

从人物表演的肢体动作，走路的形态可以看出来的有老太太、老头，他们弯腰的姿态明显，走起路来磕磕绊绊；年轻的背着书包、提着箱子；很快他们就热火朝天地相遇了，看样子是一家人，有的出站有的接站。只有通县歌王，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在这之前，他还走到进京跟前窃窃私语了几句。台词没有讲出来，算是群演的样子。

整组小品表演到了后头，大家的故事和角色都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僵住在原地。但考官不喊停，考试不能停。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目瞪口呆。这时候，靠近窗边的通县歌王开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当然跟他刚开始表演声乐时候的舞蹈完全不同。同学们看着都没头绪。看不清楚戏将往哪里走向。

通县歌王，越来越夸张。张牙舞爪的体态，再也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劲舞。说他像鸟吧，又不像鸟；说他像蛇吧，又不像蛇，探头探脑地伸长脖颈，一会儿踢腿一会儿拍手。他跳动着，嘚瑟着，像被电击打了双脚，机器人似的走到进京跟前挑逗他。进京是没有考试经验的，虽然他趴在他的耳朵窃窃私语了几句，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要心神会，那还是需要一番工夫的。

进京站在那里抓耳挠腮。哟，这不是太

空步吗，以前乡镇中学里跳得最好的是他的体育老师刘传文。刘传文还会传电，擦玻璃，拉钢丝。进京略微有一点印象。

老师们很有耐心，同学们都在等待考官喊停了，一个集体小品的注意力完全倾斜到一个人的身上了。这也是不多见的抢戏能手。

窘在舞台上的同学还在站着观看他们的下文。突然，进京灵机一动，拍起手掌来，非常有节奏地随着通县歌王的动作，有板有眼地进行。他现在就像什么魂魄附体，开始跟着通县歌王扭动起腰肢来。说是腰肢，因为进京比通县歌王更清瘦，跳这种舞蹈毫不费力。他们俩一会儿靠拢一会儿散开，眼看着像是要扭打在一起了，又突然喜庆起来了。看像是正月里的社火斗秧歌，但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进京有点绷不住弦了，他突然放开嗓子来了两声，咯咯哒，咯咯哒。舞台上其他同学完全忘记了自己还在角色里，他们开始笑成了一团。这叫做前功尽弃，前头演得再好，也是一个演员的失败，他们集体笑场。

停。停。老师和同学们也笑了。

好。大家都站好，在中央。林老师把他们招呼归位说，王老师先来吧。

你们基本上都演了一个角色，我也看到了一些人物的变化。王老师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这半天来，她好像还是第一次口渴。大家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很细致入微的，王老师说，很不错。

我只问你们两位男同学。你们刚才是在干吗，斗舞？林老师说，我没有明白你们的意图，尽管我一再把时间延长，还是没有明白。

不。不是的，我们是在斗鸡。通县歌王

跟林老师做了一番解释。

老师，对的。我们的角色是火车站里走丢的两只鸡。

同学们被老通县和进京的解释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考场里一片沸腾浓烈的气氛。

火车站里怎么还会有鸡呢？林老师把眼睛又眯成一条缝，有点不解。

对啊，两只鸡从车厢里跑出来的，它们相遇了。通县歌王匆忙构思编剧并安排的角色，他最懂得构思意图。所以他刚要张嘴再做一番导演阐述。这时候，他又被截断了发言。

完全有可能。一旁的王老师立马给通县歌王解围，说，我觉得他说的没问题。旅客带着鸡走亲戚很常见的。

王老师，您说的走亲戚是没问题。林老师说，可是这得符合逻辑吧，两只鸡无缘无故地为何要打起来。

我看就挺好的。人家是斗鸡场面，但用的是太空步，这就是舞蹈呈现出来的比美。王老师说，怎么能说是打架呢

老师，对，我演的是公鸡。王大雄说着，他做了一个翅膀高举一个翅膀后翘起的手势，俨然是真正的通县歌王。

老师，对，我演的是母鸡。进京说。因为王老师说了就是太空步，他才张嘴来了那么一句话接上。

谁知道，你们哪个是公鸡哪个是母鸡。林老师又继续追问，有突出的特征吗？

老师，我咯咯哒，咯咯哒。进京说，俺们村子里养的鸡只有母鸡下蛋了才咯咯哒，咯咯哒。

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几乎是从座位上掉到了地上，甚至有同学眼泪都流出来了。

你说得很对。但是，不光你们村的母鸡，全世界的母鸡都咯咯哒。王老师给进京补充了一句。

反正，这两位同学有点跑题，林老师说，依我看，火车站这一场景没有完全用上。

他们啊，林老师。王老师指一指还站在考场中央的另一帮孩子，他们就是火车站背景啊。王老师都笑起来了，他们是最好的道具。

林老师和王老师为了对《火车站》这个集体小品意见不一，争执了半天。王老师说，这两个孩子多么天真淳朴。他们，哪怕是文化课不够，我今天都要特批他们进来读书。

林老师站起来，想要甩手不干的样子，吸了一口气又坐下来。

不知不觉，两个半小时过去了。

考场上一片乱哄哄的，情绪高涨。

林老师，您来做总结吧。咱们场外再讨论。王老师跟林老师说，林老师看了王老师几秒钟，表示无奈也好，表示尊重也好，感觉再讨论也就是这样了。

林老师摸了摸秃顶的脑袋，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我知道你们是一张白纸。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来考试，但是你们要发挥想象力啊，要大胆，要解放天性。演员在舞台上不是咋呼，夸张里要有细腻和细节。林老师说，我相信同学们从外地来，大部分都是乘坐火车吧？很少是偏远山区的孩子。那么火车站的气氛，人物关系，职业特性，季节气候等等，都是你们发挥的空间。不要求你们庞杂，只求以小见大。我多次说过蒋雯丽为什么好，就因为她对人物的体验独特到位。别人都在哇哇大喊大叫手忙脚乱的时候，蒋雯丽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地上，无声的

痛苦，悲从中来。这是一个好演员要具备的细腻，好不好？

女教师站起来走到林老师旁边轻轻地耳语了几句，回到座位边宣布，下午和晚上连接着考，没有准备节目的同学可以趁机酝酿一下自己的节目，包括要讲故事的同学。故事也就五六分钟，一个小品的长度。

七

进京还沉浸在同学变魔术的幻觉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两只鸽子嗖嗖地从考生的怀里飞出来。明明他穿着单薄的衣服，一会儿就变出来了，太魔幻了。他想着是不是应该在讲故事方面，也要讲得离奇古怪一点。老通县走到进京旁边坐下来，邀请进京去通县玩。他们互相留下了地址。进京从老通县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他很感激这位同学给了他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如果不是老通县同学找到他搭戏，他会像一根电线杆子一样矗立着不动。还好，他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笨头笨脑，不开窍。

老通县也很感激这位乡镇小青年跟自己的配合。他跟进京说这两天在百花深处录制音乐小样，哥们要是有兴趣可以一起来看看。进京说非常想去，但是不知道路线怎么走，所谓的录音棚在哪里。王大雄说，你过了积水潭桥穿过新街口，再往南走护国寺，就在旁边。百花深处，我师傅的录音棚。我告您吧，《北京一夜》《姐姐》《唐朝》都是“百花深处”打造。他的北京儿话音特意把“百花深处”加重了语气。没事的，到了，哥们接你去。王大雄吊儿郎当的派头起身时轻轻地拍了拍进京的肩膀，希望他考试成功，

能成为表导班的同学。

进京被老通县煽风点火起来的热潮，汹涌着。老北京的一条胡同都叫百花深处，竟然这么漂亮的名字，令人想不到。因为他在公交车上看到听到的车站牌都是缸瓦市、劈柴胡同（辟才胡同）、铁狮子坟、东棉花胡同、帽儿胡同之类的名字。一首歌曲的诞生，难道都要在百花盛开的深处，莫非是音乐里被音乐家融入了浓郁的花香，或者是艺术家只有沉浸在如痴如醉的花香里才能创作出成功的曲调。

老通县出去了。进京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他努力地在想象那种奇特的花香。他想好好捋一捋要讲的故事。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真实地讲出来。他的脑海里开始翻滚涌动。进京又回到了集南头乡下的生活。他在乡中心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一头灰毛驴》：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家乡胶州姜戈庄村邻居麻子爷爷养的一头灰毛驴。

我家和麻子爷爷家只有一街之隔，但我们是住在同一条长胡同里。只要一出门就能看见西头的街上拴着一头灰驴。它的名字却叫三黑。是不是因为越来越褪色的问题，到后来就变成了一头灰驴。

人民公社生产队解体那阵子，麻子爷爷所在的生产五队仅剩下了三头毛驴，其余的全杀了卖肉。在剩下的三头毛驴里，三黑无疑是最好并仅有的一头公毛驴。

那时候，村子里农业机械化很少，养上头马、牛、驴就是很牛的家庭富裕户。这三头毛驴很便宜，牙口老化嚼草都费劲，老了就不值什么钱，每家每户都争着抢着去买驴。

三黑落户到麻子爷爷家，自然是麻子爷爷的福气，更是它三黑作为一头驴的好命。当时也有人说，三黑老了，再养着没什么用，还不如杀了算了，麻子爷爷一听，急得直跺脚，杀三黑就是杀我老麻子的命。人老了也没用，难道人老了也都杀了吗？你们都是些乌龟王八蛋。

麻子爷爷人脾气好，养的牲畜都随人脾气。

我家的猪窝被瓦匠砌得半人高，猪气急了都能跳出来，而麻子爷爷家的猪窝跟人的小腿肚子一般高却未见哪头猪能跳出来。村子里的人都佩服麻子爷爷的绝招。后来左邻右舍们留的小母猪崽子都是麻子爷爷家大猪下的崽儿。找上门的人挤破了麻子爷爷家的门框子，直恨得麻子爷爷埋怨自己家的老母猪生猪崽儿生得太少了。

三黑来到麻子爷爷家变化了不少。它由原来生产队的一头瘦驴几天就养得膘厚肥壮。

以前在生产队，三黑又干活又配种。现在麻子爷爷只让三黑干点轻便的小活不接受其他任务。原先等于是一头驴干两件活甚至多种活，现在是一头驴只干一件事。理所当然，三黑和麻子爷爷一样，该当着享受享受晚年生活。

进京在心里默默地寻找记忆，一遍遍地像过电影一样在他眼前闪过，而且还是那种白色幕布飘在乡下街头的露天电影。大块的白色大幕布挂在天际，一场大风来临能被吹成兜状。直等到落日黄昏，风停了，整个村子上的灯火亮起来的安静时刻，宽银幕正反两面开始挤满了四面八方来看电影的青年

男女。老人们抱着孩子坐在马扎上，放映员唱了一段前奏小曲，放映机开始咔哒咔哒转动。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只有天边还有蔚蓝的星辰闪烁着。

等轮到进京上台表演的时候，他在心里准备的节目全部乱套了，站着不舒服不说，手都觉得不是自己的手，不知道要放哪里。眼光到处乱跑，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像丢了魂儿。

好，就到这里。女教授王淑琰老师打断他的节目说，小伙子你紧张什么，你看都把《小白杨》唱跑了十万八千里。你的编故事能力倒是很强，你对生活的感受力也不错。你把它好好写下来，说不定以后可以做电影编剧。

王老师转头看了一眼林老师。林老师依然眯缝着眼睛看着进京。挺朴实的一个孩子，就是普通话也不过关。以后考进来了好好练练，是周萍的感觉。

进京站在同学们围成的圈里，腿肚子直打哆嗦。他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太羞愧了。他压根不知道林老师说的周萍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更让他不安起来。

直到有几个考生偷偷地说，林老师就是这样的教员，他在选材的时候，就把两年后的毕业大戏准备好了。这几乎是影视导表专业多年来不变的优良传统。如果毕业大戏剧目是《雷雨》，就按照《雷雨》的角色选人，如果毕业大戏是《小井胡同》，就会往《小井胡同》人物上靠。当然也有排练国外剧目的，比如《老顽固》《哈姆雷特》等，那就要看学生的塑造能力，尤其台词功底不能差。

下午考试散场的时候，女教师跟进京说，让他把照片拿来，把报名补上。文化课

的事，好好看北京成人高考的要求，把暂住证提前办理好，文化课报名需要和身份证一起带着到现场确认。进京不知道暂住证怎么办，身上也没有身份证。女教师把孙妮娜叫过来，让进京跟她认识。孙妮娜一上来就问进京。进京说自己是胶州洋河的。哦，我家在市南区中山路那边，孙妮娜说，不过我在青岛住的时间不多，我一直在北京的舞蹈学校读书。孙妮娜都把传呼机号码留给了进京，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给她留言，她会回复的。孙妮娜马尾辫梳着老高，一种很傲慢的美丽。这种女孩子进京是没见过的，仿佛任何人都不在她的眼皮子里。

八

第二天的报纸《精品娱乐指南》上娱乐新闻登出来特大标题：两位考官为考生的集体小品争得面红耳赤最终离开考场。

这些京城的娱乐记者，就怕没有娱乐新闻，一到春天的艺考时间就纷纷地“出洞”，每天守候在考场外。他们手里的考试时间表那是一点都不能错，就怕漏过了什么大新闻。实在没有新闻的时候，他们就找点新闻。他们也把自己当成了神探一样，有些图片甚至都是摆拍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按照记者的要求。当然也有这样的记者，他们让考生露一手，亮一个考场上的段子：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声音大得招惹了保安过来，吼他们安静下来，这是考场。只要进了学院大门口就是考场。不要到处大声喧哗！你们骚动什么，是骡子是马到考官面前神气去。教学楼前，保持安静。

小保安的一番训诫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他们也是按照纪律办事。但是这名保安可不是一般的保安，很多娱乐记者都知道他叫白帆。小白是电影学院的保安，他的工作就是表演系教学楼站岗。出出入入的都是全国千里挑一录取进来的男孩女孩，小白跟他们打成了一片。小白眼里有活，心中有数。不仅站好岗位，还能偶尔帮着表演系的汇报演出装装台子，卸卸道具。张老师说，小白你干脆来考我们表演系吧。本是一句道情的玩笑话，小白不仅报了名还走进了表演系的考场，一条大新闻上了娱乐头条《保安小白的演员梦，在电影学院启航》。

新闻见报后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每年报考的学生也逐渐增多。大家都会想，你一个小保安都能考表演系，我一个正儿八经的高中生凭啥不能闯荡一番？

媒体眼里的明星未必是考官的标准，那些被报纸吹捧的考生往往在初试或复试阶段就被刷掉了。甚至有人说，艺术学院的选材门槛太高了，不仅看模样连牙口都要看。女生看身材匀称否，男生看伤疤有没有。教育副院长谢飞老师说了，他读导演系那个年代培养一个电影导演相当于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

成人教育学院开辟的新教育模式，对很多不那么占优的考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像进京这样的孩子，压根就不懂什么是表演的。家里七大姑八大姨也数不着一个跟影视有关的人。进京面对《北京青年报》女记者颜菁的专访，几乎都是一口的方言，虽然在努力学着说普通话，一紧张舌头也会打卷。还好，这份报纸跟娱乐报不同，它非常独特。它给了大块的版面叫“非常感

受”，在这里它让你讲自己的故事，不用任何添油加醋，原汁原味。进京一看也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男孩，更不会粉饰自己。他把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是如何上车的，如何下车的，如何来到了北京，又是如何到了考场上。

女记者颜菁的文章第二天就见报了。《这一步还是走对了》，在北京的报刊亭见面了。进京读着有一股不一样的“非常感受”：

进京是一位从乡村来京的青年，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他在几个好朋友的引领下勇敢地面对考场的挑战，他变得不一样起来。慢慢地他也接触到艺术，被周边浓重的艺术气氛所感染。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九

地下室的隔音效果非常差。进京的隔壁邻居是住大间的夫妻，男人基本上很晚才回来。男的清瘦精干，骑着一辆小电驴在四环外的五道口市场上卖货。女人看着要比男人年龄稍大点，大两三年的样子，好像在邮电大学北门的美美髮屋剪头。

等着住了一段时间后，进京与他们碰面的时候，他们夫妻非常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有几次，女人还客气地要把煮面条端给进京吃，进京不好意思要人家的饭。

有一个周末，两口子大动肝火，好像是男的动手了，把女人推倒在地上。女人哇哇大哭起来，男的感觉是老婆胡搅蛮缠，摔门离去。女人继续大哭，让进京的心里都不好受。他实在忍受不下去，出去推开门想看个究竟，看见女人还坐在地上，一手捂着裤腿

子，一手支撑在地上。

进京被眼前的一地碎玻璃碴子惊呆了。女人的脚脖子被热水烫得通红一片，起了一层燎泡。暖瓶躺在地上流了一地的水，房间狼藉不堪。

这怎么能行，姐。走，我带你去诊所。

女人一听这话，哭得更伤心了。她大喊着，他是要把我烫死啊。

姐，别哭了。快起来。进京两手拎起她的胳膊，女人痛得不能站立。

你别管我，女人说，我看看他有多狠心。女人抹着眼泪。

先看医生吧，姐。进京安慰她说，现在及时去看医生，好得快。

女人的哭声慢慢地变小，但她还是嚤嚤啜泣不断。

进京背着女人从出租屋里出来，他用尽了全力一路小跑。还好，就医的诊所不是很远，就在北影厂的北大门。绕过院墙也就五六百米的样子。不大会儿工夫，医生就把伤口处理好了。

半个小时后，女人可以下地走了，但还是疼痛得一瘸一拐。

进京说可以再把她背回去。平静下来的她非常不好意思，显得很尴尬。女人说，不用背啊，可以扶着你的胳膊慢慢地走回去。南边垃圾场有个近道，可以跟处理垃圾的大爷说一声打开便门的锁。他们这样一瘸一拐地往地下室走，在花坛边上。女人有点累，大喘气。

进京惊觉到她脸上的汗珠，赶紧让她坐到花坛边的木椅上歇息下。

旁边就是影人之家小卖部，进京跑进去买了两根小布丁回来，递给女人一根，他一

根。他们两个坐在牡丹花前一口一口地吃着。

女人说，我好久没吃冰棍了。以前我最喜欢。自从住进地下室，就变得体质虚寒，见着凉就肚子疼。但是这次，她无比开心地吃着，很感激这位小兄弟。她问进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住到这里来。她问得很仔细。

进京说，我是来这里考试的。觉得又不对，像是说错了，他想重新说一下，又没找到合适的理由。

哦，弟弟是学艺术的啊。女人说，难怪呢，一派书生气，不像我们这些做粗活的人。

姐，你过奖了。进京说，也不是的。我也没想到自己是来学艺术的。

没关系的，别不好意思承认。女人说，学艺术的虽然有点怪怪的，但都是能人啊。不像我们农村孩子没文化，只能出来打工。

学艺术的怪，农村孩子，进京这两点触动了神经，他也是一个农村孩子，进京不知道学艺术会让人觉得怪。他知道他也是农村孩子，所以没必要在女人面前吞吞吐吐，也没有可遮掩的东西。

女人跟进京说她叫小芳，可以叫她芳姐。她是河南驻马店人。

咱们河南山东一家人。小芳说一家人的时候笑了笑，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感。进京不知道驻马店在哪里，更没听说过河南和山东是一家人的事。没有反驳什么，他在心里接受了她的好意。

小芳跟进京说，今天跟男人吵架。是因为她没有经过男人的允许，给家里弟弟汇了一千块钱。老家弟弟正在找对象，她这个当姐姐的也不能不管。可是她男人就觉得很离谱，一下子给家里一千多块钱，凭什么呀。

小芳说这些家务事，从来不会跟别人

说。当然身边也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她男人只知道攒钱，不舍得花钱。进京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插不上嘴。他的小布丁很快吃完了。小芳的小布丁被风一吹有点化了，就滴到裤子上。小芳赶紧舔一下，一圈化了的冰棍顿时又冻住了般光滑。

没事的弟弟，你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就告诉我。小芳对进京说，今天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帮我这么多。进京还是很腼腆的一个孩子。在已婚女人面前，他显得十分稚嫩，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她。他们坐在花坛旁，聊着聊着起风了。

弟弟，你看你的头发都乱了。女人用手指挑起进京的一缕头发说，等我这两天脚好了，就给你好好地打理打理发型。

进京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受到女人对他的关照。应该说，在恋爱上他都是一张白纸，被陌生的女人用手一触碰，他难免有点羞涩，起了鸡皮疙瘩。

女人说该回去了，一会儿还得做饭。他男人肯定就回来了，她邀请进京去她家吃晚饭。

进京说不用不用的。他自己吃就好了。他还要准备准备考试，看看书。对，他还需要想想。最近发生的太多事情，他还不知道往下该怎么走。

进京想小芳姐是一位好人，为啥嫁了一个不靠谱的男人？

小芳在美美髮屋剪头，也来京五六年了，凭手艺吃饭。她认识了社区的很多人。她说她可以帮着进京办理暂住证，两三天就可以办理好，而且不用花一分钱。在北京。进京觉得处处遇到了贵人恩人，他愈发觉得北京真是一块风水宝地。难怪皇帝们在北京

建都，有能力有本事的人都驻扎在北京。

进京出来想给小芳姐买几个苹果，他到处找水果摊位。进京走在知春路，他穿过航空航天大学又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再往西北走就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四月的北京春风拂面，颐和园的湖面飞来无数的野鸭在戏水追逐，暖洋洋的画面顿时心生愉悦。

进京顺着学院路的高校逛了一圈，有了一些更深切的感受。报纸新闻上说了，北京大学的保安都考上了北大。身边这么多关于保安的故事都在上演着，他有什么不可的？他也可以努力一把，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自己不是刚刚登上了报纸，还犹豫什么呢？

青春无悔。进京把王淑琰老师对他的评价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说不定以后自己可以做电影编剧。那就从现在做起。

他手里拎着几个红苹果，走在马路边上。回到西土城路的时候，他看见马路牙子上的报刊亭，一间精致的小板房。卖报人特意推荐进京应该看看哪方面的文章，他在学院门口卖了多年报刊，连艺术专业的知识都学会了不少。他跟进京炫耀自己经常被导演的学生拖去拍摄他们的学生作业。

你可不要小瞧学生作业，很多大导演就是从拍学生作业开始的，他们的一个作业都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你想想看吧，一个年轻的电影人在学院里的机会是多么大。

《十月》《北京文学》《当代》，进京第一次听到见到这样的文学刊物。他顺手接过来翻一翻，密密麻麻的文字。进京想来北京了，就买一本《北京文学》吧。他第一眼就被《北京文学》的封面吸引住了：“北京文学”

四个大红字，一支钢笔图案，旁边是“世纪观察”——民主科学与百年北大，下面是“短篇小说公开赛”——星竹，赵大年，紧跟着是关于“北京和京派文化”，这些字眼都深深地吸引着进京的眼球。

北京的马路牙上有成千上万的报刊亭，当然电影学院门口的报刊亭最具艺术性。他边走边想着卖报人张宏伟自豪的语气，一口带着长江味道的方言，他说他来自湖南张家界。

进京美滋滋地想着心事，走着路，突然像是踩空了，向外马路一个趔趄，迎面驶来的一辆自行车来不及躲闪撞到了进京身上。逆行的小姑娘慌慌张张地从地上爬起来，赶紧跑上前拽进京的胳膊。大哥，你伤着没有？真是不好意思。我这急急忙忙地去送餐。真是对不起，真是对不起。进京的绿军包被甩出去很远，包里的两个烧饼也在路上滚着。我没事的，你没跌伤吧？进京不好意思地又关心着小姑娘。因为她的自行车还倒在马路上，车轮子朝上转动。哎呀，我们都没事就好。小姑娘给进京扑打扑打身上的土。坏了，我箱子里的菜汤洒出来了。果不其然，有西红柿有鸡蛋从一个塑料箱子里往外流着。小姑娘赶紧把车子扶起来支住。她把箱子盖打开，开了口的菜汤盒被提出来，盒子还在哩哩啦啦地滴着水。她挨着一盒一盒地整理，重新摆好，数了数二十盒。等一辆摩托车从南往北过去后，进京跑过去把地上的一袋咸菜丝捡起来，递给小姑娘。还好，没有被车碾。你看。

谢谢大哥，小姑娘看了看地上没有落下的东西，放心了很多。进京又帮着她把自行车后座的箱子把绳子紧了紧。她说这是去招

生办，给老师们去送盒饭，为了走近道逆行骑上了马路牙子。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露出洁白的小虎牙，风风火火地骑上车又跑了。进京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突然感觉膝盖疼痛。他把裤子往上一撸，蹭破了一层薄皮，有一点点血丝渗透着。进京慢慢悠悠地看着书来到塔院。他坐在大树底下，把心想的故事记下来。叫嚷的水果摊小贩毫不影响他的故事构思。

十

进京写的作文被疤眼孙喜芳老师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念了一遍，引得课堂上孩子们哄堂大笑。课间或者放学路上一群讨人厌的男孩子总有追着进京摸摸他裤裆下的小弟弟，进京能写出这样的作文来是不是被三黑附体了？

他们偷偷摸摸地走到麻子爷爷屋后的那条小巷子。三黑忽闪着耳朵晒太阳。刚开始男孩子们并不敢靠前，他们试探着一小步一小步走到三黑跟前，斜侧着脑袋看看再看看。而三黑常常是忽闪着驴耳朵，大尾巴甩来甩去驱赶苍蝇，也像要把这群熊孩子赶走一般。

多年以后进京坐在北京的考场里他根本没有想到小小的孩童，能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甚至对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现象能有如此古怪的好奇想法。现在想想进京都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那时候，村子里最火的电视剧是《射雕英雄传》。

男孩子们喜欢郭靖，女孩子们喜欢黄蓉，老太太们喜欢黄老邪，而问老头子们最

喜欢谁，他们会说喜欢刘振书他老婆。刘振书他老婆长得像还没瞎眼那时候的梅超风。

有的孩子模仿郭靖，有的孩子模仿黄老邪，进京是村子里的丐帮帮主，他常常是率领一群不长毛的娃娃兵用弹弓朝着三黑射击。

三黑不怕别人的弹弓，就怕进京的弹弓，三黑挨了打之后机智地调转屁股躲避他们。那群毛贼孩子若想瞄准再打准需调换一下角度才可以放弹，要不则是徒劳一顿。

夏天特别热，村子里的一群小孩都脱光了衣服赤裸裸地奔跑在大街上。

晚上。十三英寸黑白电视机新闻报道敬爱的周总理夫人，邓大姐，邓颖超逝世。

孩子们不懂什么，但是大街上一台电视机的魔力，竟然阻止了他们跑来跑去。他们静静地安静下来，站在电视机面前默哀。样子十分乖巧，听话。

三黑也热得不行，张开口露着鲜红的肉舌头凉快。

进京每星期只回家一次，读小学后都很少有机会看三黑这头土驴。走进学堂后，他再也没有拿起弹弓朝着驴背瞄准射击的习惯了。偶尔在睡梦中，他会看到一些情景，他会看得天花乱坠。

兰涛是进京班里同学中很能闹的一个男孩。

进京和兰涛一块爬墙上屋，经常去村子里偷人家的桃子和黄杏。兰涛像一只猴子一样在树上蹦蹦跳跳，他摘了果子就会往地上扔，有时进京也能准确无误地接住很多。

秋天。兰涛家的院子里结满了葫芦，班里同学都给兰涛送礼物换取一只葫芦。那时

候供销社里刚刚流行起来小手电筒，差不多一个孩子的小手那么长，袖珍型的两节小电池。城市孩子也许不稀罕这样的玩具，可是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真是天大的吸引力。当然了，两三块钱，也只能住在机关乡镇机关大院里的孩子才敢花钱去买。也许你不信，那是多么的奢侈品。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双职工，不是机关干部就是工厂里的工人。兰涛就是用葫芦换了好几把小手电筒，有那么点亮光，黑灯瞎火的晚上出院子去野地里上厕所就壮起了胆子。

进京跟兰涛的关系自不必说，在兰涛家的后院里可任意挑选葫芦，看好哪个葫芦就挑哪个。一个个葫芦挂满了墙边，挑得进京眼花缭乱，以至于他也分不清好坏。

兰涛说，后房屋里还有新摘下来的葫芦堆满了一地，让进京进去挑。进京也想着去换一把小手电筒。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所以也是这么认真地去做。

兰涛他妈妈在后院里撒玉米，叭，叭叭，叭叭叭叭，唤着矮脚鸡数个数。

进京顺着墙壁走进后屋，玻璃屋里面的床上躺着一个青年人在睡觉。他赤裸裸的身体毫不掩饰像个野人一样。这个青年自然是兰涛的哥哥兰波。兰涛常常和进京夸耀他哥哥兰波是如何如何的优秀，已经上中学的兰波是学校田径队的一名短跑运动员，身体的强壮，黑窈窈的个子简直能顶到门框子，魁梧得像一头骡子。

兰波看见进京走了进来，像是惊醒了一样。他看着进京，进京看着他。

进京指着地上的一堆葫芦说，我是来挑葫芦的，是兰涛让我来的。

兰波走下床，他蹲下去指着一堆葫芦给

进京看。进京不想看他穿衣服的样子，觉得极其难看。

进京想着随意拿个赶快离开，他不想挑选葫芦了。他甚至觉得每个葫芦都是一个样子。兰涛也在外面吆喝着，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半天不出来。进京忘记了时间的快速流逝，兰涛还在等着他。屋子里的兰波却在拖延着时间。

兰波那涨红的脸，说：“我为什么这么黑，你为什么那么白？”

“勤洗澡。”

院子里的兰涛高高地蹲在树杈上够槐米，金黄色的槐花落了一地。屋子里响起了音乐，通过窗玻璃闪烁着兰波摇摆晃动的身影。他穿着红色短裤，光着膀子，扭动着臀部手臂，说不上是舞动还是来回的旋转，唱的是什么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兰涛跟进京根本听不懂他唱得是什么歌，急一句短一句，遇到不会唱的就秃噜扣一样略过去。气得兰涛他爸破口大骂，让他停止鬼哭狼嚎般的喊叫。后来进京才知道兰波唱的歌曲是港台流行音乐。兰波特意把头发留了起来，中间一条明显的发线分开，大人们经常会说有点汉奸头的打扮。但是这发型在整个乡镇慢慢地时兴，放眼望去小青年都留兰波一样的发型。

进京甚至开始有点羡慕兰波他们这样的青年。兰波呢，他对进京的照顾比对兰涛还要像大哥。

兰波常常出现在放学路上，他高大的个子扶住车把，像等着谁一样望着远方。周末中学放学的同学也会从这条路上经过。事后一想，进京都觉得兰波太早熟了，他就是一

个“社会青年”。兰波把一张叠好的纸条递给进京，让他给一位漂亮的女孩送去。兰波一副势在必得的雄心勃勃的劲头儿，他的头发抹着流行的桂花味道的头油。他把自己打扮得精神盎然。

再之后。进京看着那个漂亮的女孩在前面走，兰波推着车子跟在后面，人家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她嘴里嘀咕着兰波，一身什么乱七八糟的味儿。熏死人了。真讨厌人。几个女孩子成群结队地笑嘻嘻着推搡着薛金兰，说就你鼻子尖就你闻到了，我们可是什么都没闻到。薛金兰对她们很轻蔑地笑笑，哼，他又没靠近你们。她噘着嘴扭着腰往前走。她从学校东边的一条大深沟里穿过朝小道回大相家村。沟两边的峭壁上开满了花，沟底层是豌豆花，每到小麦窜穗的季节，芥菜花、豌豆花金橙橙紫艳艳地开放着。后面的一群女孩子又嘻嘻哈哈地追着她跑了。

她们消失在百花深处。兰波就推着车子也往大相家村走去。他站在麦田的中央小路上高歌一曲，还是那回旋式的手臂动作，捂头拍屁股，神魂颠倒地疯狂舞蹈。

兰波被拒绝仍然一脸开心的表情。进京越想越不明白他得意的内心深处。

进京读中学的时候再也没有见到兰波。兰波野心勃勃地绕着乡村土路跑步练习，他最大的梦想是进体校当专业运动员拿全国冠军，甚至是世界冠军。他还在兰涛和进京面前吹牛皮说，有朝一日我也会像美国的卡尔·刘易斯一样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世界飞人。飞人，当然是凭着自己的健壮体格奔跑，而不是像加拿大的本·约翰逊那样吃兴奋剂。他是个骗子，大骗子。

兰波说起这些运动员如数家珍，什么刘易斯不仅是运动员还录制唱片，还喜欢中国古玩。进京都搞不懂这些外国人。他只是从兰波嘴里得知一二。等进京很少再见到兰波在乡村土路上跑步时，他总觉得像是乡村少了一些风景。那些风景跟兰波有关，有他没他确实是不一样的。后来得知兰波已经去了红石崖，为赚钱在海边的盐场做晒盐巴的工人。

如果不是兰涛，进京也许会忘记那些关于兰波的记忆，关于他的飞人梦想。在北京的他又想起了过去的乐声，兰波撕心裂肺地演唱着，他把退回来的信，那些情书撕了扔在田野里被风刮起。进京觉得兰波也是飞人，洋河小镇地地道道的百米飞人。

十一

进京走到五道口，等火车从城市飞驰而过，铁道员把安全杆缓缓地升起，他随着车流跨越铁道线。在五道口电影学院排长长队伍的是看电影的大学生。男男女女手里拿着肯德基吃着。进京没有进过城市的电影院，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看一场电影。他扫了一眼挂在售票窗口的电影海报。《春天的狂想》。他仅仅是记住了狂想的春天。

进京想都没想就继续向四环外的成府路走去，走着走着就饿了起来。北京语言学院门口的小摊位是一位大姐在卖煎饼果子。他走过去，煎饼果子香喷喷地冒着热气的清香，有鸡蛋、油条、火腿肠。大姐的做工娴熟，来回翻两下撒点葱花、芝麻，立马更吊足了进京的胃口。如果刚来北京那会儿他觉得芝麻烧饼是最好吃的，那么现在他被煎饼果子

征服了。

进京坐在马路边上回味这种香气，独特的煎饼果子。从北京语言学院走出来的高材生。喧嚣的人群。清华园南门的新浪总部大楼对面的大屏幕上满大街流淌的歌曲是张学友的《头发乱了》：让你秀发乱了，你做错了事，让你秀发乱了……

他感觉连大学生听的歌曲都这么洋气，一腔夸张的粤语。自己也会是大学生里的一员。他脑海里构思的人物、故事，又立马涌现出来。

进京又想到了农夫骂驴的片段，那活泼生动的语言太有艺术性了。这不恰恰就是一个演员和一个编导需要的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吗。他突然对农夫和驴有些肃然起敬。

进京想麻子爷爷真能活，差不多快一百岁了吧。麻子爷爷问进京在县城里都有什么好看的都有什么好玩的，进京给麻子爷爷讲了很多奇观。而这一次，进京是来过北京的人。

进京要捋清楚了他这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所有奇人奇事。他要把自己考艺术当编剧的一路经历告诉麻子爷爷，尽管他不一定听得懂。那也比讲城市里的一头驴好很多。想着想着进京就到了地下室。他要收拾好屋子，差不多也来了两三个月。高高的白杨树从寒冷的春天里已经开出了花穗。一串串的飘摇在树梢，而那些掉落在地上的杨树花穗像毛毛虫一样铺满在城市的宽阔马路上。行人踩上去极其柔软舒滑。进京弯腰捡起来，拿在手里。这很像他的家乡。

他的朋友高汉宝给他在门缝里留了一张纸条，他们三个男孩结伴去了西安考区。过几天，进京也要回老家一趟。走之前小芳

姐非要请他吃一顿饭。进京觉得不好拒绝。小芳姐说，咱们就到后门的红珊瑚吃。店面虽然小，看着普通，但是饭菜很地道。老板是四川人。他们家的麻辣豆腐、水煮肉片、麻辣辣鱼，甚至一碟萝卜皮小凉菜都非常好吃。等进京和小芳一起走进红珊瑚的时候，站在门口迎接的小姑娘突然认出了他。

大哥，过来吃饭啊，她把透明的门帘掀开，请进。小芳还说，你们都认识啊。

进京说，是在路上见过一次。

上次，把你撞了摔一跤，实在不好意思。小姑娘说，我今天送你一盘菜，作为赔偿。进京的脸色突然又红起来。他被撞了一下，他没有告诉小芳。所以被小姑娘一提，小芳姐有点惊讶，怎么，你啥时候被车撞了？进京和小芳说，没多大事没多大事，又没伤筋动骨。他们俩人在靠近窗口的一个饭桌坐下来。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是老板娘，她端着一盘瓜子过来送给进京。她说她是翠花的大姨，前几天听翠花说把一个小伙子撞倒了。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天天嘱咐翠花，骑车要注意安全，她就是这样风风火火，毛手毛脚的。十六岁的女孩子，你能指望她有多好，能送餐就不错了。不好好在老家读书，非要跟着我从四川来北京，就让她先帮着店里送送盒饭。电影学院的学生都喜欢送餐。这不是因为最近艺考开始了，后门的近便门锁上了，只能从学院路上大门出入。我还告诫她，逆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尽量贴边走。老板娘的语速很是快，像炒豆子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这时候，翠花把一壶大麦茶递过来。进京明白，这都是翠花和她大姨的一片真诚。他的心里感觉很温暖。

老板娘把菜单拿过来的时候还让进京点个喜欢的菜。进京说自己不会点菜，让小芳姐点就好。小芳姐说，我们每人点一个自己喜欢的。进京说简单吃点盖饭就行。小芳说，你别给姐省钱了，请不起怎么着？来一份水煮肉片，老板娘少放点辣椒多放点麻椒。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绝对正宗。我们的厨师都是地道的四川人。

真是正宗。进京吃得嘴唇都麻酥酥的。他第一次吃，麻中有点微辣，连肉里的豆芽都香喷喷的脆爽。进京看着小芳姐额头上都渗出了一层汗珠子。他摸一把自己的脖子也在冒汗。老板娘说麻婆豆腐就送给他俩了，这个也非常好吃。

大家都很有客气。吃一顿饭的工夫，进京望着窗外，翠花穿着小花袄骑着她的二八大杠稀里哗啦的浑身响动，已经去学院送了三四趟盒饭。去了来了，去了来了。

进京说这个活，他也能做。他心里想着，等他考进来了，不上课的时间他就出来打工送盒饭，自己解决学费没问题。两个人笑嘻嘻地吃着。

十二

进京手里握着来京时候的临时身份证明，去服务窗口买票。结果退回来，过期了。工作人员还问进京，怎么这么长时间没用。临时身份证明，一周之内作数的。进京一句话没说，热得脸上红通通的。不说话的时候，事就好办了。就怕强词夺理的，越辩解越是难为人。工作人员也没继续为难进京再去找警察重新开一张，就这样给他售出了一张硬座车票。他来北京这段日子，在西

北角的海淀转了转，其他地方的朝阳、崇文、宣武、昌平等区域进京都没有去过。北京太大了。候车大厅里有人挎着小包卖北京地图，两块钱，进京买了一张，另外买了一份《北京晚报》。头版头条是北京治理沙尘暴取得了巨大进步。火车站大厅外的天空金黄色的一片，灯光和天气融汇在一起，更显得这座城市金碧辉煌。要离开北京了，进京还真有点留恋，突然心里空空起来。

(O.S)：麻子爷爷听了进京的奇闻，老人家被城市中的一头驴给逗得前俯后仰，而后便嚎啕大哭起来。他也可怜他的三黑。

三黑被屠户给宰了。

中近景。麻子爷爷说村里的小孩闲着没事就去逗三黑玩，他们不是用石头打三黑就是用木棍去捅驴。有的孩子更可气的是用绳子扣把三黑的驴耳朵拴起来。平时三黑很老实，任凭别人怎么使唤都行，村子里哪家的农活三黑没帮着干过，只是有轻重罢了。回过头来还有人去招惹它，这简直是一帮好孩儿。

进京知道，麻子爷爷说的好孩儿的指向。不是好孩子，好孩儿比坏孩子更恶。

三黑百年不遇的驴脾气发作了。

这狗日的三黑把一条生命活活地给踢死了，麻子爷爷哽咽着说。宰了，再也没人欺负它了。

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说法，说牲畜犯错，就像人犯了法一样要受到处罚，尽管三黑一辈子为姜戈庄村的父老乡亲拉犁种地，必杀无疑，也都毫不怜惜。

远景。三黑踢死人的第二天，就被麻子爷爷牵到宾贤集市上卖给了屠户。

三黑老了。我也老了。麻子爷爷说。

无论从牙口还是蹄子都暴露了三黑的历经沧桑，庄稼人打上眼一看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买回去杀了就是卖个驴价钱。

中近景。麻子爷爷在集市上离开三黑的时候，眼泪就吧嗒吧嗒流湿了面颊。这可是庄稼汉的命根啊，更像是麻子爷爷家里的婆姨一样，一辈子相依为命。

三黑的叫声比以前响亮多了，有些凄惨。

麻子爷爷说，他家第四代重孙被鳖咬着手指头那阵子，三黑怎么叫都没有喊得出如此强烈的吼声。

全景。三黑离开了主人，它自己也卖出了老命似的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赶集的农人都说今年的驴市大丰收，谁家养驴谁家就发了。麻子爷爷听了心里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埋怨自己老了不能伺候那畜生了。

(O.S)：进京听到麻子爷爷的一番诉说，心里堵得满满要爆炸了一样。那个亡命少年干过的虐待三黑的事他都干过，他庆幸自己没有驴踢死。进京心里开始忏悔起来，他真对不起那头驴，此刻他也希望让驴踢一脚，清醒清醒。

进京在城市里寂寞的时候，睡不着觉便想起了村子里的三黑。

进京还一直想把城市里的那头母驴介绍给三黑做个朋友认识，可现在他已看不到三黑的影子了。三黑早已不知道什么时候被

屠户做成美餐犒劳了那些馋鬼。

进京希望三黑下辈子能投胎转世，只要不是畜生就好。

（特写）进京万万没想到在城市里收到了兰涛的信。

兰涛信里说，前些日子公安局开着警车来到了姜戈庄村，主要原因是兰波和一个洗头房的发廊妹纠缠不清，说是她养着他，花了她的钱。谁也不知道真假。

兰涛还说，他哥兰波婚姻不幸福，分居两三年最近才离了婚。

如果不是兰涛的信，进京根本已经忘记了兰波是谁。进京用劲地去回忆脑海中的兰波，其实兰波在现实和梦幻中交替着飘渺不定。兰波是一个多么帅气的青年啊，进京觉得他可以演戏当明星。

定格。凌晨三点。进京在泊头车站醒来。他看了一路上的电影理论看困了，连做起梦来都是电影化的。他揉揉眼睛，他想起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北京三联书店刚读到的一本诗集那是沃尔科特的诗句：从镜子里剥下自己的影子。坐下来。享受你的生命。

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百花地深处……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嘛……火车灯光闪烁着划过一马平川的原野，车厢里飘荡着优美的京腔。

责任编辑：范 晴

鹧 鸪 岭 出 走

◎
王
铺

43

鹧鸪岭出走

现在想起来，园诗去海城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们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我们都不晓得园诗怎么样了。那真是一段黑暗的日子。那天中午我终于等来了园诗平安的消息。是园歌把电话打到村部，村里的主任跟前去开会的小组长说的，小组长回来又差田青山那小子，田青山跑了五里路来说给我的。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园歌打电话来村里了，说园诗去她家里了。他说完又跑回去了，门都没进，更没喝茶。在得到园歌见到园诗的消息之前，我的心一直提着，当然还有她的母亲。她每天只吃一小碗饭，不再去添饭，说是吃饱了；睡觉也不到平日的一半。她的心是跟着园诗去了。直到园歌说见到了园诗，我的心才放到肚子里，她母亲才去添饭，才睡了一个囫囵觉。

之前我是不赞成园诗去海城的。我反对我的第二个女儿去到任何一个城市。至少在结婚之前，她应该跟着我，在我和她母亲身边。在身边也不是要她侍候我们，我们远未到要她侍候的年月——只有在我们身边，我才放

心。城市如同大海，水面之阔大，水底之深厚，不是我们所能想像的。在城市的人，就像掉在水里的游泳者，你必须不停地划动四肢，不断地用力，才不会下沉，只要一息不动，就会被水淹没。如果你气力用尽，动弹不了，你就必死无疑。

园歌和平安出去的时候我没有反对。因为那时候园歌是举家进城，她已经嫁人——准确地说是娶了男人——平安是入赘的上门女婿。她去游泳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他们能相互帮衬。他们出门还有一个我无法反对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家有了园盛。我因为园盛的到来付出了很大代价，超计划三胎生育使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人。他的到来已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存在。我庆幸这个存在，羊平安也会庆幸，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不再属于我家，他可以不做我的上门女婿不算我的家庭成员，可以不再承担今后应有的子女一般的义务，说白了，他可以再不算嫁入巴家，而是园歌嫁给他羊平安，松篁也可以不再姓巴而姓羊，巴松篁可以改成羊松篁了。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不过，他羊平安不会这样说，我一时也做不到立马解除之前的契约——让松篁改姓我得有一个心理认可的过程。而我不开这个口，他羊平安也不会开口说的，他最好的做法就是带着园歌和松篁离开这个家。只要他们离开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他们一家子在外面，即便我们永远不说解除契约的话，那契约也不会有实质意义，他完全可以不再做我的上门女婿了。

园诗是背着我去的海城。她给我留的信我第二天才看到。那天早上我要她跟我一起去摘桑叶喂秋蚕，她说她想去后山塘画溪水。我说蚕大了，叶要得多。她说那叫园盛帮

帮你。我说，园盛已经开学了，你不晓得？她说，那就请个帮工吧，您莫指望我。她妈说，我跟你去，你别耽误女儿。我原以为她是要画画不愿帮我，没想到她打算那天就走。之前她就说要去海城找她姐。我说，你也要学你姐吗？她说，我不学她，她是为钱去的海城。我问她，你为什么事？她不说。我又问你为什么事要去城市？她说城里好呀！我说城里有好事好？现在城里的好东西不都到乡下来了吗？她说，哪能都下来。我说城里有的乡下都会有的。她说怎么会呢？我说怎么会，只是个时间先后。她说，有些东西，乡下永远不会有。我问她，那你说说。她说，譬如说，城里有美术馆，乡下有吗？我听得一愣，心想，这个怕是真的不会有，再过一百年可能也不会有。她就笑了，说爸你还是没我想得多吧？我问她，你要去海城不是为了能看美术馆吧？她说，怎么就不是，为了能够看美术展，我也要去海城。我问海城有美术馆吧？她说不仅有美术馆，海城国画院有一百多名驻院画家呢。她说她要去拜师。

那天中午我挑了一担桑叶跟她妈一起回来，我们先在厢房蚕室撒叶喂蚕，篾垫上的蚕叶都已吃光，蚕们都晒在叶筋上。喂完桑叶，路过走道，我顺手推开园诗寝房，里头不见她的人影。我以为她在后山塘写生中午没回来。以前她外出写生总是带了干粮和水，中午不回来，可等到晚饭时辰也不见她，我到后塘去找，踩着夜幕去，打着电筒回。我没吃晚饭，跟她妈一起跑了十里路，到村长家给园歌打电话。正好园歌值夜班，接电话就说，爸你莫急，园诗这时正在火车上呢。怎么回事，她来海城没跟你们说吗？我说，说倒是说过，早前说的，今天走她一声也没报。

她说等她来了我骂她。她笑道，要不要帮你打她一顿出出气呀？我说，走也走了，打有屁用。她说，她来了我会教训她的。我问她园诗几时到，她说应该是明天下午，我派人去接。我问她，你派人？你能支配人，当官了？她说哪有呀，是叫朋友去。我说，哦。你么不自己去？她说我明天下午要上班。我说你不能请假么？她说不好请假的。又说爸你放心，我朋友跟我很铁，人也细心，不会出错的。我说那好吧。你别把你妹妹弄丢了。要是出了差错你就莫回来见我和你妈。她说爸你又说狠话吓我，你放心，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事情就有我想的那样严重。当天园歌的朋友就没接到园诗，而且，园诗根本就没有去园歌的家里。除了下车打了个电话给园歌，一连好几天没有她一点音讯。我是天天跑村长家给园歌打电话，天天没她妹妹的消息，只晓得她人在海城，不晓得在干什么事。把我急得，园歌和羊平安也急。羊平安还去派出所报了案。

园诗走的第二天我发现了她的信。信是放在米坛子里的，因为晚上我们总是吃中午的剩米饭，不煮米，只有到第二天煮饭时才会发现。园诗这是故意要我们急一个夜晚，以报复我干涉她在学校恋爱。发现信后，我去翻她妈的箱底，发现她真的带走了被我没收的那条蕾丝花边的真丝胸罩。那是她的同学田青山送给她的恋情信物，她视若珍宝。

园诗的信不长。我看了高兴不起来，不高兴的不是信的内容，是在称呼上把我和她妈调换了位置。她绝对是故意的，她要以此表白她的不满。

妈，爸——

我不想当着你们的面离去。我没跟你们说真话，我要离开鹧鸪岭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画画，我是不想接受你们给我定下的对象。那个人挑不出什么毛病，家境也不错，还有个体面的工作，好好在乡里干，以后一定有上升的前途。只是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跟他相处时总会想起田青山。我跟田青山在一起时我可以无话不说，可以真实地展现自己，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想做什么做什么。可跟他在一起我总是得说言不由衷的话，得做他喜欢的不能做他不高兴的，尽管他并没有这样要求我。在他跟前我总是显得很虚伪，这让我特别地难受。我是一个想要活得真实的人。可是我在他面前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田青山已经不可能属于我，但只要我在鹧鸪岭，我的心就会属于田青山。这是很痛苦的事。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属于你们给我的那个前途远大的人的。我得去寻找我的真爱。原谅我，爸妈你们都要原谅我，理解你们的女儿，她的内心，有你们遗传的倔强。

我拿走了田青山给我的礼物——它再也不是信物，但我还是要拿走它，让它在我孤寂的时候陪伴我。

谢谢你们保存了它。

这封信可以写很长，也可以不写。横竖要走，说再多也没用，也不能满足你们的愿望。但我还是想对你们表白我离开的原因，因为我说过，我要活得真实。从小到大你们都教育我做真实的自己，不能撒谎，不能骗人，我一直遵照你们的教诲这样做着。我不能撒谎，更不能对你们撒谎。如果不告诉你们我真实的内心，走到天涯走到海角我都会感到不安的。

我一定要真实地活着。这是你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应该是田青山希望看到的吧。

爱你们的女儿园诗行前勿就

本族巴氏祖传家风，是守礼重教，耕读传家。因循这一家规祖训，巴氏祖上出过众多科举致仕、读书为官者，只是到了我祖父一代，家道衰落，但仍有一栋百年老宅和十数亩山田。及至后来，父亲因一桩官司赔了田产和祖屋，外出谋生，解放时才回到这鹧鸪岭老家。土改中父亲分得到一间半祖屋，而另外分去的几户人家则将年久失修的房子拆了，变卖了桁条椽片、青砖黑瓦，父亲舍不得拆屋，只将剩下的一间半祖屋修葺一下，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父亲离世后，我因超生园盛被大队学校除名回家，发誓要重建巴氏祖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巴氏山庄已初见雏形。

守着祖训，我为后代读书明礼而竭尽所能。无论男女，都要让他们多多读书，只要他们能够往上读我都无条件支持。我绝不会像某些家长那样，孩子能读不让读，要他们回来做活，到外面打工挣银子。我决不做毁损子女前途的蠢事。我只想用手托举他们向上走，向高处走。哪怕他们最终远我而去，我心里也是舒坦的。他们做了清官，或者成为有口皆碑的儒商，或者嫁得一个或高贵或富有而饱学之郎君，夫唱妇随，夫荣妻贵，那是我巴家的荣耀。我的三个孩子，我希望他们都能成为走到高处光宗耀祖的人。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园歌头一个给我一盆冷水。她居然中考落第，没考上高中，连中专也无缘得进，只剩快怏嫁人的穷途末路了。我只

得替她找了一个上门女婿，结婚生子，定型人生。但她是不甘如此老死乡下的，带了羊平安丢下两岁的松篁南下海城。园歌也是一个有心志的女儿啊，知耻而后勇。早如此，把心劲儿用在读书上，那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园诗呢，心气更高。她天资聪慧，学习用功，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只要稳步上进，考上大学是手到擒拿，没有一点问题。可是她最终却没能把握住自己，她在高二下学期开始了恋爱！经不住诱惑乃人生之大忌。这个姓田的不肖儿郎，毁了我女儿的前途，毁了我巴家应该得到的荣耀，我岂能让女儿嫁他！这样一个胸无大志的男人，我女儿跟了他是要委屈一生的。断断不可！老夫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好在我的女儿是明理的，虽然难过，园诗最终还是忍痛割爱，让两人各寻归宿。

愿园诗在海一样的城里有上苍保佑，交好运，走顺途，找到好伴侣，给我巴家带回一个光耀门楣的好女婿。

园诗平安是个重大的消息，是上苍更是祖人保佑的结果。我得去向祖宗禀告，感念他们的灵魂护佑了巴家的平安。巴家大屋重建，最得意处之一，是按照旧时的样子，恢复了祭祀祖宗的灵堂。这间没有窗户的黑屋子在西边，里面摆放了自巴氏“经书传宗世，知行旺家园”十代中已经逝去的嫡系先人的灵位。祖父以前的人名是从家谱上抄来的，还摆放着传说中的最早迁徙至蕲北的先祖的灵位。牌位前有檀香与火烛，有托盘摆放祭品。我很喜欢来这间屋子，虽然没有窗户，但墙檐上方没封死，留有一尺多高的檐空，以方便先人的魂灵进出。为了防范老鼠，

我在檐上装了竹编的丝网——不能用铁丝，那会妨碍祖宗的灵魂。屋子黑，点上火烛就亮了。现在有电，大伙儿都说要给安上电灯。电灯安了，但只是装个样子，我从来不开。我怕电灯的亮光把先人吓跑了，我也觉得祖人只有在黑暗里才呆得住。我喜欢来这里跟祖人聊天，聊世道变化、乡里沧桑，聊家里的每一个人。我总是站很久很久，要让祖人知晓家里每个人的事情。今天，我要跟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聊一聊园诗，让他们晓得园诗在哪里，他们才好去保佑她。

我从灵堂出来，见园盛已候在外面。是她妈差他来喊我吃晚饭的。他是不愿进灵堂的。他总是说怕黑。他们姐弟三人全都一样，不喜欢进去，全都一个腔调：怕黑。每次年底请祖人摆酒肉宴席，他们总是很勉强很应付，看得出都不是出于内心，都是我强迫他们在做。园盛对我说，妈说，二姐有消息了。我说是的，找到她了。他说她没失踪，那不算失踪。我说我也没说她失踪。他说你说找到她了。我说我说找到她了就是说她失踪了吗？他说是那个意思。我问他那你说应该怎么样说？他说最多算失联。我说你小子能耐了，跟我辩失踪与失联的区别。他说，说话得准确。我说谁能说话不错一个字？说话又不是写文章，文章白纸黑字，错不得，说话说了就过去，哪个能百分之百！

他不吭声。不吭声就是我说服了他，我赢了。不管什么事，最后终归我都能说得他们不吭声，不管是他们中的谁。这就叫话语权控制吧。

晚饭有我喜爱吃的红烧猪蹄，我喝了大半斤老米酒。虽说还是秋天，我还是把酒用壶烫了，还是喝热酒舒服。酒后脸上有点

发热。我在书房里坐了，园盛去他房里写假日的作业，他妈在楼下厢房里织绸。织机的声音有节律地传过来。夜很静，唯有这织机单调而又有生气的响声，让人舒服。我喜欢在织机的声音里写作。在这木头撞击的声音里我会思维敏捷，有灵感涌出，会写得顺手，写得出彩。应该说我是必得在这样的声音里写作。素芹曾说不愿织绸，织了也是白织，现在人们都穿仿绸缎的化纤，比她织的绸更光滑，经纬更细密。老式木机织的绸没人看得上眼。我说卖不了不卖，但要织。她问，咋？我说我想听你织机的响。她问，织响给你听？我说对头。她问你爱听响？我说你不响我写不出来东西。她恍然，说那我在你写的时日织就是了。又说，不管织得好不好。

我翻开小说稿本，看了看，丢到一边。今天喝了酒，不写了。

素芹的织响一声一声有节奏地传来。

古人和先人说的耕读传家，那个读是包含了写的意思的。古人并非重读不重写，耕读耕读，那是说普通人家子弟一要耕，二要读，科举取仕，考的不光是读，更有写，当然，善写必得多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过以后呢，要做文章，不写哪行。科举考试就是写一篇文章。策论，那是大文章。虽说没我的小说长，却要比我全面，比我站得高。看看那些状元及第的文章，才气横溢。可是光凭才气，不读书、光读书不动笔，能行吗？不行，都不行。

园盛进来跟我问作业了。他问的是语文作业。他也问我数学。我在学校是语数都教，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或数学都会教的，更遑论其他的，什么音乐美术体育，统统能教。我是学校唯一的“全科教师”。可惜了，

学校替我，我替学校。

园盛把今天老师布置的作文拿给我看。作文题是《留长头发的都是女人吗》，这题目没意思得很。现在学校教师和学生一样，没多少社会生活，除了追星就是对吃喝玩乐上心，哪会出关联社会，关心家国天下的“大题目”，作文不是写爸爸妈妈，就是教室操场同学什么的，让他出个观察社会的题吧，也就只能是“留长发的都是女人吗”了。看了他写得满满两页作文本，我有点惊奇了，我惊奇的是比起我们小时候来，园盛知道的东西多得多。他们的视野跟我们当年比，犹如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井里蹲着。社会真是进步了很多，不学习我们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了。园盛写道：“留长发的不都是女人，现在男孩子也有留长发的，乍一看不知道是男是女，跟女生走在一起，认不出来他是男人，也经常把他当女孩子。也有老年男人留长发的，多是音乐家画家。我有次看到电视里一个乐队指挥是长头发，还有一个画家也是。我问二姐园诗，二姐说学外国人的，那人是画油画的，画中国画的不留长发。后来老师上美术课，拿一个国画家的照片我看，也是留长头发的。我回来又问二姐，说她说的不对。二姐说，你不知道，那个画家早年学的也是油画，他是后来改画中国画的。我问她为什么外国的作家艺术家都留长头发，中国有的留有的不留？二姐说，人家是男人都兴留长发呀。我说中国人学他们是故意要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吗？她说就是，做作，假。”

园盛作文有才气，将来可以学文科。

上周作文老师叫学生自己拟题目写记叙文，他起的题目是《植物的语言》。我一听这题目立马就来了精神，问，你是怎么想到

这个题目的，《植物的语言》？他说，您有一次带我到田里排水，您说过，稻子生长是有声音的。我说我说的是声音，不是语言。他说语言是他想出来的，他觉得声音也是语言，有语言才能发出声音。我笑起来，说也对。那天，我把他带到堰堤上，我们躺在草地上面，我对他说，其实，天空有天空的语言，土地有土地的语言，鸟兽有鸟兽的语言，植物自然也有植物的语言。地上万物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禾稼的，花草的，山的，水的，树木森林的，当然也有房屋的，你得用心去听，就会听到。他捡起一个小石头敲打堰地上的大石头，说，敲它才有声音。我说我说的不是这种听得到的声音，我说的是听不到的那种语言。他说，爸你说玄了，看不见摸不着。我说你还没这个境界。他说，老师教我们凡是虚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叫我们要写实在的东西，说是“下笔必有物，刀刀要见血”。

我苦笑，在心里哼了他的老师一声，但我没法对他讲叫他不要听老师的。

记得那篇作文最后一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问他，你这话是从哪里抄来的？他说，是二姐说的。我说你胡说。他辩道：没胡说，就是二姐说的。在后山塘边，她带我去看她画画，画累了，躺在地上说的，就像你跟我这样。

我说，这话是古人说的，你二姐那是学舌。

园歌又汇款回来了。我已经说过好几次，我说祖屋造了，学校也修了，再没有要花钱的地方，不用再寄钱了，过好你们的日子要紧。园歌说，你那修学校都是借的贷款。我说我还有收入，几十亩田地，上千亩山林，

足够还贷的。她说你们自己呢，你们过得太苦了啊，我的这钱就是给你们过日子的，吃好吃穿好点用好点，不是给您还贷的哈。

从去海城第二个月开始，她就往家里每月寄钱，从未间断，年年加码，好像给我们发工资似的；好像我们活在城里，一天没有钱就活不下去似的。园歌的孝心，可以感动天地。其实我也明白，园歌心里，一直还是把自己当做巴家人，没有出嫁，自己还担当着为巴家长子的责任。虽然有了园盛后，传宗接代延续巴氏香火的任务不必由她完成，但嫡长的角色并未从她心里抹去，多少年来一直如此。她没有园诗那样倔强，好强，但一样有任性和执着的一面。

园歌是不赞成修学校的。我要在鹧鸪岭修学校，不知道她听哪个说了，专门打电话来劝阻我。我跟她说我不会用她寄给的钱修学校，我说你寄的钱我都给你存着。她说，爸我不是怕你用我的钱，我给你的钱就是你的，你怎么用都是用，我是觉得没必要。现在村里人都去了城里，你修个学校有没有人去读书呢？我说大人走了，孩子还在爷爷奶奶这里呀。她说，那是在城里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学校，他们迟早都是要去城里读书的。我说，你没孩子在家里，松篁要是在家，你会反对修学校吗？她说爸你小看我了，我没那样想。我说，修了学校，松篁可以回来读书，我的学校小学到初中一贯制。她说，松篁不回来读。你就算办高中我也不会叫她回来。我说，你两个人上班再带个孩子，多累呀。她说，累我愿意。我说，为么事呢？她说，为么事，为松篁呀。我说我请城里的好老师，一定不比城里的教学质量差。她说我相信你能办好，但是我还是想松篁在城里念书。我

说，你是不想她离开你们，你这是溺爱。她说，溺爱不了，我又没请保姆。我心里好笑，溺爱跟请不请保姆有关系吗？她说，随你怎么样想，反正我不想她回去，我要她在城里长大。我说城里有什么好。她就有点急，说这个话爸你说过好多次了，我也说过好多次，我们再说它了。城里不好，为么事那么多人往城里挤呢？你再看看，乡里还有几个人呀？我说，都是赶时髦。她说东西要好才时髦呀？我说不见得，时髦的都是好东西？

我跟年轻人确实有代沟。

对园歌我心里一直有点歉意。她读书太少。初中毕业就不读了。我是想她上高中的，是她觉得成绩差考不上大学，读高中也无益，又看见村子里外出打工的女孩子回来穿金戴玉的，读书不读书没什么要紧，就跟一个同学到城里打工。过了几年我找人物色了个上门女婿，让她回来跟羊平安结婚。我以为结了婚，他们会专心跟我一起侍弄这块土地，一家人一起过平静的日子。可是没过几年，丢下孩子两个人又飞走了，在海城安顿打工。第二年松篁到了上幼儿园年龄，他们回来把孩子也接走了。园歌不愿读时，我没有多劝，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原以为读书少也有读书少的好处，可能会安心待在乡下，就会在家里跟我一起，真没想到，其实读书少比读书多的更想往外面扑腾。

村里也是不赞成我修学校的。村主任说，村里的小学本来就招不满生，你又搞个学校干啥？跟村里抢学生？我说，我想让鹧鸪岭的伢们上学近一点，不走那么远的路。主任说，你也叫鹧鸪岭小学？不行不行，那我们村不就有两个鹧鸪岭小学？我说我这个是中小学，小学到初中都有，九年义务教育

一贯制。他更惊诧了,说你那么点地方才几个学生,还让他们读九年?我说我每个年级只办一个班。村主任跑去乡里汇报了,乡里管教育的副乡长来了,他一来就问我,听说你原来是教师?我说是的,所以还想为教育出点力。他点头说好,群众办学,是好事。我就开怀,想乡里干部就是有水平,支持新鲜事物。他又说,不过,我刚从村里的小学来,名字嘛,都叫鹧鸪岭好不好?我说我这地儿才叫鹧鸪岭,村小学离这儿十几里地,要改名也该它改。主任批评我说,你这就说得不对了,那是村小学,你们村叫鹧鸪岭村,学校当然就叫鹧鸪岭学校,再说,村小学在先,你在后,当然要改得你改了。我说,那就我改好了,叫巴家举中中小学。村主任连连摇头说,那就更不好了,一看就是个私塾。你搞个私塾,那不是倒退回清朝了吗?再说学生听说是上私塾,敢来不敢来?我说那就不好办。他说,名字重一点要说也无大碍,叫鹧鸪岭私学或鹧鸪岭家学也不是不行,只是你这个学校的外观,倒是个大问题。我刚从小学校过来,这一看你的图纸,我觉得你做的跟鹧鸪岭小学一模一样。我说我就是找原先设计的工程师拿的图纸,没花钱。他说,为什么不再重新找人设计呢,单是为了省钱?能省得了几个钱?我说就是为了省钱。他说也不见得吧,你心里,潜意识里是不是想跟村小学比一比呢?我有点糊涂了,问比什么呀?他说你是从鹧鸪岭小学回来的对吧?我

说是呀,怎么办呢?他说所以你要建学校,想建得一模一样,想办得比村里的好。你这个动机也是你做这个事的动力,我说得不错吧?你想怎么样呢,想证明村里不要你教书是错的。说着他大声笑了起来,我是懂点心理学的。他的一番半真半假的话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说我还真没有这么想。他说你承认不承认事都摆在那儿,承不承认都不打紧,打紧的是,你别做得跟村小学一个样子,得改改。我心想那得花我一大笔设计费。我不能那么说,就问他怎么改,他说怎么改我不管,你改成北大样子清华样子,还是改成私塾样子学府样子,都行,就是不能跟鹧鸪岭小学一个样。

他最后这句话倒一下子点醒了我,突然我来了灵感似的,就按照私塾的样子建!

没成想,今天看,我倒真的要感谢这个乡里的余副乡长,让学校成了一个典型的复古建筑,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二者兼具。跟复原的巴家大屋整体协调,风格一致,增强了山庄游览观光的功能。真是太好了!

现在我的学校建起来了,我要考虑把松篁接回来,上我的小学。我要把园诗劝回来,在学校里当老师。如果有一天园歌他们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我也要他们回来,我这家里家外,山上地下,请人用人,盘算经营,哪里都用得着他们。

责任编辑:范 晴

春和景明

◎李弗

大专毕业后，马灯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保安室、奶茶店、快餐店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做得最长久的还是外卖员。他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就像在游戏里，完成一个任务再赶往下一处。后来从北京回到老家平城，同样做外卖员。平城赚得相对少，但节奏要慢很多。

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他站在窗口，望着斜上方的圆月。今天中秋节，订单多，单费高，所以多跑了一会儿。如今住宿条件好了，以前住在二室一厅的十分之一，现在这两室一厅都是他的，月租只要 700，虽然离市中心有点距离。

自从干上这一行，关于外卖小哥的视频他都能刷到。一位穿着黄色工作服，每天苦练英语，最终被某奢侈品汽车的 CEO 邀约，为他们的产品进行解说；一个小哥见义勇为跳水救人被奖励一套房；还有一个当地的单王，每天直播送货，据说打赏的钱都超过他送外卖的工资了。

床边凳子上泡好泡面，拿出好心人给的月饼，马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转眼毕业八年，依旧孑然一身，名下只有摩托车一辆，存款似有似无。刚刚到一个说唱歌手，半年前还露宿街头，如今站在了中央台的

中秋晚会上。

人的命运如何改变？他点击搜索，出来一堆视频。他点开了一个：导师声音低沉，说本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更多人，如今他咸鱼翻身，打算冒着被人唾弃的风险分享一二，只求大家点个关注给个留言。马灯点了一个赞。视频五分多钟，前面都是些听起来很重要但回想起来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到最后半分钟，黑衣男人说，我们要拥抱互联网。

建议刷了不少，大多华而不实。他又刷到“二月春”的视频。跟随视频，路过坐满人的饭桌，来到一家烧烤店的收银台前。光头老板正在忙碌，抬头问拍摄者要什么。

“不好意思，我没带钱。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一片树叶换您一顿饭？”

对方摇头，没正眼瞧摄像头。

“不好意思，打扰了。”能听出拍摄者很尴尬。

第二家馄饨店的老板同样拒绝了二月春的请求。

起身揭开泡面盖，挑起一根面尝了尝，马灯再次用塑料叉封住口。喝了口健力宝，他重新躺在床上，心想如果是店家，碰巧遇到二月春，一定会假装不认识，然后请他吃饭。他知道如果有幸被二月春探店，那家店一定人流量暴涨。

点击播放键，视频里的生活继续。再次点击，一切又突然暂停。马灯反复尝试，想象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万物的运行只需自己手指一点。他被自己荒唐的想法逗笑了。

随着拍摄者再次进入一家饭店，还是同样的开场白，前台老板娘正召唤服务员送

菜。老板娘浓眉大眼，长发扎起，蓝吊带长裙，珍珠项链，白色围裙。

“什么，用树叶换饭？”老板娘转头看向后厨，“这要问问老马……”

老马戴着眼镜，两只长袖挽起，微弓着腰从后厨出来，问怎么了？

“他没带钱，想用一片树叶换顿饭。”老板娘解释。

“哦，没带钱是吧？”

“对，”镜头晃动了一下，“而且叶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给到你们。”

“哦，没问题，免费吃都可以。”男人招呼服务员，“给这位兄弟弄个套餐。”

热气腾腾的铜火锅前摆满食材。二月春坐侧面，夫妻俩居中。女人说这是他们创业第三年，之前做培训，八十万打了水漂，如今东山再起，从三年前的小店一步步走到今天。

“要感谢我丈夫的一路支持和陪伴。”

视频里丈夫眼泛泪光，没有多言。

和以往的视频一样，二月春最后偷偷付了钱，并在五天后再到访问，将礼盒交给夫妻。女主人看到相框里的叶子，瞪大眼睛惊叹到说不出话。她的表情和马灯第一次看到时一样，简简单单一片树叶，上面雕刻出夫妻俩的头像，还有店名 LOGO，简直是巧夺天工令人称奇。

评论转眼涌出上千条：有希望二月春探店的；有想为某个重要的人雕叶子的；更多的是赞扬拍摄者传播了正能量。让泪水自然流淌，坐起，揭开泡面，夹杂着面香的蒸汽撞在脸上，又一口面，空中晃晃，正要吞掉，马灯突然想起一件事。

明天是姐姐的生日。马灯拿着月饼，来

到另一间房，取出姐姐的照片，放在床头柜前，撕开包装袋，取出月饼，放在盘子里。照片里的姐姐阳光、灿烂，满脸洋溢着青春的模样。当时他7岁，姐姐13岁，家里突发火灾，姐姐为了保护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马灯大口吃着泡面，喝完饮料，又打开一罐啤酒。

姐姐还有一张最漂亮的照片，是在街心公园拍的。他把照片寄给二月春，对方说可能要多等几天。刻一个人物两百，毕竟纯手工的，等等也值得。他想好了，相框就挂在客厅电视机旁。

二

两个月前“云中麻辣烫”特别火，最近生意却淡了下来。马灯过来取单，店家说哥，稍等，马上就好。

“好，我先去另一家取单。”马灯说。

“红红麻辣烫二部”在东南面，是家老店，生意一直不错。不过因为装修一般，网上订单不太多。

从红红麻辣烫拿上货，等红灯时，马路边的一个女孩引起马灯的关注。女孩蹲路边，脚下有张纸。他骑过去，白纸黑字写着：来平城旅游，钱包丢了，求好心人给十元买饭。

一起跑外卖的胖子路过看到马灯说，别看了，肯定骗子。

女孩抬起头，看起来大学毕业的样子。

“你不是骗子吧？”马灯说完，姑娘笑了，他也笑了。

对方眼神清澈，完全不像骗子。类似的

骗局他之前见过，一个年轻人，旁边放着辆山地车，说缺50块住宿费。最后来了位较真的大哥，说他的串店需要人手，和他去吧，一个月三千。那小子全程低头，狼狈骑车而逃。

“我绝对不是骗子，”女孩说着天津话，“我就是钱包丢了，你给我买点吃的也行。”

“你出门还带纸和笔呢？”马灯盯着地上的字。

“当然不会，是那家店里的大姐借的。”姑娘站起，手指着身后。

马灯瞧了一眼，路边的确有家文具店。

女孩有点像姐姐，不能说完全像，至少嘴角下的同样位置也有一颗痣。

马灯掏了掏，只有一张五块。他递给女孩。

“只有五块，还需要的话可以扫你微信。”

女孩说着谢谢，打开了微信收款码。马灯正要扫码，姑娘突然笑着撤掉手机说：“小哥您好，请看一下身后的镜头。”

姑娘叫宋玉，做自媒体的。她说想测试一下人们的善良度。她一共蹲守了三天，马灯是第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宋玉把远处拍摄的人叫来，马灯看了下直播间，将近两千人。大家都在表扬他的行为，还有人为直播间送上各种礼物。

宋玉给了他一个红包，问他愿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抖音号，因为后续会发网上。马灯挠挠头说，可以。

哼着歌，马灯来到云中麻辣烫，老板刚好在打包。

“马上就好。”老板问，“怎么这么开心？”

马灯把遇到主播的事情说了说。

“哥，知道什么大网红不，我想推广一下。”

“二月春啊，百万粉丝，还是本省的。”马灯拎起外卖，“不过要看你运气，如果哪天有人问你能不能用树叶换饭，答应就是了。”

树叶画回来了。马灯手拿快递，比平时回家时沉重的脚步轻快了许多。

洗过手，裁开外包装，还有一个精致的小盒子。相框很重，不是那种廉价货。他闭上眼，翻转相框，睁开眼，皱起了眉头。这片树叶的大小和视频里的差不多，但做工太过粗糙，完全看不出姐姐的样子。他本以为会是一个艺术品，目前看流水线水平也达不到，五官完全不成比例，甚至连男女都辨别不出。

马灯连夜联系客服。太晚了，没人回应。

第二天客服说不是二月春雕的，因为他太忙了，如果需要他本人雕，还需要等一等。马灯想等等就等等吧，否则这样的品质没法看。对方态度也挺好，说了半天不好意思，还同意把寄过来的相框当礼物送给他。

马上就要十一了，古城的大街小巷又热闹起来。

云中麻辣烫的生意又好了起来。马灯等单时外面已经停了十几辆电动车。有人问这家店怎么又火了。马灯心想，这都是他的计谋。

昨天他就刷到二月春亲临云中麻辣烫的视频。看完视频马灯才知道店主背后的心

酸事。他是家里的老大，之前住贫困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为了弟弟们上学，他刚满十八就出来打工，这些年辗转好几个城市学艺，如今总算拥有了自己的店面。

为了支持店主，更为了支持二月春，晚上马灯特意过来吃饭。单人套餐18元，不算便宜。不过为了支持，这一切也无所谓。

“听我的没错吧？”晚上店里人不多，马灯和店主寒暄，“我是二月春铁粉，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支持你。”

“谢谢哥，给你拿瓶汽水当感谢。”店主转头告诉后厨一份单人餐。

“你运气真好。”马灯为店主感到高兴，“我要向你学习，你条件那么苦都拼出来了。”

老板穿一身特别干净的厨师服，让人看见就感到放心。他打开汽水瓶盖，放在桌上，问马灯抽烟吗？

“偶尔抽一根。”马灯接过老板的香烟，给对方先点上。

“二月春人怎么样，不收费吧？”马灯好奇。

“怎么可能？”老板站一旁，深吸一口烟，“也算是殊死一搏。”

散开的烟雾笼罩着老板的脑袋，在马灯看来，白色厨师服与白色头颅拼成了一幅抽象水墨画。眼前的这个人好像站在雾里，他想看清对方，但只能得到一个轮廓。因为常看手机，马灯的眼睛不行了。眼镜该换了，不过要五六百。他打算再等一段时间，网上买副一二百的。

老板说买包烟去，让马灯稍等一下。

马灯问洗手间在哪？

卫生间出来，马灯打量这个面积不大，

但装修时尚的小店。店内墙上有一幅满墙的孙悟空彩绘，上面写着：欢迎天命人打卡云中。厕所两侧也有不少网红元素，比如还画着平城爆火的文旅产品“佛小伴”。

厨房的灯亮着，里面没有声音。好奇心驱使马灯撩开白布帘。里面非常干净，中央一张大桌子，侧面是厨具和锅碗瓢盆及打包用品。厨房里为什么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烟火气？带着疑惑，马灯在店里徘徊。

老板回来了，接着后厨响起关门声。马灯佯装喝饮料，竖起耳朵听厨房里的动静。

“单人套餐打包还是在这里吃？”

“打包一份单人餐。”又走进一位顾客，说完后坐下低头打游戏。

“我打包吧。”马灯回复。

拎着快餐袋出来，马灯骑在摩托车上并没有转动钥匙。他好奇没烟火味的厨房是如何做出饭的？想起厨房的关门声，他骑车来到小区门口，跟在居民后面，穿过小区门，拐弯，很快来到饭店后门。云中麻辣烫的后面刚关上，一个戴帽子的男人骑上电动车，朝另一个门驶去。

虽说这一切与他无关，马灯却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这种感觉小时候才有，当一步步爬上木梯，他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家人都干农活去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他站在高高的屋顶，望着远处的房子和房子上晾晒的黄色忘忧草。那是他第一次爬上屋顶，以往他也试图爬过，但总被呵斥，他们说屋顶上有深不见底的陷阱，一旦踏入，就再也回不来了。

穿出南门，路线越来越熟悉。他们的车停在同一个地方，黑衣人走进红红麻辣烫，应该是点了一份餐。没想到还能这样操作，

同样一份麻辣烫，这里能便宜五块。

晚上马灯思绪万千，二月春一定不知道云中麻辣烫如此操作，否则他肯定不会推荐，这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嘛。树叶画发货了，他打算收到后告诉二月春真相。另外要不要告知红红麻辣烫？另外的另外，要不要联系宋玉？

三

好事成双，马灯粉丝数火箭一样上升，同一天他又收到了快递短信。晚上回到家，吃的喝的摆好，半斤猪头肉，一斤花生米，一瓶红盖汾，一份炒刀削。打开抖音，粉丝数六千三。马灯徒手抓两块猪头肉放嘴里，再嚼两颗花生米，两种食物杂交出的香气弥漫口腔，一口小酒点燃口腔，热浪引线般快速传到胸膛，再由血液传遍身体各个角落。头顶冒汗，手心发热，连脚心都是热的。

马灯不记起第几次点开原视频了。宋玉让助理架高机位，她蹲在路边，脚下是求助信。画面快进，人流车流汇成一条条线。画面恢复正常，一个黄衣服外卖小哥的摩托车停下来。有同伴拍了他一下，和他说了些什么，然后骑车离开。他依然停在那里，和蹲着的姑娘对话。姑娘手指路边的文具店。他掏出钱交给姑娘，又拿出手机，打算给姑娘扫码。

“此刻他不只是一个外卖小哥，更代表着千千万万朴实善良的人……”宋玉的话流进他耳朵，眼泪止不住流出他身体。一瞬间他像是找到了爱情。他看到宋玉置顶的留言：欢迎关注善良的快递小哥@马上就到。他看到他在主播的留言下发了一朵小红花，

还看到无数朵小红花出现在他的留言里。

他要好好休息一下。他喝了一口又一口，应该没喝多少，但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他牵着宋玉的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他吻了宋玉。睁开眼，不是宋玉，是前女友。女友看出他的疑虑，说她家人同意他们在一起了。

他们回到搬迁前的村里。他把梯子搭在屋檐下，先是自己踩上木梯，再拉女友一步步登上木梯。女友有些胆怯，他的臂膀却如巨石般坚硬。她的手像河湾里的雨花石，上面还泛着柔和的光。他遮住她的眼，然后让她站起来。三、二、一，他们一起睁开眼。

一片黑暗，面前一片黑暗，她不见了，周围什么都没有。他躺着。躺在窑洞，还是躺在宿舍？躺在北京，还是平城？躺着的人是小学的他，是大学的他，还是送外卖的他？

一觉醒来，马灯想起还没拆快递。打开纸箱，树叶上的肖像比上次精细了些，不过和照片里的人依然没有相似之处。他拍好照片，再次联系客服。

粉丝还在上涨，为了感谢网友，他特意拍了一段小视频。

“遇见这种人决不能低头。”午饭期间，胖子听马灯说客服只同意退100，义愤填膺地说，“你也太好骗了。”

“你现在怎么不做自媒体了？”马灯问。

“以前我也追过流量，结果账号被封了。”他苦笑，“平台说我‘虚假宣传’。”

看胖子挺有经验，马灯就问自己发的视频为什么没几个人看？

胖子接过手机看了看，给出许多建议。

“听君一席话，胜看十年视频。”马灯火速吃完，抢着给胖子买了单。

晚上马灯在路灯下，让胖子又拍了一条视频。这次他穿着外卖服，坐在摩托车上，摘下头盔，说着和早上一样的台词。

台词没变，第二天的点赞数和留言数迅速攀升。马灯请胖子喝了一杯蜜雪冰城，胖子说你小子一定能红。

客服留言还是不肯让步，马灯说如果不按消费者保护法假一赔十，他就把这件事曝光。主意是胖子出的。马灯问会不会太狠了，胖子笑而不语。

客服说只愿意退全部费用。胖子建议不让步，拍个视频曝光一下。

“外卖小哥被大网红骗钱！”题目黄色黑体居中。马灯在视频里同样穿着外卖服，逐一展示上当受骗的证据并流露出对二月春的失望之情。

马灯盯着手机屏幕，粉丝数每涨一个，他的心就沉一分。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双期待的眼睛，可他知道，真相一旦被流量淹没，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他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发送键。

晚上路过红红麻辣烫，饭店里没有服务员，马灯径直走到后厨，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看起来像夫妻。他把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女人说他们是打工的，老板没在，不过他们可以去看一看。

关上卷闸，夫妻俩骑着电动车跟在马灯身后。来到云中麻辣烫门前，马灯说他不进去了，“你们注意安全，实在不行就报警。”马灯想了想，又添道，“你们可以悄悄录音，保留证据。”

看到夫妻俩走进云中麻辣烫，马灯松了一口气。

四

马灯没想到发的视频会成为全网的热点。

视频下有许多留言，原来很多人都被骗了，明显不止他一个人。也有二月春的粉丝对马灯的行为表示质疑：二月春同意退款不退货，这个送外卖的却一直胡搅蛮缠要十倍赔偿，明显就是想要钱。

最终客服同意赔偿十倍，但要他删除原视频。他不知该如何处理，第一时间想到了宋玉。经过之前那件事，他们的抖音互相关注了一下。之后，他向宋玉要微信，对方一直没有回复，直到昨天宋玉主动联系他：“哥，你火啦！”然后发来一个权威媒体报道这件事的链接。

马灯提前一小时到了咖啡店。今天他要请宋玉喝一杯。如果不是宋玉，他不可能闯入自媒体行业。他没有穿工作服，为了今天的事，他特意抽出半天时间。宋玉的黄色汽车到了。她穿着粉色毛衣，大老远朝他打招呼。他们谈得很开心，宋玉想不到马灯的粉丝数超过了自己。

“我该怎么办？”马灯把问题抛给宋玉。

“赔十倍有什么用？”宋玉的大眼睛盯着他，声音酥酥的，“你想想，你可以因为这件事吸引多少粉丝啊。现在活粉就是流量，流量就是现金。”

“那就听你的。”

宋玉笑得很甜，离别时她主动伸出手。

马灯浅浅握了一下，但足以让他一晚上辗转反侧。二月春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客服的私信和电话他一律不接。他要按宋玉说的计划行事，先把这波流量稳稳接住。老师以前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他认为手机里才有令他着迷的东西。

宋玉说马灯需要更多的视频来持续曝光，锁住流量。胖子认为差不多得了。看来人和人还是有区别的，宋玉说人的认知决定了他的层次。宋玉说马灯的层次很高，只是一直缺少机会。夏虫不可语冰，这也是他和宋玉学的。

最近外卖只跑半天，另半天策划拍一个视频好接住这波流量。机会不等人，他计划还从二月春下手。这几天粉丝群里有人说二月春接广告并不免费，最少十万起步，高的多达三十万。和二月春比起来，他现在的体量不值一提。他需要曝光二月春为了金钱毫无底线接广告的内幕。网上买了可以藏在公文包里的摄像头，马灯再次赶往云中麻辣烫。

这家麻辣烫依旧火爆，里面全是顾客，还有不少外卖小哥等待。店里太小实在挤不进去，马灯穿着便服，骑车来到后门，打开录像机，等了将近二十分钟，没看到一个人出来。他停好车，轻轻拉了一下门把手。门没有锁。他打开门，一股饭味袭来。他把公文包拎起来，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看到马灯，后厨里的五个人只有一个抬起头。他认出来这就是红红麻辣烫的那个女人。

“这里能点单吗？”

“到前门排队。”

“怎么是您，”马灯故作惊讶，“您怎么

跑这里来了？”

“哦，是你啊。”对方打量马灯一番说，“这里工资待遇比以前好很多，所以和我老公都来了。你着急吗，刚有个弃号。”

偷鸡不成蚀把米，马灯坐在院外，就着肉夹馍吃麻辣烫。味道和红红的麻辣烫差不多。宋玉打来电话约他出来。宋玉说上次他请喝咖啡，今天她想请他晚上去酒吧坐坐。

马灯只在大学去过一次酒吧，当时囊中羞涩，看到高昂的酒水费，他在舞池中央绕了一圈就离开了。晚上来到木兰酒吧，他们坐在一角，很快桌上摆满各种小吃和小瓶啤酒。两个人边喝边聊。马灯这才知道宋玉之前在天津读大学，毕业后专门玩自媒体。

合着音乐的节拍，宋玉双手随着身体轻微扭动。她建议玩个游戏。马灯尴尬地摇摇头。宋玉取出筛子，很快马灯熟悉了规则。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马灯有了晕乎乎的感觉。

“你……”宋玉身子靠近马灯，“喜欢我？”

马灯点点头，借着酒气把手靠近宋玉。

“那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宋玉嘴唇亮闪闪的，笑起来露出一个酒窝。

“好。”

“拉勾。”宋玉伸出小拇指，勾住马灯的小拇指，更勾住了他的心。

第二天睡醒，马灯发现自己躺在宾馆的大床上。他想起昨天宋玉把他送到酒店，然后离开了。凌晨好像有人来过，他有点记不清了。

点开手机，投诉二月春的那条视频不见了。

电话响了，合成音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吧。如果还有别的想法，建议你看看手机里的照片。”

点开照片，马灯和一个陌生女人躺在床上，肩膀裸露在外，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他联系宋玉。宋玉对此并不知情。直到两个月后，宋玉接受了他的表白。宋玉说她也没想到会和马灯好上。在跨年夜晚上，宋玉向他坦白，二月春托关系找到她，希望可以请他喝一杯酒，其他的他们会处理。他们特意声明不会做违法的事。

“发生什么了吗？”宋玉想知道。

“没什么。”

宋玉联系中间人。对方让她和马灯放心，说那些照片是AI合成的。对方特别强调犯法的事情他们肯定不干。

这天马灯送外卖，有人拦下他，说给他一百，能不能带对方去一家他认为干净的店。马灯把对方领到木兰面馆。这家面馆开业没多久，但真心干净，从外面就能看到厨房里的一举一动。面馆离九龙壁不远，因为相对昂贵的价格一直被称为平城刀削面中的爱马仕。

这条视频成为马灯的第一条原创爆款视频。木兰面馆也很快成为外地人来平城旅游时必打卡的地方。虽然价格小贵，但面的品质的确可以，这是几乎所有人一致的观点。

马灯不送外卖了，以前的外卖服给了小胖，他又买了一套新的。如今只有拍短视频时，他才会穿上外卖服。

马灯和宋玉好了两个月又选择了和平分手。马灯喜欢拍一些赚钱的视频，宋玉认

为真实最重要，不能拍剧本。她让马灯继续送外卖，同时分享一些真实的好店铺，而不是单纯的摆拍。

春节前，马灯回家买了一车的东西，并在年后送给了来家里的亲戚们。母亲感慨上次家里来这么多人还是她结婚时。每天来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有的人连马灯父母都不认识。

这天平台反馈他的某条视频因涉嫌虚假宣传被下架了。

马灯和母亲说想去以前的村里看一看。

旧村离新村不远，开车半个小时。天分外蓝，马灯推开老家大门，下房完全塌陷，上房耳窑的屋顶破了个洞。他把躺在地上的木梯抬起，放在房檐上，木梯吱呀呻吟。马灯踩上房檐时，一块青瓦“咔嚓”裂开。

马灯再次站上屋顶，豪迈之情油然而生。为了保险，他坐在房檐边冲远方大喊了几嗓子，没有人回应。他迎风抽着烟，哼着歌，没想到不小心脚下的梯子被一脚蹬掉了。

梯子坠地的瞬间，马灯忽然笑了。他曾以为爬上流量之巅就能俯瞰众生，如今他却像这破屋顶上的瓦片——看似高高在上，实则一踩就碎。

怎么才能下去？他想来想去，高价点了一份外卖。手机快没电了，他爬到东墙边焦急地等待，希望那个穿黄衣服的人快来救他。

责任编辑：范 晴

无可慰藉

◎王宁婧



插图 / 李珩

兄弟二人在八仙桌前站着比划时，我的目光兀自飘荡到墙上——一幅山景画里去。山与云与树与亭间，了无勾连，各有游离之态。如同门前浅近溪流里曳尾的小鱼，透明地擦身过去，就此四散开，不知所踪。我吮吸手指。甲片坚硬，像画上山岩般青黛而有欲拔之势，我以为自己在吃那座山峰，而它则以同等的安静与张力回应我的猜想。灰尘附着于画外的玻璃，半块日光让那一片毛茸茸的。现在我已不再专注于画，而将全部心灵都扑在那块玻璃上。我将它视为自己的同类，我们一起弓起身子，等待掸落满身金黄的灰尘。兄弟们此时已低声谈完，转过来看着我。他们静悄悄的，似乎我与画一样，是可供观赏数百年的事物。午后令人晕眩，我不满足于吮吸，已经将整只手塞到嘴里啃噬，搅动。在自己的肉体内部，我终于找到了安放它的地方。手指与喉咙达成了精密的咬合，而我是一条吞没自己的衔尾蛇。好像过了一百年或更久，画仍在原处静立，它并非平常茅弯寨人家悬挂的横幅山水，而是一张竖长如蛇腹的挂画，山从底部绵延向上堆叠，庭院则连缀其中，细如米粒。我最后咬痛了自己，放声大哭起来，画晃动着，视线里满片模糊。

兄弟二人疾走过来，其中一个是我爸爸。他蹲下身来，把我的手从嘴里抽走，轻拍我的后背。这栋房屋的两张窗子都是钴蓝色，日光已经褪去，房内落入黯淡的幽蓝之中，画也暗沉了。这次谈话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三个月后在这栋看似静默的房屋中举办的婚礼。

那年我刚满一岁半，正从婴儿过渡为幼儿。我阿姨的腹部，彼时已隆起如我自得以孕育便被环抱的母亲山脉。她包裹在婚纱里时，正像一块粉色蛋糕，被簇拥于假花、水钻之中。后来，那几束假花陪伴了我和那还未出生孩子的游戏许多年。每一片花瓣都含了厚厚的粉尘，摸起来手指发痒，叶片泛起葱白。它和同样附着粉尘、仰卧在钴蓝色堂屋的婚纱照一起，是这次盛大婚礼的历史遗存。当时懵懂无知的我显然不再能够记忆这场婚礼的任何细节，因此全部的婚礼记忆碎片，都来源于我与那当时仍被幸福包裹于婚纱中的波波，在多年后过家家时的一再重演。而波波伸出蹙起弯折的手指，指上一连排深红甲片，涂过凤仙花的指尖细细长长。在阳光下，她用它们捻住、端详自己的一根长头发。至于我，时至十二岁仍未改掉啃咬

手指的习惯，在我被削得圆而短的指甲上涂的是黄连。每当我把手安然伸进嘴里时，苦涩与柔软就会蔓延在舌尖，有如中毒一般令人感到沉醉。八仙桌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我们的游戏场。跪坐在条凳上，拉上窗帘，太阳只能在夹缝中找到我们。

“姐，你会死得比我快，谁叫你生得比我早呢。”长到了十一岁的波波语出惊人。我正一个一个拆开她层层叠叠的俄罗斯套娃，那鲜明的色彩和扁圆形的脸躺在空洞的躯壳深处。这句话似乎是对我无礼行为的回击。“人什么时候死和什么时候出生没关系。”我冷静地说。我的目光越过套娃，落在八仙桌表面玻璃里垫着的照片上。那些照片里的脸挤压在一起，有一张是我们的第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拍摄于婚礼第二年正月，取景地就在这座房子外面。我站在最中间，刚刚高过后面大人的膝盖，右侧站着我妈妈，她笑得灿烂，眼睛眯起来，露出一处发黑的牙齿。左侧站着已经不再像蛋糕般梦幻的阿姨，她平常地半歪着肩膀，心不在焉地将眼睛透过镜头，注视不可知的远处，怀里枕着一个皱巴巴的婴儿。我爸爸和我叔叔以相似的忧郁盯着镜头，分立于两侧。他们的个头都很小，像四个拇指般笨拙、圆润。前景的水泥路上寥落地分散着湿透了的爆竹红碎屑，两个烟头。第二张照片要扭过身子去看。它静置在玻璃下方，却有种穿透纸背的生命力，仿佛正沿被挤压的玻璃内侧向外爬行，那张照片里仍有四个浑圆的拇指，底下两个缠在夹袄里，并未面向镜头的扁圆状孩子就是我和波波。

波波比我晚出生一年，个头却比我高。在画面正中，我们二人如两只弓弩般张着，双手相抵，怒目对视。背景里，那座乡村常

见的二层小房子与婚礼时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仍旧如停驻的水鸟般静立。二楼的钴蓝色玻璃后掩映着色彩艳丽的窗帘，上面印满重复性的鸳鸯与百合图案，题字是“同心永结”。我和波波一直期待有一天大人们能同意我们把窗帘解下来，长长地披在身后。只有春联换了新的，旧春联没被撕去的一角没有被藏掖起来，已经泛白。大人们笑得仍是各有特质，眼神都有着散漫的离心感。只有我们的对视如此炽烈而焦灼，好像下一秒就要吃掉对方。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发生在我九岁那年，我和波波为了争抢照片正中的位置大打出手。在房子前面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上，我们揪住对方的头发和夹袄，扭在一起，最终滚在地上，顺着缓坡一直滚落到门前的河沟里，掉进那条快要枯竭的小溪。这场事故使我摔掉一颗本已摇摇欲坠的牙齿。沾血的牙被清洗干净，小心包好，装进我床头的小匣子。溪水浸入棉袄，身体和头脑一起沉重下坠，唯一不被忘记的是我与波波在僵持中死死抓住的对方的肩膀和手心。我凝视照片，如同再度踏入溪水之中，那阵想象中的冰凉，使我无意识地将手指再度放入口中衔住。

我还是如此容易被凝固不动的事物吸引，无论照片抑或画作。我在黏稠的永恒里仰泳，遗忘了波波话语中的攻击意识。她发觉了这一点，扳过我的头来，说：“我们来演白蛇传。”我如梦初醒，才听见闭锁的房门后面大人偶尔变作呜咽的絮语。我回想起这天清晨，我父母挟着我钻进汽车，一路奔波登门来到她家，一进门，她奶奶迎上来就开始抽泣。波波从她奶奶干瘪细瘦的胳膊下面钻出来，我用眼神示意她，在她奶奶踉跄着走向我惊愕的父母之际，我们像小鱼一样匍

匍着钻到八仙桌底下偷笑。随后他们走进里屋，锁上房门，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话来。那些压低了声音的话语如同十年来悬挂在堂屋的山景画，在房子里投射浅显的阴影，分辨不清。过了一会儿，波波的父母也从楼梯上走下来，敲了门走进里屋，反锁房门。他们的话语便又如春蚕吐丝般响起来。

而波波与我似乎被遗忘在孤独的堂屋里。我们从桌子下钻出来，开始重复每回我来到她家都会玩的扮演游戏。听到波波的提议，我说：“既然要演，我们就应该上楼，把门锁起来，让他们不知道。”波波同意。于是我们放弃了八仙桌，从条凳上滑落下来。上楼前，我仔细看了一眼山景画。十多年来，每当我造访这座房子，都能感受到山景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今它也有即将老去的预兆，边角泛黄，纸张上透出细小的水痕。重叠的山峰仍旧神秘，我想起以前玩过的电脑游戏，我们小心地踩上冰凉的石质楼梯，走向房子更为幽深的地方。波波将房门打开一个狭角，让我钻进去，随后为房门上锁。她的房间有三个锁，她一一旋转，确保楼下窃窃私语的他们不会突然打扰我们。

波波的房间里还有电脑可玩。我们以前在这台电脑里玩大鱼吃小鱼，贪吃蛇，两个人爬上一张椅子，抢夺左边的键位。在电脑前我们可以消磨整个下午。那时候阿姨偶尔从门口漫不经心地掠过。她穿着一条高贵的睡裙，和整座昏暗的房子一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她从不管我们玩游戏的事，在这里，我们经常玩得昏天黑地，忘乎所以。但今天波波不打算用电脑玩游戏。她跳到床上，打开电脑放音乐。门外的世界与我们无关又有关。我忍不住想知道门外发生着什么。想起她奶奶发皱的脸。谁知道呢。

波波把电脑里的音乐声调到最大，我们听《千年等一回》，她调派我演许仙，她则演白娘子。今天，我和波波都穿了小女孩中流行的那种连衣纱裙，我们总是比较谁的裙子更好看。波波曾带着我在她们镇子的流动市集里钻来钻去，从雨棚中的衣服堆里寻找我们都梦想的裙子。但从来没有哪条裙子的裙摆能长到遮住脚踝，实在令人遗憾。我们都想穿上那种一直拖到地上的裙子。唯一能实现这种想象的就是床单，于是床单成为我们扮演游戏中最梦幻的部分。波波从衣柜里翻出好几床被子、床单，拿到身上比划。她很快跳到床上，像蝙蝠一样用双臂张开被单，滑翔到跪坐在床上的我面前，用橘黄色被子盖住了我们。我们陷入昏黄的扭打之中。

过了一会儿，波波躺在床单的罗网中说：“姐你太傻了，你演得根本不像。”

“像什么？”

“许仙和白娘子谈恋爱。你什么都不懂。”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之后我有点艰涩地开口：“那过会儿我就走了，回家。”

“你爸妈为什么还不走，嗯？”

“你以为我想留在这里？”我说，“纯粹因为他们在这里闲扯。”

我仰面朝天躺着，任被单像山丘一样在我脸上起伏，遮挡视线。我回想起波波刚才关于死的荒诞论调，既感到可笑，又隐隐害怕万一是真的。这思考将我引入对九岁时与波波滚落沟底殊死决斗的记忆。

“那你觉得他们到底在干吗？”

“不知道。你觉得呢？”

我并未等待她的回答。我的神思在房顶上安坐。窗帘微微张起，变换着透过光线的

角度。灰尘在漫游。我伸出手试图捕获它们。床前的衣柜一侧延伸出柜板。柜板上摆放婚纱照。坚实的相片上，波波还蜷缩在幸福画面纵深处不可见的腹部，她妈妈的一只手落在肚子上，轻柔地抚摸纱裙。在这相片旁边，用姓名贴粘着边角蜷起的一张纸。纸上，颗粒状的群山拥挤着，点与线与面揉作一团。蜡笔模拟的是山峦所内含的无数层流沙般的记忆。波波从来都没有去过茅弯寨——她爸爸出生的地方，也几乎没见过我们共同的奶奶。她有自己奶奶和自己对群山的记忆。而我笔下的茅弯寨在形变中波浪一样涌起，红的绿的蓝的颗粒彼此依附着。画面前景，则安然区隔于云遮雾罩与惊涛骇浪，是两个天外来客般的脑袋，安在四轮车一样僵直的身体上。那是我和波波。个子稍高的波波手心里攥着红绳，绳子牵着一同样像四轮车的黄狗。落款是我写的。与堂屋悬挂的山景画中那种显而易见的疏离不同，这幅彩绘有着令人身心发胀的甜腻感，像是我们脸贴着脸，要把头脑挤到一起。

“我怎么知道？反正肯定是关于那个人的事。”

不知为何，我们都对“那个人”是谁心领神会。

我沿着直觉追问：“他怎么了？”

“他是坏人。他不配当我爸爸。以后我和他没有关系了。我妈妈说要给我改姓。”

我想，这么说，以后我就是波波的敌人了？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踏足这间自那场婚礼以来就变得梦幻的房子。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她是否还有机会去看看茅弯寨？那张画纸上，波波牵着的黄狗是一条虚构之狗，那方正的形象源于我描述中喜欢卧在茅弯寨老房子灶台里的一条流浪土狗。到

了冬天准备生火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铲子把它从灶深处的炭灰里挖出来。我厌恶此刻心里生出的那些隐隐预感，便将注意力落在那条老狗遥远的呜咽中。灶台上方，一张半透明灶王绘像半角已经脱胶了。狗会伸出温热的嘴筒，在你手上呼气。

“那我们呢？以后我和你也没有关系喽？”我说出的每个字都在舌头里打结，它们颤巍巍的。

她想了一下。

“看情况吧。我可以只原谅你一个人。我们还可以当朋友。”

我是不是应该感到荣幸呢？

在这个想法游走的片刻，我仿佛感受到我们脚下，她奶奶还在像老鸦一样嘶哑地边哭边说。然而实际上，整座房子连一点点轻细的人声都听不到。香樟树摇动着。

“可是这样的话，以后我就不能来你家玩了，你家和我家是仇人喽。”

“等我长大了，可以偷偷来找你。”

“你爸爸到底干什么了？”

我思考起我们长大的样子。在我看来，长大意味着像柚子树般，身上缀满了各种东西。时髦的衣服，鞋子，首饰，还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能他拿了好多钱。我跟你讲，他以前也干过很多坏事情。有一天，我妈妈他们工厂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说她无家可归，很可怜，能不能给她一份工作呢？然后他们就让她一起干活。”

波波已经坐起来。她像古人一样盘着腿，伸出手把我也拉起来。从身后的柜板上她拿起几袋零食，放在我们中间。我们相对看着彼此，好像这是一场大人的谈话。我想起这座房子门口有一口波涛荡漾的池塘。还没有禁止放爆竹的时候，波波会点炮仗扔进

池塘里，听那一声爆裂：“嘭！”我总是捂住耳朵。波波和她邻居家那个上幼儿园的小男孩就会笑话我还没长大。

“可是她没有家可以住。她说，我可以住你们家吗？她没有安全感。于是他们三个躺在一张床上。”

“那太坏了。”我言不由衷，心不在焉，想象着三个大人不知怀着何种心情躺在一起的画面，却暗自觉得有些好玩。

“还有更坏的。我妈妈是被逼着嫁给我爸爸的。”她压低声音说。

“你怎么知道呢？”我问。

“因为她怀孕了。他说，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就跳楼。”

“他不会真的跳。”我说，“再说她也太傻了。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傻的人，别人一逼她就嫁给人家。”

她对我维护她爸爸非常不满。

“随便吧。”

“我又不是说你。”我从面前拿起一小袋薯片。

“反正以后你也见不到我了。”

“谁要见你了。我们不是断绝关系了吗？”

一阵短促的沉默。

“那你别吃我的零食。”她说。我感受到手上袋子被牵扯的力量，于是抬起头盯着她，我们的眼睛碰在一起，像上排牙齿抵住下排牙齿。细如游丝的痛觉。她的长指甲嵌进我的指腹，我也用力掐住她的指背。

正是这时她又注视着我，一字一顿说出那句话：“反正，你会死得比我快，谁叫你生得比我早呢。”我愣住，意识到这也许是她在缓慢生长中某天的惊人发现。从她还是婚纱中不存在之物的那天起，直到四肢伸展

开来的今天，她的身体和思想每时每刻都在逐渐发展成形。于是她一再计算着岁月与生死，又将这暧昧不明的真理套用在同样尚未清晰的现实中。而我则以未曾自觉的目光，见证着从无到有的一切。我回想起自己最近的死亡发现是前天午睡的一个梦境，在梦里一只蚊子将嘴刺进我的指尖，它不停向下，直到整个钻进我的指头里面。我一触及那个念头，就像那只蚊子一样钻进了不安的血肉之中。

不知何时我们都已松开抢夺袋子的手，薯片塑料包装袋落在地上。我一把揪住她的手臂，用笨拙的指尖掐紧，重复刚刚在堂屋里回应的话：“我说过了，人什么时候死和什么时候出生没关系。”这时，我暗暗希望楼下的大人们已经谈完了事情，走上来急促敲门解开困住我们的三道锁。我希望他们说，好了回家吧，下次再见，或者永远别见。然而一切并无结束的迹象，门外与门内都静悄悄的。我想哭。快掉的那颗牙在嘴里吊着，转了一个圈。它被牙龈系着的地方只剩下一根游丝。这个午后如此漫长，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了。

波波紧紧捏着我的脸，我也用同样的力度回敬她的手臂。我们专心地掐着对方，眼睛里只剩下在此刻赢过彼此的渴望。我们渴望惩罚对方和对方背后无形却威力强大的死亡理论。时间近乎于静止。在绵长的痛觉中，我松开掐紧的手，翻身跑下床，从上至下转开房门的三道锁。波波的目光在身后炙烤着我的一小块后背。我一秒都不愿意浪费了，在门打开的刹那，就从缝里挤了出去，用尽全身最大的力气拖拽房门，使它“砰”地一声关上。黄铜色木门脆得像一片秋天失去水分的落叶，空心的门，无法起到真实的

隔绝作用。我感到波波的目光仍洒在后背，但我已经无暇顾及。从黑暗的楼道向下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与我对视。那是波波的小黑狗。不知何时，它从为它划定的房子门口的狗窝里悄然跑进了房子里，半颗脑袋已经伸到楼道边沿，正以婴儿式的好奇探寻着这里的情况。也许它期待波波从走廊上出现，告诉它此刻这座房子里发生着什么。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楼下里屋的房门依旧紧闭。一，二，三，我听见身侧传来波波房间门上锁三道的清脆声响。两堵门将我和这条正仔细舔舐自己的黑狗一起，隔绝在这寂静的楼梯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构成了生活的全部。一直以来，我都生活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世界里。我身体里有一阵隐秘的、战栗着的期待，渴望和波波再打一架。我们最好掐着、咬着，从楼梯上滚到楼梯下，怀着一定要赢过对方的决心，轰隆一声落在山景画前。疏离的山景画，暧昧的山景画，忧郁的山景画，漠然的山景画。我走下楼道，站在画面前，看着云雾间那些超越的群山，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同伸出的峰尖一样摇摇欲坠又失落的感觉。突然之间，传来门锁的声响。只有一声，不是楼上，而是面前。里屋的门猝然打开，我的爸爸、妈妈，波波的爸爸、妈妈、奶奶，这群人若无其事地鱼贯而出。我的眼睛与妈妈的眼睛对在一起。怎么了？她好像在说——也可能没有说。我将手指伸到嘴里，掏出掉下来的那颗带血的牙齿。

“掉牙了。”我说。

“你怎么像是要哭了。发生什么啦？你们打架了？”

我没有回答，她不再追问。我们一起怀着如此古怪的严肃之情，穿过午后的堂屋，

毫无留恋地最后一次走出去。狗在我的脚蹀间急切穿梭着，我挺起后背，暗自想象着上锁三道的房间里可能存在的目光。也许没有。世界依然安静得出奇。那场婚礼留下的余绪如此灿烂，以至于假花中开放最明亮的一束，依然高昂着饱满的几个花朵，立在门口的鞋架上。狗穿越我们，最先跳过低矮的门框，钻进旧衣服做成的窝里，幸福地缩成一团。大人们礼貌地送客，寒暄，直到走进室外无比刺眼的阳光之中。夏天，门前的水塘涨了起来，水漫过洗衣服用的石头，在快齐平水泥路的地方荡漾绿色的波澜。大树的几枝伸进水里，水蚊子在塘上跳跃。这水塘里埋葬过无数炮仗。我看着不见底的幽绿池水，有种奇异的错觉——只要喝上一口这塘里的水，人就会马上从此世消失。我的脸记忆性地疼痛起来，波波留给我的最后感受终于缓缓地流泻一地，这一阵疼痛很快就会不见，像掉在地上的枯叶，难以被一一历数和挽回。

在路上，我酝酿着询问的时机，终于在走过一个拐弯处时艰难地开口问，妈妈，你们刚到底说了什么？我的语气尽可能轻快，仿佛我们只是在进行一场随意的闲谈。午后的乡村大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天空澄澈如幻景，从柏油路侧面的角落里伸出长长短短的野草。我感到自己的心如蛇一样涌动着。妈妈想了一想。她半片发黑的牙齿露出来，似乎向我提醒着现实并不尽善尽美的种种缺憾之处。她回答，没什么。那好吧，我这么想着，更专注地踢脚下那颗石子，开始想回家路上经过那家超市时能不能买草莓牛奶。

回家的路颠簸而漫长。暮色四合之际，车缓缓启动，行驶在绿得沉暗的稻禾中，引起一阵家犬的吠叫。随后是更多的吠叫。我

转过头去，从车后窗看到村子里的狗们逐渐聚集，正对汽车穷追不舍。几户人家的院落里拖曳着脚步声，从栅栏内探出人们疑虑的目光。这里似乎极少接待陌生人。多年以后，我在学校里见到过一次波波，她报了体育特长生，在大雾弥漫的操场上用瘦长的手臂掷铅球。那时我就是用这样迟疑而羞怯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又从操场边苍苍的松柏下面匆匆走去了。我把牙齿捧在手心小声哭泣，我爸则坐在副驾上絮絮叨叨起来，我再给你讲讲瓦戈巴的故事吧。在我小的时候，茅弯寨上还有老虎呢。我就差点被老虎吃掉。人换牙的时候，就是会看到很多奇迹，等你换完牙齿，就再也看不到了。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我们以后不来这里了，还是回茅弯寨过年去，那里热闹。我说，那是假的，你老是骗我，我再也不会上当了。他不说话了。我眼前浮现出自己十岁以前怎么都不愿意洗头的记忆——从小学一年级某天开始，我爸妈每回都会编出一个新的洗头方法来诱骗我，将我的头按到水池里去。有时是“俄罗斯式”，有时是丹麦，芬兰，津巴布韦，复活节岛。后来，我只是为了每回都能听到新国家的名字，而翘首盼望着洗头的时刻。我把头浸在水里，想象自己是座触角四散的岛

屿。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每种洗头方式实际上都没什么区别，所谓名字只是偶然附着在事物上的金色灰尘。由此我渐渐识破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谎言。随后的日子，谎言一个一个接踵而至，而对于其中大部分，我还未能习得那种轻巧接住的能力。

我坐在车上，身体随着颠簸而晃动。面对半真半假、忽明忽暗的现实，我卡住了，无法思考。于是我又将涂成黄色的手指伸进嘴里，在接触柔软指头的刹那，我的咽喉终于感受那阵熟悉而安定的苦涩。我吮吸起来。

王宁婧，2005年生，江苏金坛人，现居南京。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第十五届江苏文学院签约作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大三在读学生。曾获第二、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少年创作奖，第七届北大培文杯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全国总决赛特等奖。小说见于《雨花》《江南》《长江文艺·好小说》《山东文学》《少年文艺》等刊。

责任编辑：范 晴

竺可桢

◎ 赵柏田

一、光之初

竺可桢的家乡“上虞”，殷商甲骨文中就能见其名。传说中，舜就是躬耕此地的一个农夫，因德行高尚，吸引来“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帝尧妻以二女，把天下都禅让给了他。

天台山、四明山余脉向北披垂，至此已降为丘陵，再往北，就要没入杭州湾的波涛之下。千顷绿野之间，那东西横亘的运河与官道，则连接起杭州和宁波。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竺可桢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他的童年时，肯定还听说过孝女曹娥投江祭父的道德故事，听说过大禹治水会天下诸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始皇帝东巡祭禹这些激动人心的传说。

这方青山绿水，处于越中之心脏，有史以来即是“文教之藪”。东晋时栖游其间的嵇康、谢灵运、谢安、王羲之，唤醒了唐宋人对这个山水国度的向往。再经明清的倪元璐、章学诚，至近现代的白马湖诸贤，文学、历史和道德节义交相映发，可证这块土地斯文有续。

这个海边平原衍射出的无数道文明之光中，有一道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弥久的求是、崇实之光。它最初在东汉王充的八十五篇《论衡》里闪耀。在充斥讖纬迷信的中古时代，王充这样展示他的认识论要义：要破除“虚妄之语”，发见“实事”，树立起判断“真伪”的标准：“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

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①

这是与究天人之际的儒家学者全然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法。无神论者王充通过对虚实、真伪的辨析，建构起了科学的方法论。两千年帝制中国，这个观看事物的视角一直是暗藏的，被小心地打扮成“格致之学”，附丽于道统的宽袍大袖下。到二十世纪初，它突然穿透黑暗，散射出灼灼光华。

这道科学之光，也落到了距王充一千多年后的同乡竺可桢身上。

二、家人父子

竺可桢的老家保驾山，是一个低地丘陵和水田交接的自然村落。村子周围水网纵横，从保驾山坐船向西三十里便到绍兴城；向东十余里，便到东关镇。这样发达的水运，操持半农半商的营生最合适不过。

竺可桢的父亲竺嘉祥，是同胞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二十岁那年，竺嘉祥与外村一个顾姓女子结了婚，不再满足于在保驾山刨地头，去东关镇开了一个米摊，计升量斗，以微薄的赢余维持一家生活。

尽管镇名为“关”，但迄无记载表明东关镇在军事攻防方面起过什么作用。此地西去绍兴旧城约二十公里，沿东晋时开掘的贺循运河可到省城杭州，过钱塘江西陵渡，沿京杭运河穿过江淮，可直达京津。往东、往北五公里即为著名的曹娥江，沿着运河延伸段和从绍兴东去宁波的官道，则可直抵东部

海滨。便利的交通使得东关镇成了绍兴东乡一个客商云集的商贸集散地。

东关镇人口约一两万，镇上生意最好的是米行和烛坊。大米是本地所产，日常饮啄必需；乡人婚丧嫁娶、求神礼佛，又离不了蜡烛，于是催生这两个行业在东关镇兴旺起来。当竺嘉祥来到东关镇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白花花的大米和升腾的烛烟，正浮载着小镇做着农业时代最后的残梦。

竺嘉祥颇有商业头脑，开了几年米摊后，熟悉了米市行情，手头又有了些积蓄，便在镇西的米市街西头开了一家米行，又和好友、一个何姓米行老板合伙开了一家蜡烛坊。

生意起来后，竺嘉祥正式在镇子上安家了。他倾其所有，花了一千元钱，在东关镇西大木桥头建起一栋新屋。新屋在米市街小河北岸，面临市河，坐南朝北，为一偏院式住宅。两层楼，大门北开。整个宅子共有新楼正屋上下四间，东侧楼房上下六间，平房三间，占地四分一厘，镇上人把这座宅子叫作“竺家台门”。竺可桢就出生在新楼正房楼上。他是这个米粮商人之家的老六，他们的第三个儿子。

大约 1876 年，竺嘉祥还是保驾山的一个青年农民时，竺家生下了大儿子竺可材。约两年后，生下二儿子竺可谦。到 1890 年竺可桢出生时，他的前面除了两个哥哥，还有三个姐姐。八口之家的饮食、穿衣、用度，亏得主妇一双巧手操持，倒也安排得舒舒齐

齐。

竺可桢的母亲顾氏，是浙东乡间一个寻常农妇，本名顾金娘。据见过她的竺家亲戚讲，顾金娘个儿不高，裹过脚，走路一摇一摇，但行动利落，一看就是个爽利人。镇上人的印象中，她是个爱整洁的人，梳得光光的发髻贴在后脑勺上，青哗叽面的小鞋尖尖的，不沾一丝灰，出客穿的蓝布旗袍浆洗得很整洁。

接二连三生育，她身体里的那股子劲慢慢泄了。“生下阿熊后，我这手和脚就没有以前那样的有力气了。”跟左邻右舍的媳妇们聊天时，她会这样说，像在怨自己无能。

在竺可桢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是一个“不识字而相信念经拜佛的虔诚女子”。越地民间佛风炽盛，像顾金娘这样的女子，内则忧心于儿女们成长过程中的头痛脑热，外则牵挂着丈夫的生意起落，她们精神力量的一点支持，早早就托付给了神与佛。她相信只要勤俭持家、自奉简薄，佛就会许她一个善果。而这样一种简静、善良的性格，对童年时期的竺可桢也起着一种身教的作用。

竺可桢三兄弟的名字比世系表上的先祖们来得复杂。可以看出，这个通过商业缓慢积累财富的家庭正努力让他们的后代受到更多的教育。大哥竺可材，字承祖，又名绍甲，小名阿甲。二哥竺可谦，字明祖，又名绍贤，小名阿贤。竺可桢，字烈祖，又名绍荣。绍荣二字用绍兴话念白，听着像“兆熊”，所以他还有一个小名，叫阿熊。

三、种子和墨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东关镇竺家有一件喜事降临，长子竺可材在县试中成绩优等，补了廪生，成了俗称的“秀才”。那一

届县试，整个东关镇只出了两名秀才，考第一的是长塘的马一浮（那时叫马福田），竺可材考了第五。周树人弟兄也参加了这年的县试，成绩都不理想，周树人考了三金第三十七名，周作人考了十金第三十四名。

开始有人叫竺嘉祥老爷，叫顾氏夫人了。好日子似乎在向这个小康之家招手了。

小儿子出生后，夫妻俩寄希望于他将来读书成材，取名“可桢”，即有此寄意。桢，是浙东乡间筑墙时立于两边的木柱，作为两端的支撑，引申义为支柱，这也是王充《论衡》里说过的，“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桢干也”。木秀可桢，贫贱之家而有此厚望，也有赖斯文教化。

这个孩子打小表现出的聪明劲也的确让父母欣喜。才三岁，父亲让他骑在肩上，带着他到镇上走亲访友，一路上点着各家店铺招牌上的字，他竟大多能记住。回到家，看着哥哥们念书，他也爬上凳子，缠着他们问这问那。父亲看这情形，干脆叫大儿子买来书本纸笔，教他读书写字。街坊邻舍都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吃“远门饭”的。

每年正月、清明、中元节，竺嘉祥夫妇都要带着孩子们回保驾山上坟祭祖，串亲访友。竺可桢一辈，各房的堂兄弟们加起来十六人，年龄最小的竺可桢最受堂兄们喜欢。他一来，堂兄们就陪他各处玩耍，上山摘野果，下水塘捉鱼、抓泥鳅。这男孩平素住在镇里，上头又有两位兄长管束着，一吹着乡野的风，这里便成了他的天下。

这样回乡几次后，他就察觉到每次景物都有变化。比如去的同一个山坡，树上的花有的开得早，有的开得迟；前一次去时叫得挺欢的布谷鸟，下一次去时就不见了。问堂兄们，他们对他问出这样的问题都很惊奇，说从来就是这样的呀。还是大哥给他解

了惑，告诉他那都是因为节气的不同——燕子来去，布谷鸣叫，农人种田插秧，都是按着节气来的。于是他便留了个心，备好一个小本子，记下燕子飞来檐下的日子，记下溪边桃花开花的日子，记下田里稻子抽穗的日子。这几乎成了他坚持终生的习惯。

他童年的玩伴还有来自母系的表兄弟们。他们年龄相近，都是野外活动的狂热爱好分子。只要碰到一起，就一起在田野上奔跑追逐，在河汊里划船戏水。成年后的竺可桢有一副好水性，浙大西迁途中，他在宜山的龙江、遵义的溪流里都经常游泳，这副好水性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

1894年，竺可桢入学了。老师是大哥竺可材，学馆就设在竺家台门厢房的正屋。虚龄五岁的孩童，穿着蓝布长袍，黑色马褂，青缎子小帽顶上缀着一缕红缨，长长的辫子拖到背脊上，脚下是一双母亲新纳的白底青帮的新布鞋，一副小大人模样，和一帮蒙童一起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整整大他十四岁的竺可材，成了竺可桢心目中的偶像，不知不觉总在模仿。据家人回忆，那时候竺可桢的志向是成为长塘的马一浮那样的人，考第一。

竺可材每年都要去县城百官镇参加岁试、科试和冬月考试，还要参加县里的集训，听教官讲刑名、钱谷律条。他们这些初有功名的乡村知识分子，都要从各州县的幕宾、即俗称的师爷做起。绍兴历史上有名的汪辉祖、李慈铭等人，都是以游幕知名的文人。

后来竺可材去湖北当师爷，竺家便去离东关十五里远的道墟镇的长湊请来章景臣先生，又名章镜尘的，来家中执教。书馆仍设在竺家台门，从厢房搬到了小天井南，一间十几平米的南屋。弟子比以前还多了几个，多数是米市街子弟。

这章镜尘先生，1866年生人，进学比马一浮、竺可材他们都早。章先生家原先是颇有些家财的，他父亲收藏的字画可摆满四个小书房，不知何故后来竟衰落了下來。章先生是历史学家章学诚的本家，只是平生不得志，隐在私塾里做个穷教书的，带着独子过活。他曾自撰一联抒其心志，“出水莲花无尘染，入山泉水似镜清”，与他交情匪浅的于右任，曾手书此联刻于道墟镇庙楼柱上。

据到过他屋子的人说，章先生的床，都是用酒坛支起来的，屋里除了几架藏书，别无长物。他祖上留给他的一些字画，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大概都换了酒喝掉了。章先生从道墟来到东关镇教书，好在有竺可桢这样出挑的弟子，也能让他感到一丝欣慰。老师钟爱得意门生，有甚于父母钟爱孩子。

《诗》《书》《易》《礼》《春秋》这些深奥的书，章先生都能讲得明白，其中的典故，他总能衍生出一个个故事来。章先生讲读诗文之余，还会讲一些绍兴历代名人立身为学的故事，王充、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这些历代俊彦的名字，就这样早早地在竺可桢心中着了床。中国的传统文化原就如同一滴墨，会在幼小的心里渲染开来，亦如一颗种子，以后遇着合适的气候和土壤，都会萌发。

四、新式学堂

戊戌变法期间，一班短暂掌握了中央权力的新进人物有意改革学制，向各省颁出一道旨意，要求迅即开办新式中小学堂。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对新政多有纠正和废除。新式学堂的事却如大江开闸，想禁也禁不了的。绍兴是个开化之地，到1899年春，东关镇上也有了新式学堂。

镇上新学堂名叫“毓菁”，办在镇华寺

藏经楼的位置。说起这个天华寺，在东关镇也是大大有名，是明朝嘉靖初年一个叫夏三木的和尚云游归来后所建茅蓬扩建而成。改寺为校后，寺院还主动拨出八十亩地给学堂。所以这学堂，镇上人又叫作天华寺小学。

这时候，竺嘉祥在米市街的生意却衰落了下來，米行的店面缩小了一半，与人合股的烛坊也到了要开不下去的地步。竺家不得不把台门抵押，维持米行生意。章先生被聘去了新学堂，不久，竺可桢也从湖北回来，入学堂做了一名教员。

这一年，竺可桢十岁。

1899年秋，竺可桢和一百余名同学一起成了“毓菁”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新学堂实行分班制教育。年岁大的先生如章镜尘、章纪泽、孙肖山等，都是东关和道墟一带的名士，学问好，人也各有所癖。年轻的老师如姚小谷、谢景荪等，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思想，给十几岁的孩子上课时，会讲《浙江潮》，讲国家前途，还把对清廷的不满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新学堂按照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设置课程，“中学”内容对竺可桢来说已是驾轻就熟。“西学”包括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生物等各种新知识，所占比重虽小，却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知识的窗口。他每天清晨五点钟起床，独自在天井西端读书，待别家的孩子吃罢早饭来喊他一起上学时，他往往已能背诵一篇课文了。

这样一个优等生的人设，使竺可桢在学堂里很受欢迎。有同学还会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性格内向的竺可桢很少接受邀请。但只要有机会接近乡野、接近大自然，他总是不会轻易放过。同桌何有贵是长塘何家楼人，据何同学说，他家后山有许多鸟，捉白头翁就像捉麻雀一样容易。于是趁着放寒假竺可

桢有了一次兴兴头头的长塘之行。何同学家还有一只用来装货和短途旅行的乌篷船，两个孩子划着船，行过了一村又一村。

竺可桢入读“毓菁”第二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逼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笔赔款，等于每个中国老百姓被摊到罚没白银一两，连数字都带有国耻色彩。一日，姚小谷老师讲杜甫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问学生何者为苦，何者为甜，让用苦甜二字造句。叫到竺可桢时，他站起来一脸严肃地答道：“丧权辱国最苦，国家富强最甜。”

这话出诸一个十一岁的小镇少年之口总觉得过于老成，但家庭的困顿，父亲生意的不景气，也适足以让他初晓人世间的艰难。

某次，竺可桢读周敦颐的《爱莲说》，说出心中一个想法：古人写文章，真的好像看见了今天的世道一样，爱牡丹的多，爱莲的少。我不仅要爱莲花，更要爱莲的根藕。这话让章先生惊奇，也更加确信，这孩子终非池中物。于是这般点拨：“藕虽然埋在污泥中，但它能将自己的全部营养贡献出来，使莲花亭亭净植，不被烂泥污染，而且藕本身是洁白的，你正应该学藕的纯洁坚贞。”这番话，成了他的号“藕舫”的由来。

五、欲成大器

经济下行期的严霜，让竺家愈加困窘了。竺家台门已典与别人，一家人搬到米行挤住。短短十余年间，米粮商人竺嘉祥从只有一家小米摊到拥有两家铺子，很快走到了又要全部失去它们的困顿之境。

但即便再困苦，竺嘉祥也要节衣省食让小儿子读完书。至于毕业后的去处，已经有

亲戚建议让竺可桢去学生意。可竺可桢表示自己不想从商。倒是他二哥竺可谦，一手算盘打得飞快，早几年已去上海学生意。

清廷这个泥足巨人在立宪与革命的双声部中跛足前行，到竺可桢毕业前一年，亦即1904年，革命的声部渐渐压过了立宪的声部，革命党人在绍兴城里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光复会会长蔡元培鼓吹革命的演讲在了一批有改良倾向的教师中时常经发热烈讨论。还有传闻说，徐锡麟正在绍兴城里筹办大通学堂，以作革命的预备。章先生早就说，青年欲成大器，必得到外面求得新知识，他一次次动员优等生竺可桢去外面接受新的教育。竺嘉祥禁不住章先生一次次游说，就决定送小儿子去绍兴念书。

1905年春，十五岁的竺可桢离开东关镇来到绍兴城，成了东湖法政学堂的一名学生。法政学堂的前身，是绍兴东湖书院，地处乌门山，原系绍兴名士陶濬宣的别墅，也是绍兴城的一处名胜。校园周边的湖光山色，自非小镇上古庙改建成的毓菁学堂可比，对竺可桢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世界比原来大了不知多少倍。

一些令人激动和不安的消息从外面飞进校园。发布这些消息的《浙江潮》《新民丛报》《新小说》，是浮载新事物、新思想的一双双翅膀。《革命军》作者邹容死于上海狱中的消息，各地抵制美货的消息……江浙士绅们抗议美商造浙赣铁路的消息，都在校内暗暗流传，并引发热烈讨论。官府觉察到思想自由流传的危险，查禁了这些书刊。但这并不妨碍同学中的一些胆大者继续偷偷阅读，比如邵元冲。邵元冲字翼如，也是绍兴人，与竺可桢同岁小两个月，据说祖上可以追溯到北宋理学家邵康节先生。邵元冲读书过目不忘，人又老成，竺可桢和同学都唤

他绰号“小老头”。日后，邵、竺成了连襟，分别娶了湖湘名绅张伯纯的女儿张君默和张侠魂。

毓菁学堂开设的“西学”课程，曾向竺可桢短暂地开启一扇科学之门，来到东湖法政学堂，这些自然、科学和博物方面的课都没有了，增加了许多法律方面的课目，因这学堂是要培养法官和律师人才的。竺可桢自觉能言善辩并非自己强项，许多法政方面的课目又兴味索然，生出了转学去上海的念头，也不与人商量，趁着学校放暑假，就将衣物、铺盖和书籍全都带回了东关镇。

三十多年后，1948年2月，竺可桢从杭州出发，特意去看了东关镇的米市街和读过半年书的东湖法政学堂。那时，辗转西南数千里的浙江大学复员回到杭州已经一年有余，章镜尘、邵元冲等师友也都作了古人，米市街已破败，当年一泓湖水旁气派非凡的东湖书院也已房屋倾颓，此次回乡不胜沧桑之感。此是后话不赘。

竺可桢新入学的是上海的澄衷学堂。这是宁波镇海籍五金商人叶澄衷沪上发迹后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原为教育宁波同乡子弟而设，后来规模逐渐扩大，蔡元培还代理过一任监督。但竺嘉祥此时手头窘迫，无力支付学费，正在犯难，章镜尘先生又送来一笔钱，竺嘉祥又约几个朋友拉了一个“会”，^②总算凑齐了升学费用。

去上海前，父母都希望竺可桢找个合意的小镇姑娘，先把婚结了。竺可桢不同意，他不能光是凭父母之命就接受一个陌生的姑娘。他说自己正想多见世面，多求学问，婚姻大事还是往后推推吧。可材的儿子竺士楷记述他的小叔是这样说的：“娘，我只怕功名不就，哪怕妻子没有。”其实那时候清廷已经取消科举制度，他是为了安慰母亲才这么说。

此时的澄衷学堂开办七年，学堂里有许多衣冠楚楚的富家子，还有一些是托关系转学进来的。比如胡适，原在沪上名流张焕纶先生开办的梅溪学堂上学，因澄衷学堂的总教习是他二哥的老同学，就转学到澄衷了。小镇少年竺可桢出现在这些家境优裕的同学面前，矮小的身量、一身简陋的土布衣裳、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使他显得很是另类，有时不免遭到嘲笑。

澄衷学堂中学部的课程比毓菁学堂要重得多，他不得不比其他同学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通过了第一学期的考试。天冷了，别的同学都有懒床的习惯，他在床边贴了一张纸，上书：醒来即起。不久，他的同学们发现，这个乡下小子思维敏捷，记性特别好，英语更是强项。他们还发现了他学英语背单词的秘密，他是把英语词典一页页撕下来背熟的。

那些攻击他的口音、衣着、家境的，他可以浑不当回事，但有一句恶毒的话却让他坐不住了。“像竺可桢那样，一定活不到二十岁。”说这话的是来自安徽绩溪、相貌堂堂的胡洪驊同学，西一斋的班长。

这个叫胡洪驊的同学的名字中的“驊”字，是一个很冷僻的字，本义是赤色的马。胡同学很不喜欢这个冷僻字，一直想改名。那时候流行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引得许多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之义纷纷改名，就在那一年，他改名胡适，表字适之。

胡同学的这句话刺激到竺可桢，也促使他下了一个决心：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不再是捧着书读，而是去操场上跑步、打球、做体操。平时到一个地方，他也不放弃远足、爬山的机会。这个习惯他保持了终生。日后，胡适解释道，当时是看到竺同学生活简朴又特别用功，怕他身体吃不消才这样说的。

此时的中国，正酝酿着大变动，因清廷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把立宪党人也都推到了革命的阵营中去，排清灭满几成天下共识。诡谲的政治云图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够搞明白的。日后，竺可桢承认：“我十五岁那年到上海进了澄衷学校，才知道有所谓革命和立宪的争论。”^③同时他还是梁启超《新民丛报》专栏文章的一个热心读者。

但世界真的变了。戾气竞相浮动，牺牲蔚成时尚。先有北京正阳门外革命党人吴樾谋刺出洋五大臣，再有徐锡麟在安庆带领警官学堂学生行刺巡抚恩铭。秋瑾在大通学堂举事不成被杀于古轩亭口一事，就发生在竺可桢入读澄衷学堂二年级时。这一来自家乡郡城的崭新血迹兀自让他心惊。同学们悄声议论着这些事，而校方派出的眼线，则把这些议论都报告了上去。

其实就在竺可桢来到上海之前几年，上海针对外国人的学潮已经此起彼伏。竺可桢对之都不甚热心。在他看来，中国被外国欺侮，主要还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不如外国，自己从一个小镇做题家到成为沪上名校的学生，正当趁年轻学会更多的科学和技术，以求将来中国之富强。

三年级时，他被同学们推为两个班长之一。这让他身不由己陷身一场学潮。事不算大，后果却十分严重。离毕业还有三个月，学生们要求撤换一名专事监视、打小报告的图画教员，推班长带领大家与校长交涉，校方不同意撤换，于是引发罢课。双方相持不下，直到期终，这班学生都没能毕业。

六、新视野

1908年暑假后，竺可桢考入复旦公学，算是复读。校长是翻译《天演论》的严几道

先生，教务长是学校创始人之一李登辉，学校还组织有一个环球中国学生会。

复旦公学七个班，竺可桢编在第四班，即丁班。据他回忆，“当时余同班有陈寅恪、钱智修（经宇）、曾昭权，余人已不能记忆”。同学都很尊重严先生，尤其喜爱其书法。严先生手书的布告贴出来没几天，总是不翼而飞，原来是被喜欢的同学拿去收藏了。可惜几个月后严复离开复旦公学，竺可桢没能得到他更多教诲。

竺可桢在复旦公学与陈寅恪不仅同班，而且同桌。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旦大学校史组曾在1908、1909两年的档案中，发现了陈寅恪和竺可桢的学习成绩记录。“陈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试成绩为94.2分，也是全校各班成绩的魁首，竺可桢是班上第四名，成绩为86.6分。”^④

他们的同窗之谊穿越了整个战争年代。1943年底，竺可桢从浙大临时所在地遵义赴重庆参加教育部会议，拜会昔日同窗陈寅恪。1957年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趁赴南方考察之际，专往中山大学探望老友。其时，陈寅恪正在目盲症的折磨下写作八十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

1908年冬，竺母去世，竺可桢接讯还乡。顾氏入殓后被送回保驾山村，家人把她安葬在她年轻时劳动的牛步山脚下的稻田旁。顾氏以勤俭持家、待人仁爱和浙东妇女特有的坚韧，维系着这个家庭在越来越艰难的时世里运转。竺可桢去上海求学所置办的布衣长衫和布鞋，都是母亲亲手裁制，对母亲的持久思念使他成年后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日常衣着。

办毕母丧，竺可桢坐船回上海继续学业，从东关先坐篷船到余姚，再换乘余姚到宁波的埠船，到宁波已是次日早晨。亲人去

世的锥心之痛，让他丧魂落魄，上岸时，旅客须沿船边只有一尺宽的边缘而行，他提着行李，冬日的早晨船沿结了霜，一不留神就从舷边滑落江中，水深没顶。幸亏他识水性，把随身带着的一把洋伞撑开，才没有沉下去。

一位锡箔厂的工人将他从水中捞起，并带他去厂子里烘干衣服，留宿一晚，次日早晨再换船去上海。后来他还和这个工人通过几次信。

亲人的逝去有似世界一角的崩坍，很长时间他都没有从母亲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再过一阵子，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学校设了灵堂，把学生们集中在一起磕头。一帮脑后垂着长辫的年轻人跪在地上，随着赞礼人的口令一叩首二叩首，有人如丧考妣号啕大哭，有人则憋不住偷偷笑出声来。竺可桢就在这时扑的笑出了声。和他紧挨在一起的梅光迪同学后来说，这是藕舫兄自母亲去世以来第一次笑呢。陈寅恪、钱智修等同学暗底下开玩笑说，二圣殡天治愈了竺君的丧亲之痛。

新视野已经在慢慢打开。这种变化，或许来自校内新课目、新知识的启迪，也来自校外发生的事件的触发。他参加了几次绍兴旅沪同乡会的集会，听蔡元培和杜亚泉的讲演。蔡、杜两先生都是绍兴人，蔡先生此时已经从一个相信炸弹救国的革命党人转身成为国民教育的鼓吹者，供职商务印书馆的杜亚泉先生则相信唯有科学可以救将来之中国。“科学救国”的念头，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竺可桢心头种下的。

最后把竺可桢从失亲之痛中拉出来的，是一件于他将来学业深有关系的大事：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兴办新式学校和派遣留学生。按照外务部

和学部共同拟订的《派遣留学生规程》，退款初四年，每年至少选派留美学生 100 名，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选派 50 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这一消息让竺可桢有一种发现外面世界通道的欣喜。复旦的学风比较松，很不利于留学考试竞争，于是他想要换一个北方的学校，离北京近，便于就近应考，还能学一些结结实实的真本事。他选的是唐山路矿学堂的土木工程专业。

1909 年春，竺可桢从上海坐船北上。他想好了，有机会考上，就出国学科学；考不上就努力学好专业，做一个工程师应该也会有不错的前景。

七、“甄别生”

唐山路矿学堂的前身，可追溯至 1896 年创立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庚子国变后，迁至唐山，是清廷为建筑北方铁路和开发北方矿产开办的一所高等学校，邮传部主管。竺可桢初到时，一百余间新校舍刚全部竣工。

学堂采用全英文教学，所聘用的数、理、化和土木工程的教员全系英籍。除了免交学杂费，还可以每月领到一笔生活津贴。后者对一个来自困顿之家的学生更是迫切之需。

洋教师不懂中文，点名时从不叫学生的姓名，而是叫学号。竺可桢的号数是 127。中式传统教育下长大的学生很不待见这种点名方式，以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让他们感觉“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据说有一次，点名到竺可桢时他故意不应，接着站起来用流利的英文责备这位老师不够绅士风度，搞得这位老师很是尴尬。这可能是来自特殊年代的一则杜撰，但这种点名方式他的确很不喜

欢，总觉得有一种“半殖民地教育的味道”。

这所北方学校里也闹学潮，竺可桢概不与闻。“我在学校非常用功，那时学校考试的成绩，每次要出榜的，我在唐山一年半，考了五次统是全班第一。那时我最热烈的希望是要出洋到欧美。”

学满一年，出国的机会就来了。1910 年 4 月 15 日，学部与外务部联合发布谕文，要各省总督、巡抚、学官、教习考送游学美国留学生。去年已经派出过一批了，今年是第二批。两批都是“甄别生”，即无须经过留美预备学校培训，经考试“甄别”合格后直接放洋。招考标准虽高，但无学历限制，唯考试科目繁多。

游学美国学生在英文中对应的词为 Indemnity Students，直译成中文就是“赔款学生”，有人非议这个带有污辱性质的叫法，但不满的声音很快消失在了报名的热潮中。3、4 月间，各地考生就已陆续抵达北京，来京提前温课，加起来有一千多，远超去年报考人数，赵元任、胡适都在这批考生中。

胡适提前一个月就从上海来到了北京。他比竺可桢早两年离开澄衷学堂，考入中国公学。中国公学闹学潮，他又和退学的其他同学办起新公学，还担任教员，业余写诗，发表文章赚取稿费，后又因新公学与旧公学合并事闹得心灰意冷，中间大病一场，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几濒于死”。但他终究不敢回绩溪老家去，在上海过了一段醉生梦死的日子，忽然某日幡然醒悟，想要考第二批官费留美生了，于是埋头备考，来京一个月，戏都不曾看过一场。

赵元任三个月前就从家乡常州来了北京，住在内城东北的大姐家里温课。赵是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高材生，所以一开始并不觉压力太大，来了北京到处吃饭观光，借了姐

夫的一辆脚踏车周游全城。随着考试时间临近，他也觉着了紧张，决定戒除一切恶习，“停止吸烟、饮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纵”。^⑤

竺可桢没有提早去北京。因盘缠紧张，一直到7月初，他才写信给父亲要去北京参加考试，这时离考试时间只有十来天了。

他在绍兴人来京常住的山会邑馆（后改名绍兴会馆）订了间便房住下，又去史家胡同南屋游美事务处要了一份简章细细研读，然后正式办理报考手续。报名需要六张照片，他去照相馆新拍了，又要填写“印结”一份，方领到一张准考证。考场地点在西堂子胡同的政法学堂，早已搭起长长的考棚。

考试分两场。7月21日，上午考中文论说。考题是从《孟子》里来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对这些有私塾功底的考生来说都比较简单。中午发下来四个包子，吃罢略事休息，下午一点考英文论说。试题出得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答题要求均按美国大学入学水平考试标准。中文、英文两门论说通过了，方可以参加下一场科目的考试。

7月25日是中、英文论说考试放榜的日子，他有点沉不住气了，一大早就去史家胡同看榜。在密密麻麻272名的过线者名单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且名次还很靠前。这让他对下面的考试有了信心。

7月26日上午，考代数、平面几何，轻松愉快。下午考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法文，都很难，尤其德译英、英译德，生字很多。次晨早早起来，吃了点东西就去考场候着。这一日，考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生理、三角，题不甚难，题量极大，把他整个儿都累着了。好在最后一天只剩下高等代数、立体几何、英国史、美国史、世界地理和拉丁文了。

却没想到，7月28日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等他淋得浑身透湿赶到法政学堂，院子里水深已半尺，到场的考生还不到一半。快到开考时间，方见一个斋役举了一块牌子出来，说是大雨停考，改明日再考。同场考生赵元任乘骡车赶考，也淋成落汤鸡：“街道上积满了雨水，轿车的车轮几乎有一半没在水中。”^⑥

考试花了足足一星期，放榜之日，考生们都早早围在游美学务处布告栏前，考中者莫不欢天喜地，落第者则不免一脸沮丧。竺可桢挤在人群中抬头观看，见七十人的录取名单里，排在第一名的，是十八岁的杨锡仁，江苏震泽人，来自上海南洋中学。第二名是赵元任。在第二十八名一栏里，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再往下，排在第五十五名的是老同学胡适。唐山路矿学堂连自己在内录取了六名，排名第六十四的庄俊是认识的。

放榜这日，胡适坐人力车去看榜。自忖考得不好，他很晚才出门，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胡适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着看上去。看完一张榜，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很失望。看到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于是再拿灯看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在第五十七名，总算看到自己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再看上去两格，相隔很近的第五十五名，真的是自己的名字了。他松了一口气，仍坐原车回去了，心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他空高兴一场。

这“胡达”，是日后带他们去美国的监督胡敦复的弟弟，大名胡明复。他们还有个三弟叫胡刚复。敦复、明复、刚复三兄弟，出自著名的无锡堰桥胡氏家族，刚复去年已考取第一届庚款生，在哈佛学习物理，胡明复不久与胡适成了康奈尔大学同学。

那时他们大多还未满二十岁，报名时年岁以多报少，照片上他们看上去还要稚嫩些。同榜七十人中，江苏籍二十七人，浙江籍十四人。江浙乃文教昌盛之地，再加西学率先涌入，占比如此之高不算意外。学文科的只有八人，大多是学工程、理化、农医等专业。这也是世风日移，考生普遍认为学了这些专业，小则可以复兴家业，大则可以为国家振兴实业。

到1911年8月，清廷又考选了第三批留美官费生合计63名，日后的中国科学社数位发起人，悉在其中。至此，三年考选录取三批“甄别生”，合计一百八十名。此时，距离容闳主持发起留美幼童计划，已过去整整近三十年。

八、乘“中国号”远行

红榜一出，游美学务处即颁下话来，明日上午到外务部聆听训话，办理手续。

外务部的前身，即晚清时专事办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在东堂子胡同。次日一早，竺可桢等七十名留学生准时到齐。

执事官向大家表示了祝贺，接着介绍三位即将带他们踏上美国之行旅途的三位监督。一位是唐彝，即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赴美的唐孟伦；一位是津门世家出身的严智崇，严修先生的长公子；一位是胡敦复，去年才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比他们大了才四五岁。

最后“堂官”出来训话。这堂官饶饶不已，学子们早就坐不住了，只盼着他早点讲完，竺可桢记住了堂官反复强调的三句话：一、不许革命，要带一面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在身；二、不许信洋教；三、不许娶洋婆子。训罢，全体合影留念。

放洋的留学生每人可领三百元箱装费，先发五十，余款须待上海统一坐船时再发放。竺可桢领了这五十元，出得外务部大院，即刻到山会邑馆取出行李，乘车前往天津。唐山路矿学堂的书籍行李全已带在身上，无须再往，只须在天津换海轮去上海即可。

坐上船，回想起去年春天从上海坐船北上，已一年半。这次顺利考取第二批庚款官费生，距离心目中的科学无疑近了几分。到美国去学什么？脑子里念头纷飞，总也聚不到一处，中国古典诗文中那些描绘自然和气候的诗句偶或闪过，让他朦胧中觉得，自己将来的学术之路可能会与探索自然的奥秘有关。同时浮上记忆的还有家乡杭州湾南岸一望无际的绿野，田垄间埋首劳作的农民和东关镇米行街来来往往的人们。《诗经·大雅》“桑柔”篇说，“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历代大儒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着耕读为本之类的话，这些都会影响到他到美国后选专业的方向。

船到上海，赶紧置办行李：买一只大木箱、一只手提箱，到洋服店定做四季全套西服。趁着离出发还有几天，他回了一趟东关镇。父亲的背愈加驼了。大哥的儿子士楷已上小学。二哥的儿子士俊还在吃奶。姐姐们也都回家来看老五阿熊了。一家人还划着乌篷船回保驾山看了长眠在那里的母亲……在老家逗留三日赶回上海，荣昌祥洋服店里定制的西服刚好做好。

试穿西服后，又按学务处的要求找理发店去剪辫子。理发师傅说这年头乱党才剪辫，束手不敢动。竺可桢告诉他，出国剪发，是朝廷允准了的。师傅还是直摇头。最后，找了四川路拐角的一家东洋理发店，让一个日本人剪掉了脑后那根粗大的辫子。据说也有同学为剪辫痛哭的。

拿着游美学务处的信件，去外滩电报局填表、交照片，一套繁琐的手续后领到了护照，又去花旗银行领取余下的二百五十元箱装费。出国前的这些准备，他一样样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像胡适粗心，一回到上海，就把三百元治装费坐电车给弄丢了。日后到了美国，才知道钱是让一个外国人捡去了，存在邮政局里，要他写信去才发还。这失而复得的三百元，引得胡适对西方文明“肃然起敬”，此是另话，不提。

8月13日下午，在唐、严、胡三位监督带领下，四十余位留学生坐电车前往黄浦路的美驻沪总领事府第，参加领事先生专为留学生们组织的一场 Lawnparty（游园会）。

领事府第的门口交织着黄龙旗和星条旗，园内已有不少男女宾客，留声机里播放着喜气的音乐。领事先生对留学生们剪了发辮，穿了新西装，非常满意，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欢迎这些中国青年。园内洋溢着一种过节才有的气氛，领事先生以咖啡和精美的茶点款待留学生们，中间还穿插着球类、游艺等活动，一直到傍晚七点，留学生们才坐电车返回。

8月16日是约定上船的日子，这天上午，竺可桢去银行把剩下的银元兑换成了美元。他提着两只大箱子，叫了人力车，下午两点准时到新关码头。

留学生们集体下了驳船。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的一片秀木，即将前去大洋彼岸接受新知识的洗礼。

此刻，即将载着他们开始万里远航的“中国号”邮轮正静静地停泊在虹口附近的码头上。这是一艘在上海、横滨、香港、檀香山航线往复行驶的蒸汽轮机船，排水量

10200吨。三天前，它已从香港驶来。去年第一批庚子款官费生赴美，坐的也是这艘船，甚至连船长也是同一个。外务部和学部让两批庚子款留美学生都乘坐“中国号”邮轮，肯定不是巧合。

从他们坐着的驳船望过去，倒映在黄浦江中的“中国号”堪称雄伟，两个黑突突的烟囱夹在船中央四根巨大的“丰”字状桅杆当中。其时，日光西斜，照着“中国号”船首的大字 s. s. China（s. s. 是蒸汽轮机船 Steam Ship 的缩写），显得格外分明。

船一直在等客，天上和水中两个太阳交通，人人都汗下如雨。从下午两点一直等到太阳偏西，小火轮驳船才靠上大船。

沉闷的汽笛拉响时，天全然黑了。驶出吴淞口，背后的城市、大地，都已经笼罩在黑漆漆的夜幕里了。留学生们毫无睡意，他们聚集在船舷边，对渐渐远去的祖国行着注目礼。

注释：

①王充《论衡·对作篇》。

②浙东民间的一种小额资金融通办法，通常邀约几人成“会”，每人每期出款若干，交与得款人，得款人次序事先商定。一般不计利息。

③《思想自传》，《竺可桢全集》第四卷8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④《复旦校刊》第108期。

⑤⑥《赵元任早年自传》，第二部分“第二个九年”，岳麓书社2017年版。

责任编辑：方蔚

诸山知峻极 五岳独尊严

◎王剑冰

宋金元时期的改朝换代，并不影响各个朝代对于泰山的崇敬与重视。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一日，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帝位，庙号高宗。也就在这一天，高宗发布诏书，敕令各地官吏要对五岳四渎等庙“精洁致祭”，临近祠庙的地方都禁止砍柴伐木，如果祠庙损坏，当地州府要拨款修葺。

宋高宗考虑也够全面，战火连天岁月，还不忘祖宗留下的家业，尤为重视对庙宇崇祀和保护的传统，对岱岳泰山更是敬奉有加。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逃至松陵（今江苏吴江），仓皇颠沛中仍旧恭行柴告东方之礼，于当地梅坡营建岳庙。庙宇建成之后，他还主持了隆重的礼祀。然而，赵构即帝位第五年——绍兴二年（1132年），泰山全境已陷于金人之手。此地先属刘豫齐国，刘齐在此设置泰安军，“泰安”这一地名便由此而来。之后齐废，地入于金，泰山地区便归入金泰安军（后升格为州）与东平府管辖。

女真族金国及之后的蒙古族元朝，先后取代汉人统治泰山地区，致使泰山的文化信仰曾一度陷入动荡。但是入据中原后，金元两朝逐渐适应并接纳汉族文化，泰山信仰也就逐渐为其民众所崇奉。从金世宗开始，

出于长期统治的需要，推行改制，延续汉民族固有的格局，泰山文化及信仰又慢慢回到正轨上。我们看到，泰山重新被金朝列入祀典，恢复了北宋灭亡后中断的“首山”地位。金初屡遭兵燹的泰山各处，到了世宗朝渐有恢复，灵岩寺、谷山寺也相继重建。

大定四年（1164年）金廷有诏：“祭东岳于泰安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

金代经营了四十年后的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东岳庙发生了一场大火，把什么都烧没了，只剩下了门洞和城墙，堂室荡然无存。曾经多么辉煌的庙宇，遭受了灭顶之灾。金世宗听说后，也是“震悼不已”，下诏严治有司不戒之罪。毕竟泰山岱庙也属于其江山之内，坐江山也不能把国家精华坐没了，何况金廷对泰山本也是崇敬有加。

第二年，1179年，金廷敕令泰安知军徐伟与彰德军节度判官王元忠对岱庙进行重修。这里要对这个徐伟多加一笔——这位泰安的父母官对百姓实心实意，对泰山文化关注颇深，因而面对朝廷安排的任务尽可能做好，朝廷没有考虑到的，他也同样设法做好。

工程紧锣密鼓推进，徐伟精心经意，时常到现场督查。因资金到位，用人得力，开工仅两年，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东岳庙各殿门便陆续修复完毕，堪称神速。老百姓天天关心工程进展，眼看着一天天变样，无不伸出大拇指，称赞徐大人管理有方。

修庙需要大量木材，泰山周边的自然不能砍伐，需从外围调取。这一点百姓都理解，但是对于数百年的大树，是否需要特别保护？元好问撰写的《续夷坚志》中《高白松》一文记载，为了复修岳庙，泰安境内的大树都被官府征采。当时泰安城东六十里的莱芜

高白村（今岱岳区祝阳镇高北村）有一棵古松，干柯茂盛，荫蔽两亩，也列入了采祈名单之中。父老乡亲觉得可惜，就找到泰安知军徐伟，恳请保全此树。徐伟听说，当即下令严加保护。乡人感慨此事，在树旁修建了树神祠。

重修后的岳庙，殿廊共八百五十四间，比北宋“八百一十三楹”还多。殿寝、门阙、亭观、廊庑、斋库，虽仍按照原样修建，却显得更加宏阔壮丽。

这么短的时间就修复了岱庙，金世宗派人来查验，反馈极佳，得知修庙没有动用泰山附近树木，更是高兴，特敕命为岱庙五大殿、三大门撰名，并诏翰林学士杨伯仁撰写碑记。同时发布敕旨：“泰山三峰左侧护缭十余里并至（东岳）庙，沿路不得教采斫树木。”此举与宋廷規制一样，很得百姓拥护。

不仅整修了岳庙，徐伟还利用整修剩下的材料，对岳庙旁边的文庙进行了重修。落成之后的文庙，闳丽密壮，成为泰山脚下另一景观。皇帝派人来看了，欣赏有加。泰安的百姓更是称赞不已。

此外，徐伟还想着一件事，那就是离岳庙不远、毁于正隆兵燹的岩岩亭。平时巡视，常听到百姓追忆岩岩亭的盛景，他暗自思忖，现大庙既已重修，岩岩亭何不恢复？于是找到岱岳观道士田信言，商讨如何重建岩岩亭。

这位岱岳观道士便筹资雇人，指画经构，大干起来，很快就有了规模。等到落成之时，徐伟择一个好日子，率领僚吏，带着酒肴茶果前往犒劳和庆祝。

徐伟执政期间，还修葺了著名的佛峪寺（谷山寺）。他在诗中感叹：“游宦三十年，垂

老守奉高……”说自己在官场混了三十年，到老了执掌泰安。此地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可惜衰落萧条了，用三年时间进行整治，心中才感到安慰。

金廷方面，虽然东岳庙毁于火灾，但常规祭祀仍旧奉行不替，“不可谓火焚神像，而废泰山之祀”，依例差人，临时赍送祝板前去致祭。同时重定了东岳庙管理体制，将住庙道士增加至十人，置庙户七人充任岳庙日常事宜，两年一换；为保护岳庙，专设了兵士三十人，日夜巡防，如遇庙内有修整改造工程，便充任夫役。

这些务实举措，沿袭了历代对泰山的礼规，表明统治中原的女真政权已经深度融入了汉文化。

历史的车轮驶入元朝。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建立蒙古汗国，随后陆续攻灭金、南宋等国。蒙元时期，泰山地区属东平府，主峰属归泰安州奉符县管辖。

蒙古政权夺取天下之后，同样推行汉法治国，泰山在有元一代仍得尊崇。蒙古豪强严实为东平行台时，立意求治，使得社会环境渐趋安定。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前后，严实委派全真道士张志纯陆续兴复毁于金末兵乱的泰山各庙，玉女祠（即后世之碧霞祠）、岱岳观、朝元观、会真宫等皆得以增修。尤其是玉女祠的修复，格外费心费工，修复后的殿宇广袤，“倍于故殿三之二”。祠中玉女像用的是东海白玉石雕刻，俨如真人，重修后改称昭真观。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九月，泰安州吏在王母池立禁约碑，禁止诸人在池上下

污染池水，违者决杖八十。可见当局对玉女的尊崇。

蒙古几位帝王，都是在即位伊始，遣使致祭五岳四渎。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定下制度，每年正月于山东泰安州祭祀泰山，终元一代相沿不变。据《元史》及清《泰山志》载，从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的三十二年间，除特殊情况，元廷都遣使致祭泰山。

中统四年（1263年），元廷因岳渎诸庙多毁于金末兵火，命掌教宗师诚明真人张志敬分别修复，其中东岳庙事务委托泰山道士张志纯提举。因有内府出资，各方各负其责，毁坏的庙宇很快得以修复，尽还旧观。

这一时期，道士张志纯于东岳庙创构“仁安殿”，实为重建金代岱庙大殿，岱顶东岳庙也于此前后修复完工。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元世祖诏封泰山神为“天齐大生仁圣帝”——这是历代泰山神号中最长最尊贵的一则，足以见元代对泰山的尊崇之甚。而对泰山的遣祭活动，终元一代始终未废。

此外，至元二十八年十月，元廷下诏严禁蒙古贵戚在泰安等地狩猎及占用民田为猎场。至元三十年（1293年）五月，中书省重申此项禁令。至大元年（1308年）十月，再诏严禁在奉符等县民田狩猎，彰显了对泰山生态的重视和保护。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集贤院援引圣旨，明确泰山庙宇的香火钱，由本庙住持提点道官管领，州府不得干预。故有元一代，泰山庙观香钱独立于官府管辖之外。

由此可见，元代无论对于泰山的庙宇修缮、山林保护，还是香钱管理，都十分在意。

此外，在元大都也建起了富丽堂皇的东岳庙，一时香火繁盛，进一步体现了元朝对于泰山的尊崇。受此影响，各地也就掀起兴修东岳庙的热潮，信众不仅有汉人，还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泰山信仰由朝廷渐渐走向民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对于泰山所在的泰安，元代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称谓——“泰安神州”。或因泰山古有“神岳”之称，城亦随之冠名“神州”。“泰安神州”不仅在百姓间流传，更频频出现在元杂剧中。譬如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中“我在这衙门中做着个把笔司吏，我许了这泰安神州三年香愿”“泰安神州，天下英雄都在那里”，《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三折中“兴儿，我许下东岳泰安神州烧香去”，《刘千病打独角牛》第一折中“三月二十八日，东岳泰安神州我和独角牛劈排定对”，还有《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第一折中“争奈许了泰安神州烧香三年”“因泰安神州烧香已回”等。

可见“泰山神州”这一别称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在元代已经约定俗成，并延续至明代，甚至出现在官方文告中。

与此同时，泰山东岳庙纷纷在各地修建，如燎原之火，不可阻挡。

二

宋金元时期的泰山文化传承，让人感慨，堪称与唐代相比肩的又一高峰。

泰山已成为了地理与文学的双重地标，一大批有影响的人物，都会在这里走一走，感受一下泰山的气势，就此找到充沛的情绪，写出表达内心的独特文字。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讲泰山的三位大儒孙复、石介和胡瑗，他们是“泰山学派”的创始人，并称“宋初三先生”。

如今普照寺西北的五贤祠，唐代的时候是一座道教“栖真观”。进入宋代，范仲淹的门生孙复和石介、胡瑗为弘扬儒学，来泰山选址，相中了这座已经破败的道观，在此办起了学馆，名“泰山上书院”，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泰山书院”。

说起来，孙复、石介他们最早的办学地点是在泰山的支脉徂徕山，那里有宋初姜綰的讲经地。姜綰开门办学，很有影响，邹鲁间不少名士慕名而来，也是开了书院之先声。孙复、石介他们或许追慕姜先生的影响，在那里办起了“徂徕书院”，而且办成了山东境内最著名的书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四大书院之一。后来他们又把书院迁至泰山，想必是沉醉于泰山的宏伟气象。

孙复字明复，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幼年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却热爱学习，饱读经书。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孙复一边游学一边乞讨，来到应天书院，拜访范仲淹先生，当时范仲淹丁忧期间受邀执掌应天书院。范仲淹看他处境窘迫，在回答了请教的问题后，又送给他一千文钱。次年，这位穷秀才又来拜访，范仲淹一如既往，热情款待，又送了他一千文钱。

这次会面，范仲淹问孙秀才，这样到处游学乞讨，为何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复哽咽着告诉范仲淹实情：他游学是为了多长点见识，乞讨则是为了奉养老母。他说每天若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也就不必这样浪迹江湖了。范仲淹便把孙复留下，给他在府学找了个月薪三千文的差事。从此，孙复一边在

书院里当差，一边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范仲淹丁忧服满离开府学时，孙复也辞去差事回老家去了。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孙复第四次科举落第，便接受石介邀请，于景祐二年（1035年）来到泰山，开始了讲学生涯。孙复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授，名声日益显赫，泰山书院也迎来了繁荣局面，求学者络绎不绝，成为北宋时期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

在泰山时，孙复重回清贫求学的状态，即使病卧山阿、衣食无着，仍“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写下了《春秋尊王发微》《易说》《春秋总论》等一批见解独到兼具实用价值的论著。由此，凭借卓越的学问和贡献，孙复被世人尊称为“泰山先生”。

据周郢先生考证，孙复祖籍就在泰山附近，少时寓居新泰。也就是说，他就是地道的泰安人。如此计算，他居泰山的时间不是二十年，而是三十年。

石介字守道，今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村人。他继承孔孟民本思想，始终为老百姓发声，主张澄清吏治，简约宽民。欧阳修称赞他“虽在畎田不忘天下之忧”。石介因在家乡徂徕山著述讲学，人称“徂徕先生”。

胡瑗是北宋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职。他访学至泰山后，与孙复、石介两位共同创办了泰山书院。

泰山书院正好在泰山主峰下的一个山弯中，古树苍翠，奇石峥嵘，泉溪潺湲，环境幽静。学院西边有香水峪，东面是投书涧。这投书涧峭壁万丈，深不见底，其名与学痴

胡瑗的典故有关。

胡瑗老家是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在泰山研学期间，他攻苦食淡，十年不归。如得家信，见信有“平安”二字，便投之涧中，也不展开细看。做学问做到这个份上，不仅令世人难以理解，连乾隆皇上也感慨不已。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南巡途径此地，面对胡瑗投书处，赋诗叹曰：“报来尺素见平安，投涧传称人所难。诚使此心无系恋，平安两字不须看。”

泰山书院延续了徂徕书院的办学宗旨，培养了大批人才，对弘扬传统文化、改变民风、复兴儒学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以泰山书院为旗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流派，也就是后人所称的“泰山学派”，成为泰山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

在三位先生的影响下，泰山兴办书院之风不绝：明代有李汝桂的育英书院、宋焘的青岩书院，清代有赵国麟的泰山书院、徐肇显的徐公书院、许莲君的怀德书院。这些书院，无不继承孙、石的宗旨，以泰山书院的治学精神培养后学。

这样的风气，不仅推动了山东地区的学术发展，而且极大提升了泰山的文化气质。孙复和石介也成为泰山人文精神的代表、学界的一代楷模，人们甚至直接称他们为“泰山”“徂徕”，以示对两位理学运动先驱的尊敬，正所谓“师生高掠二山名，千载谁云道义轻”。

到了元代，已有人将“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合绘于一图，名《泰山图》。元

儒程端礼题跋：“古人皆有读书之地，唯泰山、安定、徂徕三人见于图画者，岂非以德与其功哉？”

泰安百姓不忘三先生在泰山做出的贡献，在书院故址先后建起仰德堂、三贤祠及鲁两先生祠。清道光年间徐宗干重修时，又增祀了两位泰安籍先贤——宋焘和赵国麟，遂易名“五贤祠”。二人分别为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清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都学养深厚，气性严正。

这里顺便将宋焘和赵国麟介绍几句。宋焘字岱倪，号青岩，是泰安肥城宋家孝门人。他曾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所到之处政风峻厉，吏治清明。同时他力纠当时文坛靡靡之风，其道德文章为时人所推崇，后因性情耿直被贬，不久请假辞归故里。归隐泰山期间，他效仿孙复、石介在泰山下（今泰城灵芝街）筑“青岩居”讲学，一时文人学士多出其门。期间，宋焘寄情山水，潜心读书，搜寻岱故，考订史实，著有《理学渊源》《泰山纪事》《岱下小史》等，其中《岱下小史》《泰山纪事》在史上颇有影响，另有诗集《青岩居草》传世。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宋焘因背疽发作病逝，年仅四十四岁，葬于城西八里上旺村凤凰岭下，俗称“翰林坟”。

赵国麟字仁圃，曾任河南长垣知县、福建巡抚，“当官清峻，以礼导民，民戴之如父母”。乾隆三年升任刑部尚书兼领国子监，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乾隆六年退隐归田，讲学于青岩书院，求学者达数百人。时人有“侍赵公坐一日，抵十年养气”之说。他著有《大学困知录》《小圆杂记》《居岱渊源》等，乾隆皇帝巡泰安，登泰山，赵国麟曾

经作陪。

五贤祠分东西两院，东院为祠，西院为讲书堂。祠后石崖上有“讲书台”“授经台”“千秋道岸”“能使鲁人皆好学”等题刻，依稀可见当年儒家学府的庄重气象。

三

泰山顶峰有一巨石，上刻“五岳独尊”四个大字，凡是登临泰山者，无不在这里拍照留影。这四个字出于徂徕先生石介的诗作《泰山》。庆历元年（1041年）前后，石介在诗中写道：“七百里鲁望，北瞻何岩岩。诸山知峻极，五岳独尊严。”

史传泰山是万物之祖，滋养着所有生灵，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非凡的地位。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巅峰，更是精神与文化的标杆。石介的诗句写得气象宏大，凸显出了泰山在五岳中的独特尊崇地位。

石介曾担任国子监直讲，后来经韩琦推荐入直集贤院。他的学问十分了得。有人说，论文学水平，当时排第一的是欧阳修；若论学问，则是石介。

石介曾经写过一首四言古乐府诗《庆历圣德颂》。其时正值权臣吕夷简罢相，宋仁宗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等贤臣，石介有感于朝廷退奸进贤，欣然而作，诗中不指名地斥权臣夏竦为“大奸”。此举虽捅了马蜂窝，引发了一系列风波，诗作却流传天下，连四川眉山的苏轼都曾拜读。

童年的苏轼在天庆观读私塾，有人从京城带来石介的《庆历圣德颂》给他的老师看。苏轼看到众人神情异样，感到好奇，便问里面写了什么。老师说，童子何用知之？

苏轼却说，他们又不是神，有什么不可以知道的？老师便告诉了苏轼个中原委，细说诗中提到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都是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人中豪杰。

《庆历圣德颂》中那激昂的文字、精准的词汇、巧妙的铺陈与富有感染力的韵律，给苏轼留下深刻的印象，或正是这篇佳作，开启了苏轼文学世界的大门。

苏轼的兄弟苏辙，对石介也是崇敬有加。他在济南任职时，正好与石介的女婿徐遁交好。徐遁当时在济南行医，颇有名气。苏辙曾有诗“不识徂徕石夫子，兼因女婿觅遗书”，意思是虽然无缘与幼时崇敬的石介石夫子相见，却喜与其婿交游，并得石介遗书。

下面具体讲两位大文豪苏氏兄弟与泰山的情结。二人情同手足，他们关于泰山的诗文，也颇多唱和，格调各异，才情尽显，成为相映成趣的瑰丽篇章。

苏轼现存的泰山诗，均是与苏辙的和作。苏辙于熙宁六年（1073年）冬至熙宁十年二月在济南任齐州掌书记，兄弟二人感情甚笃，熙宁七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奏请朝廷调任山东，以便与弟相近，于是徙知密州（今潍坊诸城）。然而，同官山东，却仍是久未能相会。熙宁十年初，苏轼徙知徐州路过济南时，苏辙恰好赴京上书去了；直到次年二月，阔别七年的兄弟才在澶濮之间（今河南濮阳）会面。

苏辙在齐州掌书记任上得闲，曾于熙宁八年（1075年）春南游泰山。行前友人韩宗弼赋诗相送，苏辙作《次韵韩宗弼太祝送游泰山》以和之。此行出济南城进入南山，经长清四禅寺、灵岩寺，抵泰山，差不多游

历了十天时间，苏辙感受良多，写了《游泰山四首》。这组诗一气呵成，洋洋洒洒，情感真挚，描绘了泰山及其周围的壮丽景观，展现出苏辙独特的审美观和人生哲学。

在《岳下》一诗中，泰山春季朝山进香的盛况跃然纸上：“车徒八方至，尘坌百里内”“喧阗六师合，汹涌众流汇”；泰山脚下的经商理念如此超前，人们早就不事农业生产，店铺的繁华、饮食的讲究，竟让见多识广的苏辙感到惊愕：“中巷无居人，南亩释耕耒”“腥膻及鱼鳖，琐细或蒲菜。”走进东岳庙观，“登封尚坛墼，古观写旗队；戈矛认毫末，舒卷分向背”的场景，也让苏辙惊叹不已。

抵达岱下，苏辙本想勉力登顶，但因一路跋涉已感疲劳，又听说上到天门还有四十里，不由慨叹，泰山这么高啊，走上去还不废了双足？犹豫徘徊三天，终是没能上山，为此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个遗憾也传递给了哥哥苏轼。

苏轼在密州得知苏辙竟然没有登上泰山，感慨道：“恨君不上东封顶，夜看金轮出九幽。”直言真替你遗憾，为什么不爬上泰山极顶去看那红日涌起的壮观呢？苏辙写了诗总是寄给哥哥，苏轼收到后也总会唱和。这句感慨，便出自《和子由四首》其一《韩太祝送游泰山》。

苏辙离开齐州后，再也没有到过泰山，但他对于泰山已十分熟悉和崇敬。元祐五年（1090年），苏辙在朝中任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是年大旱，高太后与哲宗派员至泰山乞雨，苏辙奉命撰写了三篇乞雨、谢雨文。

苏轼对泰山同样熟悉且崇敬，他在不少诗中，都会提及泰山，或以泰山作比，或以

泰山抒情。

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从密州到徐州任上刚一年，郟城（今属山东菏泽）人顿起到徐州考取徐沂举人。苏轼在《送顿起》中这样写道：“岱宗已在眼，一往继前躅”“天门四十里，夜看扶桑浴”，以登泰山进取精神鼓励顿起潜心向学。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出知颍州，到任后疏浚颍州西湖。作诗“泰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把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作比较，仍不忘以泰山为喻。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苏轼由常州赴知登州（今山东蓬莱）途中，在楚州（今江苏淮安）遇曾奉使登泰山绝顶的杨杰（无为子），作《送杨杰并叙》相赠。诗中描写日出胜景：“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读着这些诗句，就好像是苏轼自己在岱顶亲历了日出胜景，对泰山富有如此深情。

那么，苏轼究竟是否登上过泰山？史上确实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但从苏轼对泰山的了然于胸来看，后人多相信他上过泰山顶，并且亲眼见过泰山的日出。那种“云山烂漫”的雄伟瑰丽、“万里红波”的旷达气象，既追摄勾划出泰山变幻多姿的奇景，同时也融入了诗人物我相映的深挚情感。

除诗歌外，苏轼的泰山散文也独具风韵。泰山西麓长清县城的真相院旧址，始建于宋嘉祐年间，元丰年间又建起舍利塔。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作文记叙了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自登州赴京途中过真相院，将苏辙所藏舍利赠予寺院，后又施

金置棺椁，并作《塔铭并叙》刻石置于寺中。让人欣慰的是，这块刻石在1965年舍利塔地宫被重新发现。刻石书法极为工妙，是苏轼书迹中难得的精品。

此外，苏轼为灵岩寺聘请住持长老的《齐州请确长老疏》，大概是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过济南，齐州知州李常挽留盘桓月余之时，代李常所作。文法骈散交织，简炼传神，体现出深厚的佛学修养与认知。苏轼贬居黄州时所作《与无择老师》，是写给泰山书院学生、时已致仕的祖择之的书信，信笔挥洒间流露出精深的书法造诣。还有评论泰山书院学生杜默诗作的《评杜默诗》，针贬古文运动中矫枉过正现象，见解独到。《书徂徕煤墨》介绍泰山支脉徂徕煤墨的独性及药效，足见其兴趣广博、目光敏锐。

这些与泰山有关的散文，无不蕴含苏轼的泰山情结。文章信笔挥洒，不假雕饰，真情流露，充盈着妙理意趣，境界高拔，意蕴深长。不难想见，苏轼和泰山是互感互知的。他怎么能没有上过泰山呢？他那博大的胸襟，旷达的思想，洒脱的人格，如何不与泰山相连相通呢？

苏轼离开山东时，我们能够想象到，那道不舍的目光，一定望向了ta崇敬的泰山。此后，在他漫长的人生中定会多次展现这种目光。

四

宋金元时期，梅尧臣、晁补之、辛弃疾、王若虚、元好问、杜仁杰、刘祁、商挺、郝经、阎复、张养浩等文坛宗师，竞赴东原，登览岱宗，使得泰山文学显现出非凡的景象。其

中,梅尧臣的《登泰山日观峰》、晁补之的《谒岱祠即事》、元好问的《登泰山》《清平乐·泰山上作》、杜仁杰的《天门铭》《太平顶》、郝经的《泰山赋》《太平顶读秦碑》等篇,堪称李杜咏岱后的巅峰之作。

皇祐五年(1053年),太常博士梅尧臣作《登泰山日观峰》:“晨登日观峰,海水黄金熔。浴出车轮光,随天行无踪”,写出了泰山的壮丽和朝阳的神奇,寄托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生的思考。

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诗人晁补之游泰山,留下长诗《谒岱祠即事》。全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诗中波翻云卷,万象瑰诡,涉及到岳庙、白骡将军坟、无字碑、玉女井、五贤堂等诸多胜迹。

元太宗八年(1236年)三月,诗人元好问偕东平左副元帅赵天锡至泰安,会晤东平行台严实,游泰山及灵岩、龙泉诸寺。同李白一样,元好问对泰山有着深切的情感和深刻的认知,留下了不少与泰山有关的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长篇游记诗《登泰山》:“泰山天壤间,屹如郁萧台。厥初造化手,劈此何雄哉!天门一何高,天险若可阶。积苏与累块,分明见九垓。扶摇九万里,未可诬齐谐。……”全诗大气磅礴、雄奇奔放,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泰山的宏伟气势和壮丽景色,透显出诗人达观的情怀与豪放的个性。泰山巍峨屹立,犹如擎天一柱。天门之高,恍若通天。其山势之险,足以让人畏惧不前。即使“扶摇九万里”的大鹏,也会面对雄奇的泰山而慨叹。祭天的石坛青苔蔓蔓,从古到今,只是俯仰之间,而泰山的雄姿尚在。诗中不惟有雄壮豪迈,还有清秀奇谲。随着诗人的笔意的牵缠与跳荡,让人领略到无穷

的想象与浪漫。最后诗人竟驰骋豪情,以“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作结,想象着与李白一同在泰山上观看蓬莱仙境。李白式的狂放跃然纸上,不难看出李白咏泰山诗风对他的影响。

叙述这一时期与泰山有缘的名家时,我们还会想到另一个人,他就是元代文学家张养浩。张养浩是济南人,本就离泰山不远。他早年勤苦好学,年方二十岁,便得到山东按察使焦遂的赏识,推荐为泰山下的东平学正,相当于东平的教育局长,这让他有了更多亲近泰山的机

会。张养浩有一首《登泰山》,将自己融入山水间,以泰山的高大,反观自己的渺小,立志要宽广胸怀,志存高远。整首诗作写得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开篇两句尤为经典:“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平生有此观。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

此外,《题李太白登泰山观日出图》也是气势夺人,文采飞扬:“岱宗郁郁天下雄,谪仙落落人中龙。兹山兹人乃相从,气夺真宰悉丰隆。”虽然有版本将此诗署为段辅,但学界多认为是张养浩所作。

张养浩还有多篇诗作涉及泰山。此外,他为泰安写过《莱芜县三皇庙记》,与泰安的文人也是友情甚笃。可见张养浩与泰山的渊源深厚而持久。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第一部泰山诗歌专著《泰山雅詠》。学者刘祁于元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夏游泰山,作有《泰山雅詠》组诗,其中有《素景门诗》《望泰山绝顶》《太平顶》诸篇。“素景门”为东岳庙之西门。之后,《泰山雅詠》除收录刘祁之诗外,还收有宋人孔道辅及金元之际杜仁杰等人篇什,因

影响深远，明初被收录于《永乐大典》中。

杜仁杰与泰山的感情更为深厚。元太宗四年（1232年），杜仁杰由南方返故里长清。此后三十年中，数至泰山、徂徕，留下《太平顶》《题五峰山》《游灵岩寺》等十余篇诗作及碑记铭文，晚年干脆就隐居于灵岩、五峰，直至寿终。他在《张山洞虚观碑记》中盛赞泰山：“山至于岱宗，天下无山矣！其尊雄浑厚，固应为群岳之长。”杜仁杰在当时影响很大，泰山上亭台楼阁诸多建筑以及某位人物登山造访，多有他撰写的碑铭，这些碑铭成为当时名篇，如《天门铭》《张宣慰登泰山记》等，都是鸿篇巨制，说是写记，实为写山，寓情于景，气象万千。

元宪宗五年（1255年）九月，诗人郝经登泰山，游灵岩，写下了《乙卯秋九月十九日登泰山太平顶》等六首纪游诗，以及《日观铭》《泰山赋》等文。尤其是《泰山赋》，洋洋洒洒，豪情万丈，全面描述了泰山深沉而宏大的影响力“……粤惟兹山，首出庶岳。其顶则呀突乾维，其足则亘纳坤络。奄东国之全势，孕日出之鸿燭。作帝孙而奕大，混天胎而不凿……太极再造，四时复春，蕴而为道，发而为文，膏泽其民，尧舜其君。德与山高，名与山尊……”其想象斐然，笔墨雄奇，胸襟旷达，既将泰山与海内诸山横向比较，又以人物历史纵向烘托气象，让人一新耳目，实为当时罕见之文赋佳作。

除诗歌创作的辉煌外，这一时期的山水游记创作也异彩纷呈。最早的泰山记游文字，当属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此文可视为游山记的开山之祖。虽然马第伯不是自觉的文学创作，他当时只是为了记录汉代封禅大典的真实情景，但他的文字却有了一种

山水游记的文体意义，个中描写突出了泰山的特色。真正以文学形式展现泰山山水风貌的自觉创作，直到北宋时期才出现，那就是赵鼎臣的《游山录》。虽马第伯之后不乏游山文字，但都不能算真正以文学手法展现泰山山水的不凡风貌。

史上说到写泰山的游记散文，多提姚鼐的《登泰山记》，而鲜提赵鼎臣的《游山录》。事实上，在北宋时期，《游山录》的创作是超前的，文中描写细致，有人有物有景，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泰山的文化历史、风土民俗及自然景观，堪称最早的泰山游记名篇，较之清代姚鼐的《登泰山记》并不逊色。他写岱顶日出：“日观峰上，山间莽苍，晓色未分，俄有赤光发于极望之东。须臾，霞采四出，炫晃腾射，既而大明赫然涌出云端，恍如车轮，万里直上，光耀所烛，东极沧海，波涛动摇，远接天际”。描写十分细腻、传神，中间加入了山上道人的话语，说居山中七八年，昨晚的月色和今天的日光，也是第一次见到，更增添了一种现场感，与艺术感染力。可惜这篇《游山录》，历代泰山文献均无著录，仅是躺在作者自己的《竹隐畸士集》里。

金元之际，泰山游记佳作频出，元好问《东游略记》、杜仁杰《张宣慰登泰山记》是其中代表。《东游略记》记述了整个游览过程，景色入文，盛赞“泰山绝胜”，文中写道：“岱岳观有汉柏，柯叶甚茂。东有岩岩亭，山水自溪涧而下，就两崖为壁。如香山石楼，上以亭压之。北望天门，屹然如立屏，而洑流出几席之下。”字里行间足可见元好问对泰山的关注与热爱，他还对泰山文物作了细致考察，对岱庙等处的毁坏情况作了细致记述，满含惋惜之情。

《张宣慰登泰山记》写元初宣慰使张德辉登岱所历，物与神会，景与情通，展现了雨中望岳、岱顶日出等诸景象的千姿百态与瑰丽雄奇。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文中借山之异景讴歌张德辉促成元廷推行汉法、变夷为夏之伟业，融入了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关切和时代的诉求，使文章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

这一时期的游记作品，与明人张岱、清人姚鼐及赵国麟的山水文字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泰山游记文学的连绵高峰。

政和三年（1113年）四月六日，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到访泰山。泰山作为文化圣地，向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视，而赵明诚声名卓著，与他的妻子李清照密不可分。此次泰山之行，李清照并未同行，或许当时李清照正在青州家中为“别是一家”著称的《词论》收尾。

赵明诚先访灵岩寺，后登岱顶，还在大观峰《纪泰山铭》东侧石缝中题刻留名——此前他曾到过访过灵岩寺与奉高城。赵明诚《金石录》岱刻各条中，著录所访泰山碑刻二十八种、五十四目，其中《晋太山君改高楼碑》、大小字两种《唐登封纪号文碑》《唐造泰山御碑记》《唐修封禅坛记》《泰山石阙题名》等，皆未经前人登录。此次收获不小，赵明诚兴致勃勃地对碑石的内容、形式都作了详尽记录，归乡后与李清照一同赏玩整理，想必二人围绕泰山碑刻有诸多畅谈。李清照受丈夫的影响，同样痴迷研究金石。

这之后还有辛弃疾和陆游。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辛弃疾与同舍泰安党怀英同游灵岩寺，辛弃疾于寺中题名勒石，曰“六十一上人”，也就是“辛”字。后辛弃

疾南奔入宋时，还登泰山与党怀英作别。入宋后追忆泰山旧游，向人讲述岳庙通天鼓佚事，还向好友陆游讲述过泰山日出的景象，其词作中亦有“泰岳倚空碧，汶水卷云寒”之咏。

宋嘉泰三年（1203年），辛弃疾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六月十一日到任。时陆游退官还乡，居山阴鉴湖畔。两位大诗人一见如故，满腔激愤的爱国热忱让他们无话不谈。辛弃疾追述起南归之前在北境登临泰山的情景，也深深触发了陆游的感慨。当时，泰山已沦陷于金，南宋士子无缘登临，只能通过他人描述得知泰山风物。据学者考证，当时与陆游交往而熟悉泰山的，只有辛弃疾一人。那么，陆游所作《客有言太山者因思青城旧游有作》一诗，便是听辛弃疾讲述泰山后所写：“有客谈泰山，昔尝宿石室。夜分林采变，暘谷看浴日。九州皆片尘，盛夏犹惨栗。我闻思一往，安得飞仙术？但愿齐鲁平，东封扈清蹕。”

陆游的《忆昔》《道室秋夜》《夜观秦蜀地图》等诗作，都书写了对泰山的深情，表达了收复故土、亲临泰山的愿望。他的《草书歌》中还有“徂徕松尽玉池墨”的诗句，说明其对泰山支脉徂徕山同样了解。

陆游一生渴望北定中原，直到临终，还在向家人交代“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前面提到的党怀英，实为“掌一代文柄”的文学名家，对泰山文化建设颇有贡献。党怀英是随父从陕西大荔迁到奉符南城（今泰安市岱岳区邓家庄），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与辛弃疾同师，学绩斐然，时人并称“辛党”。二十多岁时，党怀英隐居

徂徕山，自筑“竹溪庵”。金世宗大定十年（1161年）中进士，著有《竹溪集》三十卷和《钟鼎集韵》。他的作品鲜明生动，风格朴拙，对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党怀英活了七十八岁，葬于今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乡西旺村。

我们也看到，受文学传统的影响与小说创作的传承，宋代出现了意挚情真、奇幻生动的《盈盈传》。小说中的泰山玉女，是古代文学作品中首次出现的爱情女神形象，彰显了泰山题材的多样性与文学传承的连续性。

进入元代以后，泰山题材的白话小说开始涌现，譬如话本《红白蜘蛛》《杨温拦路虎传》，都是以东岳庙会作为背景演绎故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小说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学者认为，《大唐新语》《独异志》所述玄奘“摩顶松”故事，是《西游记》小说的嚆矢；《杨温拦路虎传》摹写的岳庙打擂场景，开《水浒传》有关回目的先声；《盈盈传》不仅对元明时期《娇红记》《剪灯新话》一类传奇小说有影响，更直接启发《红楼梦》“太虚幻境”与“警幻仙姑”的塑造。而此后《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等众多小说名篇，多将故事场景置于泰山，足见泰山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

元太宗十年（1238年），金亡后，宫廷乐舞散落民间。衍圣公孔元措请求收容编录

亡金礼乐，窝阔台遂令各处管民官寻访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东平万户严忠济遵旨立局，置办服装、器乐组织练习。此后，东平乐工多次参加朝廷庆典，至元三年（1266年）被调往燕京，成为宫廷乐队主要组成部分。缘此背景，泰山脚下的东平戏曲文化获较大发展，涌现出高文秀、张时起、张寿卿、赵良弼等多位曲家，创作出诸多杂剧佳作。各州艺人亦多作场于东平，如女优聂檀香“姿色妩媚、歌韵清圆，东平严侯甚爱之”。

因地缘所关，元杂剧中出现大量泰山题材剧作。譬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描写水浒英雄李逵泰安州救友的故事，其中提及诸多地方名物，如楔子中云：“（店小二）小可是这火炉店上一个卖酒的，但是南来北往官员士庶人等进香的，都在我这店中安歇”，又第二折云：“和俺哥哥草参亭上占房子去来”。“火炉店”在泰安城东今岱岳区粥店街道二十里铺，为当时接通泰山与郛州大道之站点；“草参亭”为旧城中心，系香客汇集之地。剧中所写往草参亭抢租客店，正是元代泰山香会场景的反映。其他像《看钱奴》《合汗衫》《小张屠》《浮沔记》《独角牛》等杂剧，均是以泰山为背景展开故事，进一步扩大了泰山的文化影响力。

责任编辑：方蔚

草 香

◎周良彪

任何事都有第一次，割草也是。

下午，一家人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吃晚饭，祖父突然说：周云，明天早上跟我去割草哈！周云乃我小名，其实应该是周荣，奈何我们那里方言把荣读作云。祖父的话，让我们都觉意外，大家一时面面相觑，谁也没敢说话。母亲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端着碗，往嘴里送了一口饭，把想说的话同饭一起吞了下去。

晚上，祖父满屋里找，寻来一把弯弯的镰刀，在磨石上反复打磨，刀口磨得明晃晃的，用拇指在刀刃上刮了两刮，觉得已经很是锋利，才对自己，又好像对站在他身后的我说了一句：嗯，要得了！相比一般的大镰刀，这把镰刀不大亦不重，小巧玲珑，正合我七岁的小手去摆弄。

次日，天刚麻麻亮，祖父即喊我和姐姐起床。院坝里摆放着我们割草所需的装备，一个小背筐（竹制的大筐），一个小竹篓，竹篓里装着两把泛光的镰刀。祖父从马圈里牵出两匹枣红马，它们是母子俩。母马四只蹄子在院坝里不停地刨着，还撅起亮晶晶的鼻子，打了两个痛快的喷嚏，溅出来一些晶莹的珠子。小马不到一岁大，在母马肚子底下绕来绕去，吊儿郎当的样子。这是生产队仅有的两匹马，因祖父将息牛马特别有经验又特别细心，遂分配到我家喂养。跟着马儿一起走出来的，还有三只白色的羊（一只母羊，两只小羊），刚到院坝，就各自从尾巴底下洒出一串串黑色的珠子，冒着热气，热气里夹杂着草的味道。羊喜欢在路

上吃别人的庄稼，所以出发前给予了特别照顾，嘴上戴了“嘟嘴”，一个竹制的小圈子，类似拉磨的马所戴之物。这样，路两边的庄稼再嫩再鲜，它也只能凑上去闻闻气味了。

祖父右手杵着他那根烟袋兼拐棍的玩意，锤子状的残疾左手于臂弯里挽着马缰绳，牵着大马走前头；小马跟在它妈后面；姐姐背着背筐牵着羊走在马后面；我肩挎竹筐走最后。我们这支队伍迤迤着向离家两里左右的太山坡行进。路上没有行人，田里也没有耕作者。我迷迷糊糊的，踢踢踏踏地跟着。

到了太山坡。山坡上除了青青的密密的茅草，别无他物。祖父在一块平坦的坡地中间打入一截拴马桩，系牢马缰绳，然后又在不远处寻得一方土坎。那里青草茂密，他打入拴羊桩，拴好母羊，最后找定一片更茂密更鲜嫩的草地，指挥我和姐姐割草。姐姐割草经验比我丰富，早已蹲下身子，像收割稻谷一样割开了。每割满一把，并不直接丢进背筐，而是堆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草垛。她的镰刀所过之处，一片净土。这功夫过人！

此时，祖父站在我身后，那根兼任拐棍的长烟袋叼在嘴里，腾起了一股股青烟。他跟我说，只割草尖尖，不要草萼萼。草萼萼重，你背不动。草尖尖嫩，马羊最喜欢。可是割草尖尖等于在细软的草上半身动刀，双手都要一定的掌控力，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没割几下，吡啦，左手食指割破了。嘴一咧，我哇哇嚎起来。祖父却说，莫怕莫怕，一会儿就不得流血了。随即把流血的指头塞进他嘴巴里，嘘嘘拉拉地吸，吸一下，吐一口血。不几下子，指着手指说，你看，还在流血没？果真是没流血了。

接下来祖父便教我连草萼萼一起割。左手残疾的祖父自己不能割草，却深谙割草之道。刀口向下，就不会割到手；手捏紧，草不会摇晃，割到手的概率大大减少；连同青苔一起割，草就有了胶合，利于捆扎。慢慢地，我也割满一竹篓。等背筐和竹篓都装满了，手指的伤口也给露水洗白了。此时，太阳刚好上树端顶，祖父便领着我们回家了。

一班妇女婆婆在田里薅草，看见我们这支队伍，立定了身子，看稀奇。走近了，听见她们在笑，“这个娃娃还没有草高嘛！”

中饭时，祖父忽然说，周云啊！祖父向我竖着大拇指，以为他是在表扬我，没想祖父接着说，像个大拇指呢。好半天才懂，祖父不是表扬我，而是说我个头小，蹲在草丛里，活像一个大拇指。

二

二伯家的山草繁盛，每割一次，不几天又长出了新草。然而割得多了，二伯他们也会心有不快。有一次，我们动静有点大，嚓嚓的割草声惊动了二伯的儿子和女儿。他们站在屋角处，小心提醒我们：深草莫割哒，我们留着盖屋用。

他们的提醒使我们忽然注意到，茅草还有另一重要用处——盖房子。是啊，你看，二伯家的房子，一连三间，屋顶上不都是厚厚的茅草吗？

二伯家要留着深茅草盖屋，给茅屋补漏；而我们需要深茅草给牛马垫圈，兼顾积肥。谁先让出这一步呢？那时我们都还小，谁都想不让步，于是在我们赌气似的割草时，他们就来夺刀。气鼓鼓的争执中，听得二伯的儿子喊叫了一声：哎哟！他抢夺镰刀

的手被割伤了。只见他迅速将受伤的手指送进嘴里，吱吱地吸血，吸一口噗地吐出一口。待不流血了，猫儿一样蹲在一个岩石上出硬气。一个姓氏的人，不好骂也不好打，只是出硬气。我们也停了镰刀，傻站着，看着他，心里生出不少惭愧来。僵持了几分钟，我们硬着头皮，继续割草，只是再不敢割深草了。二伯的儿子蹲在石头上，不说话，眼里尽是委屈。他妹妹在一边站着，眼睛恨恨地瞅我们一下，接着同情地瞅她哥一下。直到我们收工回家，他们才进屋。回到家，姐姐跟我和二弟商量，要不要向祖父报告这件事。想想报告的后果，我们身上的皮就一紧，怎么能说呢？可晚饭时，姐姐还是忍不住说了。我们都准备挨打或挨“吹”，然而半晌，祖父长叹一声道：唉，不割就不割嘛，莫把别个弄伤了噻。

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愧疚，好在这样的事，却再也没有发生过。我们再去割草，也不见他们来提醒和制止了。难道他们也在心里责怪着自己？唉，谁知道呢。

“割手”事件发生后，我们有段时间不去二伯山上割草，转战去了大伯的山。

太山坡的草令我们艳羨，山脚的一个大堰塘也令我们艳羨，因其坐落于潘姓人家屋场坎下，人们都叫它潘家堰塘。平时，这堰塘仅供应坎上几户潘姓和刘姓人家。寒冬腊月 and “春雨贵如油” 季节，它要供应两个村近 10 个生产队，数百户人家，上千的人口，上万的牲口。每天早上和傍晚，到这里挑水的男女，从四面八方涌来，被乡人们形容为“路上不断线儿”！所有来挑水的人，一根扁担两只水桶，来到堰塘边站稳了，也不卸桶，一只手稳住一个水桶悬在背后，一个水桶“扑通”一声砸进塘里，“咕咚”一声灌满

了，置于岸上，腰杆一扭，另一个水桶又砸进塘里，仍是“咕咚”一声，接着发一声“嘿哟”，腰杆用劲一伸，“嗨咗嗨咗”着就挑走了。有时我也是那挑水大军中的一员，每挑一回水，都要疑心第二天水会不会少些了。可是第二天、第三天去，天天去，无论何时去，潘家堰塘的水总是满满的一塘，深深地绿着。

三

看似无甚大用的茅草，在草山主人眼里，它们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了割草，祖父发明了一个专用词——讨草！与哪家关系好，知道向他讨了不会拒绝，就预先打招呼；或把我们带到现场后，上门去讨；或不预先招呼，别人高声责骂起来，祖父就说，莫埋怨哈，是我！对方听出祖父的声音，就说，哦，是您啊，那您莫把我好点的草割了哈，我要留着盖屋。祖父回一声，哦哦哦！协议就算达成。

祖父是最讲“硬气”的人，只在“讨草”上，有时不得“矮然”（土家语，低下架子意）一些。由此他也得出一个道理，无论派我们在哪里“讨草”，他都告诫我们，山中间的不割。或许，在草山主人心里，山中间的部分，就像人的胸膛和肚子，或房子的堂屋一样，属于核心权属部分，动了有伤筋骨之虞？

我们称之为大伯二伯类的长辈可多了，凡是长辈，我们都可按其排行这样称呼。住在十队的大伯有两座矮矮的山，满山茅草郁郁青青。看得出，我们每次“讨草”，他都答应得很勉强。

是否草的性情和模样与其主人性格密切相关？大伯虽是一个人过活，却特别讲卫

生，家里随时打整得干干净净，连厨房和茅厕都一尘不染。身上穿的也是，哪怕旧衣服呢，即使洗成白色了，也绝无半点污迹，光光鲜鲜的。所以他坡上的草，也学了他的品行，出落得楚楚动人。

每当此时，大伯要么待在屋里，不跟我们打照面；要么出来抱几根柴火，匆匆进屋了；要么肩上挎个鼓鼓的布包包，急急忙忙往外走。我们只好停下来，立起身亲热他。祖父就问，元成啊，到哪里去啊？大伯的蓝眼珠和黄眉毛忽闪成一片，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说，嘿嘿，下街去。下街就是到县城去。待大伯走远了，祖父小声问我们，晓不晓得他包里装的什么？我们自然是不晓得。祖父肯定地说，烟叶子！我们恍然大悟地“哦”一声，望一望大伯消失在玉米林里的身影。

春天里，满山满岭掐“茅针儿”，隐藏在茅草芯里，犹若一根根白嫩的粉条，送进嘴巴，清甜如甘露，是我们嚼之不厌的美食。钻出叶子后的“茅针儿”不能吃，没了水分，也嚼不碎，味同嚼“渣”。秋天后的“茅针儿”像拉细拉长了的狗尾草，遍体是茸茸的白毛，自由自在地在太阳下摇曳。众人或以为此“茅针儿”无什大用，惟我们晓得他的妙处。有个夏天，与小伙伴“老兵”在山上玩耍。忽然老兵说，拐了，我的肚子破了！原来是老兵的肚皮被树茬划破。我们吓得赶快看那肚皮，但见一条细细的红线，瞬时像棉花一样翻开，翻成了一条乳白色的肉沟。我们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然而老兵却不动声色，脑壳向着山上转了一转说，快点去帮我找点“茅针儿”来！二弟闻声，撒腿跑出去，迅疾找回一把毛乎乎的“茅针儿”。老兵取过，一根根贴在伤口上。没想第二天，他居然照常上学，第三天，似乎就已经弥合

啦。谁能想到，家乡那个毫不起眼的“茅针儿”，竟然是超级良药，能消炎止血，弥合伤口呢！

茅草的根，我们叫它“茅根儿”，也是小伙伴们竞相攫取的美物什。嚼之，如甘蔗，如青黄的包谷梗儿，如高粱梗儿，脆蹦蹦，甜蜜蜜。“茅根儿”的尖端是天然的银针，无论谁牙龈发炎，嘴巴肿歪了，大人们就会吩咐，去，挖点“茅根儿”来！“茅根儿”挖来，大人取出一根优秀的，让肿者张开嘴，对准红肿处，吡吡地扎几下，立时鲜血直流。大人把眼凑近看看，说不行，还得扎几针。吡吡吡，又是几针。直扎得不见血流，方才罢手。肿者疼得眼水直流，只是想着因此不再牙疼，乃强忍受刺。这效果屡试不爽，从没见人反对或怀疑。谁的身上长了脓包，也是“茅根儿”一顿猛扎，一包脓血放尽，自然就好。谁的手脚关节在哪里碰撞了，淤血淤气，没有瓦片玻璃片，也可用“茅根儿”扎上几针，再点燃一片火纸，哧地盖上一个玻璃杯，名曰拔火罐，拔出伤处淤积的血和气，伤者站起来走两步，或者把手摇上几摇，眼睛转上几转，脑壳似有所思地说，嗯嗯，好啦！

《诗经》里说“何草不黄”。冬天的草不仅黄，而且枯。这样的草割了中什么用呢？马不能吃，牛不能嚼。这种草，不是为了喂牛马，而是给它们“垫圈”。按照祖父的标准，“垫圈”的草不仅要够“枯”，还要够深（长）。这样的难题从来没有难住我们。半夜两三点钟，祖父叫醒我们，带上撮箕和背筐，来到隔壁小队的山上“讨”草，手瑟瑟地伸出去，刚触及草，就感觉到针刺了一样，疼得迅疾往回一缩。原来草结了一层冰牙，成了冰草。见我们缩成一团，祖父把嘴巴凑到

我们耳边说，使力割，一会儿就不冷了！说完他不再理我们，放哨去了。我们只好不断伸手，不断缩手。果真，不到十分钟，身上发热，手上冒热气。

四

山脚田边往往也是乡人归天后的安埋之地，坟堆上的草，很少有人去割。草就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像坟堆长了头发。然而它们就是绿草，是牲畜们最喜爱的草。祖父往往会用征求意见的口吻指示我们，某个某个坟上的草，从来没人割，你们去割了嚒？

有一次，按照祖父的旨意，我提了一个竹篮，蹲在坟头上，决定从前往后割开去。刚割了几把，刀子忽然被什么东西带动着往后滑动。我心里一惊，以为遇见了什么“氖殆东西”（土家语，鬼怪之意），定睛一看，却是一条暗红的蛇。它在草丛里睡觉，被我的刀子割到了。受惊的蛇并没有攻击我的意思，只是滑溜溜地转动着身子，准备开溜。殊不知，顽童是绝不会放走任何一条蛇的。我灵机一动，跳出坟堆，顺手在草地上捡起一块块石头，不容分说地砸了上去。那阵势，跟炮弹落入敌群一样密集，直砸到蛇蜷成一团，不动弹了，我才停下手来，然后取下其胆，作为战利品带了回去。

马蜂最喜欢在深长而稠密的草丛里安家，秋冬季节，都躲在窝里不出来，吃自己酿造的蜜度日。在秋天或冬天，草枯黄了，我们的刀子跟着眼睛走，眼睛跟着最深的草走，正呼呼啦啦割着，“噙”地一声，割到了一个马蜂窝。这些马蜂，个头是蜜蜂的数倍，脑袋像个黑钳子嘴，无论你是谁人物，只要骚扰了它的正常生活，它就会誓死保卫它

的家园。这个时候，我们迅速伏下身子，屏住了呼吸，连眼珠都不敢转动。数分钟后，马蜂们以为我们撤走，停止了躁动，回到它们的蜂房。我们才弯着腰，低着头，耷拉着刀子，小偷一样悄悄溜走，然后加速跑远。待身和心稍稍安定，远远地回望，一边擦汗一边说，好吓人啊！

喜欢隐藏于草间的还有锦鸡，我们习惯叫它野鸡。秋冬季节，其羽毛颜色完全可与草色乱真，都是黄黄的。锦鸡防止自己被人类猎捕也真是尽力了。可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很快从一团茅草中把它识别了出来。

出没于草山的狐狸，只见识过一次。那天下午，雨后初晴。我们在后山坡顶放羊割草。茅草浅浅深深地密布着，羊儿们懒得吃草，都钻进茨篷子里吃茨叶，把一篷篷茨叶扯得发抖似的摇晃。割某把草的时候，我无缘无故地站了起来，又无意识地向侧边的平台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竟看见了一只毛狗子（土家语，即狐狸）！这偶遇，完全是缘分！它正站在坎的边沿，四处张望着，犹犹豫豫的，似乎准备跳下坡坎，然而又仿佛察觉情况有点不对劲，站住，望着对面。我一侧身，发现住在坡下面的二叔正站在树林边，背着一个斗笠，提着一支火枪。二叔和毛狗子都互相发现了对方，但二叔假装没看到毛狗子的样子，东张西望着。我小声提醒，二叔，毛狗子！话音刚落，毛狗子转身就跑，而几乎与此同时，二叔端起火枪，也不瞄准，直截了当地开了枪。只见毛狗子身边的茅草冒了一团青烟，毛狗子像闪电一样跳出了青烟之外，大尾巴划开一片深深的茅草。一眨眼的功夫，毛狗子消失在坎背面的山下去了。我和二弟哪还有心思割草，丢下镰刀，冲上坎去，向毛狗子消失的茅草坡里

一阵猛追。然而，来回几遍，一根毛都没有发现。回到坡顶，羡慕而又失望地望了几眼二叔手里的火枪。二叔说，照说应该是打到了的啊，照说它跑不远啊！

隐身草间的动物自然还有蚂蚱、蚰蚰、蚯蚓之属，它们与草的关系，也许还胜于人类。无论如何，倘若没有它们，我的童年该会是何等苍白无趣。

五

为斩获更多的草，除了上山割草，我们还要下地扯草。田地里的草，受了农家肥和黑土的滋养，长得异常肥嫩。狗尾草是最常见的，它们或顺着行子铺展，密密麻麻地摇着翘起的小尾巴；或择一肥地聚族而生，身子粗壮且绿得发亮。此乃我们最喜欢扯的草，尤其是有露水的早上，叶子和狗尾上沾着一颗颗晶亮的露珠，小手伸出去，露珠们滴溜溜坠落，打湿了泥土，也打湿了我们的童年。

某日雨后，祖父将我们带至一片包谷林边，划定了我们重点扯草区域，我们就一头钻进包谷林里扯草去了。不久听到有人喊，哪个在我田里扯草啊？只听祖父答曰，是我啊，莫闹哈。对方说，哪么喜欢在别个田里扯草嘛，把我的田躁完哒！祖父回说，我们一会儿就走哈，莫闹哈。包谷林又深又大，也不知喊闹的人在哪里，祖父在哪里回答的。好在主人家果真没再吵闹了。太阳要顶端时，祖父在包谷林深处轻轻地问我们在哪里。循着我们的声音，祖父找到了我们。祖父浑身湿透，整个左身糊满了泥巴，黄兮兮的一片。祖父只有右手有三根手指，扯出的草只能用左臂夹在怀里，于是把自己夹成了

一个泥巴人。看见祖父的样子，幼小的我，鼻子里竟有点酸酸的感觉。

一天，看见矮小的宝嗲嗲（因为他是祖父辈，名字里有个宝字），蹲在田里扯草。他一点一点往前磨，所过之处，无论田里、坎上，还是岩石缝，都寸草不留，犹如给田洗了个澡。我大为震惊，从此也掌握了这扯草的大法宝。看到我扯过草的田里光光溜溜，母亲每每喷一声说，咳，周云就会扯草呐！于是我的干劲更加高昂。

外人不仅夸我们能干，还夸勤快。他们不知道我们哪里敢偷懒贪玩呢？祖父的责罚那可是货真价实的。

有一次，我和二弟按照祖父的安排部署，上学时便把镰刀塞进书包里，放学后直奔学校背后名曰大坡的山脚下，扯一种叫“地瓜根”的东西。地瓜根不是草，却比草更养牲口。它们长在有草的地方，像蛇一样趴在草根下面，长起来毫无顾忌，想长多长就长多长，最长的有几十米。分布方式呢，以根菟子为中心，呈放射状扩散开去。叶子像马桑树叶，绿得发黑。成熟的地瓜根在根茎上结很小的瓜，然人不能吃，也没人敢尝试。所谓根呢，粗细像葛藤，颜色泛黑。也不知祖父从哪里得到的信息，说地瓜根营养好，是牲口的好“夜草”，吃了长膘。不过观察牛马们的吃相，似是真的无疑。它们咬一口在嘴里，也不分老嫩，不分叶子根子，一律咔哧地嚼碎，其贪婪的样子就像骆驼见了沙棘，嘴角还流着类似牛奶样的液体。

我和二弟从山脚开始，扯起一根，就呼噜呼噜前后跑，然后把一根完整的地瓜根电线一样挽在臂弯里，再用镰刀于菟底处宰断。我们一边扯，一边为祖父的侦察能力佩服不已。不是他老人家，我们怎能找到如

此丰茂的地瓜根啊？我们兴奋地从山脚扯到山顶，扯完了半边坡，忽然听见祖父喊我们，遂停下休息。祖父从山的另一个方向走过来，问我们扯的地瓜根呢，在哪里？我和二弟自信满满地说，堆在坡上呢，我们一边扯一边捆扎，都堆在坡上呢！祖父哪里肯相信，说你们扯的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呢？他气得嘴巴皮翻起老高，直是说哪里这么不受教啊，遂要我们立马跪下。一侧刚好有块石板，封面上扎满了密集的石牙，这长了针刺的石板，正合了祖父发怒的用场。于是我和二弟跪在石牙板上，接受祖父随手摘取的树条抽打。但无论怎么打，我们坚定不承认偷懒了，玩了。祖父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估计心下也开始怀疑，他的判断是不是真的错了，乃停手，要我们带他去找地瓜根。

果真在树林里找到我们扯的地瓜根，祖父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竟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我们承认错误。他说，哎哟，那我错了嘛。又说一遍，哎哟，那我错了嘛。

经此一役，祖父不再胡乱惩罚我们，甚至还允许我们做些在他过去看来或许是“出格”的事，比如养鸟。有段时间，在祖父的默许下，我们养了两只八哥。每天早上，我们牵着牛，挑着撮箕或背着背筐出门，八哥就随我们出发。它们一个歇在扁担上，一个歇在背筐沿口，东张西望着，嘴里发出“且且”的声音。祖父说，八哥的舌头尖剪了后，可以学会说人话。我们照此打整了，可它们还是只说“且且”。我们扯草，八哥就在一旁盯着，如果拔出的草莧里有蚯蚓或蚂蚱蚰蚰之类，它们就迅疾叼了去，用喙摆几摆，囫圇吞进肚里。于是，我们的扯草进度大大放缓，因为每扯一莧草，我们都要认真查看一番，以免漏掉了八哥的美食。可即使如此，它俩

还是在某一天飞出去后，再也没有飞回来。

除了扯牛草马草，我们偶尔也去扯猪草，供猪们填肚子。猪吃的草自然比牛马讲究得多，必须是在农田里沾了农家肥的光，借了庄稼的遮护，偷生出来的嫩茎嫩叶植物。它们的名字都很有诗意，毛耳朵、苦麻菜、狗牙菜、客麻叶、车前草、夏枯草，如此等等。正如列为看官所知，它们大多是地道中药材。

每年夏秋之季，放学之前，老师就通知各班同学到操场上“站队”。长短不一的纵队排列完毕，老师往往会说，下面请郭医生给大家讲话。郭医生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在教室端头一间吊脚楼里开了间诊所。每当这时，我和弟弟们心里就会想：但愿郭医生讲上一个小时，等我们回到家，天黑了，就不用割草啊扯草啊放牛放羊了。但每次郭医生都讲得很简短，大致是请同学们今天回去后，到田里扯中药草，明天上学带来。未了说，看谁带得多些哈，带得多的表扬！草名呢，大致就是上述那些“诗一样的名字”的玩意。得了这个指示，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因为总归是无需割草扯草了。然而回到家，给祖父一汇报，祖父却说，一边扯草，一边瞄到起，有中药草就扯了带起！结果不单没有少做事，还多出来一件事，心里那个恼啊！

表姐家离县城近，她们经常扯了猪草到城里卖，赚得许多的零花钱，令我们心生几多的羡慕。但祖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主要意思似乎是怕把我们的的心思带歪了，一天只晓得赚钱，不晓得读书。但我们还是趁着祖父“走人家”的机会，逮到一次卖猪草的机会，与表姐约定，头天放学后扯了半挑猪草，清洗干净，次日天不亮挑至表姐家旁边，跟

她们碰头，挑到一个叫“东门街上”的街巷，歇了下来。这是一条青石板木房子的老街。莫道君行早，先到者已经把街两边摆满了，我们只好在街的端头勉强占个位置。大约个把钟头，一个妇女来到我们摊前，问多少钱一斤，表姐说三分，我也跟着说三分。也许是表姐的猪草分量多些，也许是表姐是女孩子，妇女用手一指，表姐就挑着猪草跟她走了。不一会回来，陪着我“站街”。一直到太阳即将“端顶”，猪草晒殃了，也没人来问。眼看一街的猪草人走得不剩几个，表姐悄悄告诉我，哪个再来问，就说二分五，卖了算了。终于盼来又一个妇女，问，答曰二分五。同意。以为她要自己挑走呢，结果说，送到她屋里。只好挑着跟她走，肩上火熏火辣的，脚板生疼，脚踝伤疼。一个书生突然变成了卖力郎，那种感觉不是很美。挑到屋，获毛角子四五角钱。从此誓不再卖猪草！

六

我们割草扯草，喂养了牛啊马啊羊啊猪啊，它们又用生命和肉身反哺了我们。我们与草和家畜们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好像谁也离不开谁，甚至与之产生了某种感情。

家里每年都会喂养几只山羊，一般是先养只母羊，以后就羊子羊孙可以永续发展，而羊父羊母多半就先于其子孙成为我们的腹中之物。无论我们与羊儿们感情多深，关系多好，每年祖父生日和过年时节，总会宰上一只两只。这事也由不得我们小孩，都是祖父和父母们做主。

那年，牺牲前的羊父羊母生了两只小羊，一只长着八字形的羊角，一只长不出角，成了“狗头羊”。它们的父母健在的时候，我

们牵着它们上山吃草，总是羊妈羊爸负责吃草，两个小家伙负责玩耍，饿了就凑到羊妈肚子底下吃奶。回家时，羊妈羊爸稳重地在前面走，小家伙则沿着被水冲出的山沟沟跑，侧着身子，呼啦啦跑到山沟的左边，刚刚站稳，又呼啦啦跑到右边，直到平路才停歇。看着它们玩耍的样子，我们既觉得可笑又深表理解，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喜欢玩一些大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游戏。羊爸羊妈走后，我们跟两个小家伙的关系更亲密了。每次上山，到了该回家的时候，发现它们肚子是瘪的，就帮它们找草吃，或者把远远的茨藤拉弯，看它们连同茨叶和茨藤尖尖一起吃下去；或者把高高的树枝拉弯，看着他们的小嘴急急忙忙运动着，待其吃尽嫩叶，手一松，光光的树枝又弹回原处。它们两兄弟有时也会打架，“狗头羊”虽然每次都会吃亏，但每次都勇于硬着头皮应战，用“狗头”迎击哥哥的“八角”。这时我们总会上去“劝架”，严厉地将“八角”驱赶到一边去，不准它俩再近距离接触。而不一会功夫，它俩又和好如初，互相打着喷嚏亲热起来。

农历十月初六这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带领它们到后山吃草。坡里的草大多已经黄了、枯了，但枯黄的深草里，往往藏着青青的嫩草。于吃草而言，两兄弟也算是老江湖，特有经验，无需我刻意引导。他们快活地享受着嫩草，却不知这将是其羊生中最后一顿大餐了。因为次日乃祖父生日，它们将为此献祭。我满含深情地告诉它们，多吃点啥，过了今天，你们就吃不成了啊。也不知它们听懂没有，总之是吃得很欢。听到祖父喊我，让我把羊牵回去，“师傅”来了。我心里顿时一紧，觉得很愧疚又很期待。愧疚的是对不起羊儿，

没保护住它们；期待的是，又可再次目睹那惊心动魄的场面。

到了竹园，“师傅”已经等在那里。他的眼睛有点残疾，我们那里叫做“萝卜花儿”，我家每年的年猪均为他所刃。眼见他左手提起“八角”的脑袋，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右手里的小刀已经滴着血，手一松，“八角”向竹林深处跑去，没几步就栽倒在地了。然后他提起“狗头”的脑袋，如法炮制。不想“狗头”在那一瞬间，扭头看见了我，遂直接向我奔赴过来。我呢，以为它是来找我算账的，拔腿就跑，边跑边回头看。然而没跑几步，“狗头”站住了，用祈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两只前腿一弯，感觉在向我下跪一样，接着身子无力地一倾，整个的瘫倒在地上，睁着眼，眼球拉直成一条线，脑袋依然朝着我的方向。这是数十年前的情景，每每想及，心里总有无名的疼痛。

都是食草动物，相比于羊，牛马的命运似乎好多了，除非它们不中用了，一般是不会遭遇被宰割分食的酷刑的，各家各户都当宝贝把它们供养着。

某年，我家奉养的马病了，肚子胀得像气球。晚上，祖父把马牵出来，马站不住，侧睡在石板院坝里出硬气。几掌煤油灯和一掌马灯把院坝照得明亮亮的，一屋场的人围着马，七嘴八舌出主意。祖父眼珠转了一转，叫父亲去砍来几支杉树枝，朝着马肚子噼噼地刷。杉树是针叶属，树叶像缝纫针一样，且密密麻麻不可胜数。我大为奇怪，惊问其故，祖父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说，放气噍！我哦了一声，恍然大悟，深感祖父他们身上的学问真是深不见底，我们永远也学不完。

不几年，马又犯了一种打喷嚏流鼻涕的

病，鼻子嘴巴涎吊吊的。也是在晚上，马灯照着。祖父要父亲找来一把干枯的艾蒿，像火把一样点燃，待火苗熄灭后，凑到马鼻子底下熏。艾蒿烟冲进马的鼻孔，马顿时连连打了几个响鼻，晶亮的鼻涕四散飞溅。又接着熏，直熏得马儿奋起反抗，蹦蹦地踢着后腿，不让人靠近。如此一番，那病竟奇愈了。其实，艾蒿我们也称之为蒿草，这草不仅能治马病，也能治人病。谁流鼻血了，祖父就喊一声，快些，找点蒿草叶来，把鼻子塞起。谁身上起风气疙瘩，浑身瞬间布满疙瘩，越痒越抓，越抓越痒，祖父照例喊一声，快些，找点蒿草叶来，揉成颗颗，赶快吞下去！分分钟，疙瘩果真一颗都不见了。

又几年，一天早上，祖父把一匹白骠马牵到旁边坡上，找了一块茅草丰盛、地势开阔平坦的草地，打下马桩，系好马绳，又使劲提了几提，觉得很牢固了，才放心离开。祖父是养马能手，晓得在坡上拴马的道道——马绳辐射的范围内，不能有树，免得缠住；不能有沟沟坎坎，免得掉下去。出现这些情况，主人又不在旁边，马是不能自救的。午饭时间要到了，太阳也要端顶了，便去牵马回来。不把马牵回来，草晒殃了，马不会吃；马晒殃了，也怕出事。祖父到得拴马地，惊得往后一退，定睛再看，不错，白骠马确实倒在了草地里，死了。祖父围着马转了几圈，左看右看不明其究，既非缠死，也非勒死，更非摔死，肚子饱饱的，一片草尖尖被吃得所剩无几。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

此事令祖父一直不解，无法原谅自己。

窝冬

◎ 郑云

西北风毫不留情地带走村庄仅有的热量，冷风淬炼着楝树、榆树、桐树、椿树和灰蒙蒙的瓦屋，太阳病恹恹地照不出光辉。天空简洁了许多，簇簇淡黄的楝果下垂着，蓬蓬乱枝、青砖灰瓦、墙上透着苍绿的青苔，衬着灰白天空，似一幅阒寂的旧墨画。一群麻雀倏忽飞过，群羽划动气流微颤着乱枝。

阴郁的天总是让人懒惰，孩子赖在被窝不起。婆婆喊吃饭。妈，孩子不起来，我向婆婆求助。婆婆在灶屋生起一笼火，棉袄棉裤烤起来，淡淡的烟雾缭绕在门楣上。婆婆拿着烤热的衣服进了房，快，小老鼠进窝喽。烤热的棉衣柔柔软软，温热顺着指尖流向全身，小脚丫、小胳膊愉快地伸进棉衣棉裤。

吃完饭，庄上走一圈，不见一个人。空气湿重粘稠，似乎有几亿粒微小水珠向下压着，压得村庄又要沉沉入睡。天冷得伸不出手，什么事也干不了，烤火吧。木棒放在火堆上，沉闷地燃着。天晴的时候，热气烟气在屋子上空轻轻飘浮着，云朵般轻柔，从门窗缝飘出去，青烟袅袅。但阴天的时候，热气和烟气怕冷似的，不肯出屋，散乱地在屋里乱窜。站在远处看那烟气从门楣上莽莽地冒着，屋脊笼罩在烟雾中。不知底细的还以为着火了呢。

老家地处中原，靠近黄河，水汽重。尤其在冬天，湿冷气流包裹着人、

树和房子。人们不由得就想起火，拢一堆火烘干一片天地，聚在火堆旁，说话，嬉闹，争吵。

小鸡们在堆着芝麻秆黄豆秸棉柴的垛边的土窝里刨着挠着。公鸡挺起身子拍打着翅膀，伸长脖子响响地叫起来，打破了村庄的沉寂。邻家的鸡也跟着叫起来了，前后院的鸡也都叫起来了，鸭子也扯着哑嗓子呱呱起来了。村子顿时喧闹起来。

村上的热闹不止这些，入了冬，每家每户开始储备各种粮食物质以备度过漫长寒冷的冬季，走街串村的小贩们挑着担子推着自行车轮流登场，叫卖声此起彼伏，腔调浓重又悠长。

最早登场的是卖豆腐的。一路走一路喊“豆腐——王庄的豆腐”。豆字短促，腐字的长音能越过五六家去。卖豆腐的来了，晌午喝豆腐汤吧，老公说。中，婆婆答应一声，拿着葫芦瓢弓着身子到堂屋端出一瓢黄豆，一会儿端一块白白嫩嫩冒着热气的豆腐回来了。新鲜热豆腐！给我切一块，公公说。中，婆婆应着。七十多岁的公公蜷缩在灶屋的木床上露着花白的脑袋，孩子似的赖在床上，理由是太冷。早上婆婆把毛巾拿给公公，擦完手和脸，拿回毛巾递上饭碗。吃完饭端走碗，他又重新缩回被窝。山里猴引不得头，公公说吃豆腐，两个孩子也要吃。豆腐不炒不拌，一人一手托一块吃得津津有味。味正，是不是二娃的豆腐？公公问。吃出来了还问？婆婆笑着怼过去。

二娃豆腐做得正宗，就是命苦，唉。公公说起了豆腐二娃的事情。二娃娘是十里八村出名的好看的女人，人也端庄。二娃爹不正干，喜喝酒，耍酒疯，总跟二娃娘打架。只

要有人说二娃娘漂亮，他就要跟二娃娘找事。打完架二娃爹就去赌博喝酒，二娃娘搂着二娃哭。一年冬天，二娃爹半夜喝醉掉进村后的河里没爬出来。二娃娘独自拉扯孩子，过着更清苦的日子。

火堆又加了柴火，烟气在屋子里徘徊盘旋着从门口和缝隙钻出去。豆腐二娃的故事随着烟飘散出去。灶屋的上半墙和屋顶熏染得黑乎乎，烤一次火那黑色就浓厚一层，房间就暗一点。

“醋——灌醋啦——”卖醋的来了，喊声粗犷深厚。一辆自行车，两个大塑料桶，一个酒提子，一个漏子。装备简单。醋是家庭作坊的，红薯干发酵而成。醋是必需品，夏天喝蒜汁捞面条，冬天炒酸辣白菜，都得用。酸味不是单薄的直酸，酸香缠缠绕绕，醇厚浓厚，回环往复。醋瓶子只要不摔碎，家家就永远是那个瓶子。漏子放到瓶口，提子倾斜，醋就哗哗进瓶子啦，干脆利落。家里有半瓶呢，不灌了。醋香随着叫卖声远去。

“黄酒——打黄酒——”低沉的叫卖声传进灶屋。让他等一下，打一斤，公公顿时来了精神，说道。在老家走村串巷的生意人从不把卖字说出来。听到吆喝，人们就走出家门，各取所需。一个村庄至一个乡一个县，人们在一起扯闲话，说着说着就攀上了亲戚，往上说几辈，就都是亲戚或者是同姓族人，就像蛛网，缠缠绕绕都在圈内，总有亲情乡情。说“卖”字，就显得薄情了。老公头伸出灶屋说打一斤。我端着大号瓷碗出去了。卖黄酒的人站在一辆自行车跟前踩着脚，两手握空拳在嘴边哈着气。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根棒子，棒子两边绑着两个塑料桶。琥珀色透出塑料桶，清亮亮的晕着一片天空

和虬乱的细枝。

打二斤吧，我公公爱喝。我踢开脚边的石子说。

那人咧嘴笑了笑，黄酒好喝得很哩。

烤烤火再走，我说。

不哩，趁着天好人闲在，多卖点。他说着拧开盖子，淡淡的香气扑鼻。

我端回来时，公公已穿戴整齐地坐在火盆边，搪瓷缸子准备好了，黄酒倒进搪瓷缸子，搁在炭火上。公公又让切两片姜丢进去，然后就等着烧开。

黄酒烧开了，姜片上下翻滚着，黄酒的发酵味和姜的辣味窜进鼻孔。喝一口，姜的辛辣和着淡淡的酒味和米的发酵味在口腔里撞着舌尖牙齿，热辣冲撞着鼻腔，冲撞着脑门，身子顿时就暖和了。小孩子一大口咽下，然后咧开嘴苦着脸说辣！婆婆嗔怪着，胡闹！这小孩子能喝酒吗？公公啞了一口，说喝黄酒得慢慢喝才能品出味道。看他的神态，我想起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多么惬意！

傍晚，鸡全都飞上了院子那棵长满枝杈的榆树。一只坏了翅膀的母鸡在树下转圈，走过来向上望望，走过去向上望望。上面那只公鸡喔喔地叫着，好像说上来啊。婆婆弓着身子走过去，捉住母鸡放在树杈上。

明天天不好，婆婆边放边说。

你咋知道哩，我问。

今黑儿鸡卧得晚，婆婆答。

禽类很有灵性，对于天气的敏感存于基因里，敏锐度超过人类。明天晴天鸡就会早早飞上树，天不好它们就会晚上树，多吃一会儿食物。婆婆养了几十年鸡，对鸡的习性

摸得准准的。在河南，鸡鸭猪狗牛羊睡觉或趴着都说“卧”。在王湾前有个村庄叫卧岗，南阳诸葛亮叫卧龙先生。

果然，后半夜淅淅沥沥下起了雨。这雨下得静悄悄的，不是斜风细雨，更不像过路雨。雨点唰唰唰，不急不躁，稳稳地下。暗沉沉的夜静静的，只有雨是醒着的，寂寥地唱着舞着。

小鸡们有的把头掖进翅膀里，有的缩着脖子直头淋着。雨点落在羽毛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冬天在塞外我的老家，鸡是一定住进鸡窝的。靠墙的鸡窝是一面坡的小房子，离地半米高摆一排木棍，鸡卧在上面，鸡粪落到底下。下面也是鸡下蛋的地方，每天都得拾回来，不然过一夜就冻裂了。我一直纳闷，河南的冬天暖和，鸡鸭鹅不下蛋；东北那么冷，鸡鸭鹅照样下蛋。鹅下完蛋会用碎草盖住，于是我们去捡鹅蛋就像在寻宝。

早晨雨还在下，不知什么时候能放晴。鸡已经下树，在草棚下缩着脖眯着眼，一只脚立着，一只脚提起缩着……丰腴的羽毛都贴在身上。拌一盆食端过去，鸡们凑上前不慌不忙地吃着。吃那么急干啥？又不能出去找虫子，它们定是这样想着。

到处湿哒哒黏糊糊的，连火也烤不成了，柴火湿嗒嗒地净冒烟。我和孩子连着两天缩在被窝里，不想出门，不想做饭，不想吃饭。到处冷飕飕阴沉沉，好像穿着水衣。院外路上偶尔路过一个人跳着脚找硬实的地，两手支开着，蹿一下，跳一下，胳膊随着蹿跳上下摆动，像个跳舞的神婆。水窝一个挨着一个，映着房檐屋脊，映着乱枝。

第三天终于晴了。太阳红红的，红得饱

胀。鸡们喔喔地叫着，不停地拍扇翅膀，伸展身体。我们连伸几个懒腰，伸直了腰，伸直了背，伸直了胳膊腿脚，心情舒畅。水井边，几个嫂子已经在洗衣服了，叽叽嘎嘎，说笑着。远处的麦田更清亮油绿了，落光叶子的树显得更舒展了似的，就连那些枯草也变得清秀起来。

晴日里，必须要去地里挖一回野菜的，拿着一把小铲，拎着一个提篮出发。村外烟雾朦胧，一排光秃秃的树杆直立在天边。喜鹊窝很显眼，像长在树上的黑色大蘑菇。花尾巴喜鹊立在树尖，嘎嘎嘎地叫着。黑乌鸦在树顶呱呱叫几声，在树木草丛间，落下飞起，再飞起落下，像弹力球在弹跳。北河的北边，村庄的红房顶和树干露出山坳，鸡鸣远远地飘过来。垡子地里雀鸟们翘着尾巴觅食，稍有响动便呼啦啦地飞到埂子上，灵动的小眼睛左右观察；等警戒解除，又飞下来，在深浅不一的土坷垃里一隐一现。

麦苗编织的绿色锦缎铺满田野，厚实得如同马鬃，嫩绿深绿交错。野菜可真多啊，毛妮菜、野油菜、芥菜正是最嫩的时候。野菜怎么做更好吃是讨论的话题。两个人一伙，三个人一群，在绿色中移动，欢笑声在坡地回荡。一只只山羊低头啃几口青草，抬头咀嚼着，看向远方，眼神清澈。羊羔时而咩咩叫，时而钻到母羊身下吃奶。放羊老汉或坐或站或蹲在埂子上，抽着烟，淡蓝的烟雾缭绕在他周围。远远近近的绿地黄地和枯草构成了一幅乡村山野画，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画中人。旷野里，羊儿叫，鸟儿鸣，溪水潺潺，山风簌簌，各种声响在耳边盘绕，落进心底。

天晴后，炸苞谷花的来了。不需要吆喝，先炸一锅，“噔”的一声响，惊醒整个村庄。

小孩子欢呼雀跃，抱着柴火，跟着家人兴冲冲去往那最热闹的地方。

炸苞谷花占的地方通常在庄中心，人们前来都方便。我到的时候，小孩子已经在排队了。不是人在排队，是盛苞谷的碗和柴火排着，有芝麻秆、豆秆、棉柴、苞谷秆。炸苞谷花师傅喜欢棉柴和芝麻秆，火头硬实，要是木柴就更欢喜了。轮到谁家，谁家小孩子和大人就在旁边帮着折柴火，往炉膛添加，火烧得旺旺的，快速达到所需气压。一旁蹦跳玩着的孩子们心思不在玩上，操心着是不是轮到自已了，等着谁家的苞谷花炸出来了，抓一把，先尝为快。“噔”的一声巨响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苞谷进入通道里。通道是一个长长的肥肥的大口袋，高压热浪把苞谷花冲到口袋那头。气压锅开启时，特别活跃的苞谷花不肯进通道会蹦出来的。小孩子们特别喜欢捡这样的苞谷花，很像不肯安生的自己。有时候袋口没绑紧，苞谷花就像满天星在烟雾中落满地。大人哄笑，孩子哄抢。收是收不起来啦，孩子们捡走了。大不了浪费一碗苞谷，回家再端一碗。乡村人很少吃零食，炸苞谷花已是最大的奢侈了。

炸苞谷花的通常是夫妻。男人主操作，女的打边手。大人来了，女人就跟人唠家常。男人一手转动气压锅，一手添柴火，看气压达到了，提起来放在架子上，一个撬棍解锁，“噔”的一声，烟气升腾，苞谷成花。能炸的不止苞谷，麦子、黄豆、大米都可以，只是气压不一样，师傅都掌握得准准的，炸出各个物质的最佳状态。大米炸出的花洁白轻盈，口感光滑，米香盈盈，是炸花界的贵族。但很少有人炸米花，大米在河南属于稀罕物。村庄上一整天都是噔噔响，最开始鸡飞狗跳，

后来习惯了，狗趴在窝前眼皮也不抬一下。村庄上空弥散着烟雾和苞谷花的香味。他们通常在一个村庄待一天，也有两天的。那几天，到别家串门，凳子上放一碗苞谷花，大人小孩捧上一把，吃着，说着。过了两天，大人小孩嘴上都起了泡，边捂嘴边说，苞谷花真不是好东西，吃得嘴干舌燥。过了个把月，炸苞谷花人来了，还是要炸一锅的。我们家很少炸，怕干。可是小孩子看见别人吃会眼巴巴眼望的，于是，也炸一锅。

庄上还来剃头匠，也是在庄子中心位置，主要为那些不愿去理发店的上年纪的人服务。一个月或者四五十天来一回，来一回待一天。家家都有柴，有水，剃头匠负责烧水，理发，顾客自己洗头。都是常年主顾，价钱便宜。小孩子也常常被大人扭过来。家长哄着，呵斥着，小孩子就在哭闹中剃了个光头。有人说，剃头匠把小孩子头摁疼了，所以哭闹不肯剃，但或许也是因为小孩子不愿意被剃光头，哭闹乱动，剃头匠才非使劲摁着不可的。许多小孩子的童年阴影里除了医生就是剃头匠了。

换大米的、换苹果的开着三蹦子来。在农村，万物皆可换。各自有各自的价钱，以物易物。只要是换，人们就积极，麦子多嘛，

也想换换口味。

有一年来了对年轻夫妻，做鸡蛋卷。他们有炉灶，有煤，有锅。他说配料，谁做谁自己带东西，他们调配加工，收个加工费。面粉、鸡蛋、白糖、油、水自家都有的东西，看着加工，放心。于是，众人积极响应。一盆一盆的食材端来排队。不管谁家的鸡蛋卷做出来，都会分给大伙尝尝。人们吃着，品着，评论着。喜欢甜口就放糖，不喜欢甜就放盐，味道各随主便。鸡蛋卷酥脆，吃多了可能会磨得牙床起泡。他们在庄上待了好几天，那些天村庄处处漂浮着鸡蛋卷香甜的味道。

窝冬，不是待着不动，只是不用上地里干活。窝冬的日子，在忙季不得空办的事，提上了日程；有些不急的事，也来慢慢办。每天三个饱一个倒，过得散漫，悠闲。人们赶集买菜，买肉，买些稀罕物品，在家等待上门的生意人，淘麦打面，走亲戚。亲朋娶媳妇嫁女儿，老人去世，小夫妻生娃娃……一波一波地参加。高兴的事，悲伤的事，不喜不悲的事，一件件地排着队来。日子就这样打发了，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责任编辑：方蔚

和解

◎
陈
涛

那是个傍晚，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煤炉前，爸妈嗑着瓜子边看电视，边聊着家长里短。窗外已经是白雪茫茫，寒风从各种缝隙钻进房屋，我伸出长着冻疮的小手搓了搓自己如刀割似的耳朵。煤炉里的火已经烧得通红，发出的亮光映照在我红扑扑的脸蛋上。

那一年，我被爸妈接回身边上小学三年级，我就此告别了陪伴我7年的爷爷奶奶，告别了我那无忧无虑的童年。

许久过后，妈妈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站在他们身后的我，眼睛时不时瞟向摆在桌上的瓜子，却始终没有伸手去拿。妈妈说，你拿着吃啊。于是我伸手抓了一把瓜子。这孩子！爸妈相互对视一眼，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音乐课上，长相甜美的女老师教我们学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教室里响起歌词“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同学们声情并茂地跟唱，而我

却心情复杂，张不开口。都说农村妇女重男轻女，而我这个儿子在和妈的相处中从未感受到。我觉得自己在妈妈眼里一无是处，大概与废人无异。

刚回到爸妈身边时，我家毗邻小镇客运站，爸爸是一名驻站售票员，妈妈在家门口开早餐店。每天早上我拿着妈妈给的肉包子，哼着歌儿愉快地上学，一切似乎都很美好。改变应该就是因为搬家。国企改革一大批工人下岗，爸爸丢掉了“铁饭碗”，再加上客运站搬迁，我家的早餐店人流量一落千丈，爸妈只能另谋出路。于是，我们搬家了。

新家在一家人生产预制板的工厂内，远离繁华的街道，每天白天是机器轰鸣，晚上工人下班离去，只留下一片落寞。封闭的厂区，没有了一起嬉戏玩耍的小伙伴们，我成了孤家寡人。黄昏，落日的余晖总会将我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我一个人在沙堆上玩沙石，在纸上写写画画，越来越沉默寡言。

妈妈大概不喜欢这样的我，横眉冷眼，嫌弃之意溢于言表。后来弟弟出生，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嗷嗷待哺的弟弟身上，我和妹妹成了完全的陪衬，愤懑也慢慢沉淀，我学会以眼神表达妈妈不满。弟弟无法无天，一不高兴，就捡起地上的石块，毫不留情地砸向我。有一次，石块竟把我额头砸出一道血痕，妹妹向爸爸告状，爸爸看了看我额头上的伤口，二话不说就拎起弟弟暴揍一顿。但是事后，爸爸却被妈妈一番臭骂，弟弟越来越有恃无恐。

我上初中后，有“别人家的孩子”住进了厂区，跟我成了邻里。他每次月考总分都能排进年级前五名，而我除了语文能够考出惊艳的分数外，其余的课程都泯然众人。重要的是他礼貌又周到，大人都喜欢。在他

的映衬下，妈妈看我哪哪都不顺眼，总用难听的话打击我，当众扯着大嗓门吼我。而我在经历一次次被数落后，昂着头，如同一头倔强的公牛，眼神里满是桀骜不驯。

初中学习紧张起来，因为学校的题海战术，我每个月都需要班费、试卷印刷费等杂七杂八的额外费用，一个学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次回家跟妈妈要钱，妈妈先是埋怨老师一番，接着嘲讽我“钱不少交，学习成绩一分不长”……我总是在代收费的班干部再三催促下鼓起勇气，向妈妈讨要这些费用。有一个课代表和我关系极差，他经常都会以一种趾高气扬的态度问我钱带了没有，这让空手而来的我十分难堪。而我在终于能把钱交给他的那一天，竟会暗暗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似乎说话也大声了一些。

中考成绩出来，我的成绩很差，连普高线都没有达到。妈妈本来打算让我念中专，或者找个师傅学门手艺，但爸爸听人说，以我的分数可以读职高，将来也可以参加高考上大学。于是我进了职高。职高的费用更多，离家远，我人生中第一次住进了集体宿舍。一间逼仄的寝室摆着六张高低床，容纳十二个同学。

妈妈每个月给我的伙食费是两百块。每个人自己到食堂充饭卡，充多充少、吃好吃差全凭个人意愿，学校没人过问。这是让人愉快的。我的一位室友，每顿都会单点炒菜，一盘八块钱的辣椒炒肉对我而言可望而不可及，但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后来我得知他每个月的生活费有五百多块，满是羡慕和嫉妒，也在心底刻上了自卑。

学校每月底放假两天，大家都很喜欢享受这种难得的松弛，但对我来说，假期是一段

艰难时光。因为每次放假前，班主任都会特别交待，让我们回家务必找家长拿钱，诸如交班费、课外辅导书费、试卷印刷费等等。这些费用几乎每个月都有，和初中那会儿相比，只多不少。每次我结束假期返校之前，妈妈总是为交费的事骂骂咧咧。有一次，我丧失了跟妈妈说交钱的勇气，决定直接返校。第二天，除了我，全班同学都交齐了费用。班主任问，我只能壮着胆子忽悠他，说自己忘了这事儿，等中午放学趁着午休时间回家去拿。我艰难地坐上回家的公汽，再次出现在惊讶的妈妈面前，唯唯诺诺，吞吞吐吐地跟妈妈讲述事情原委。她的愤怒可想而知，暴风骤雨般责骂铺天盖地而来，我只觉得自己的耳朵快要被妈妈的怒吼震聋了。拿到钱后，我像个无主的游魂，漫无目的走在公路边上，在开往县城学校的公汽驶来的时候，竟忘了招手去拦。失魂落魄里，我不知何时置身于路边的田地里。丰收的季节早已过去，萧瑟的秋风吹过一望无垠的田野，空旷，苍凉，一如我此刻的内心。

二

我经常想要逃离这个家，对妈妈的怨气日益积攒。家里爸妈之间永无休止地吵架，我受够了这种鸡飞狗跳的生活。

妈妈其实绝对算是合格的家庭主妇。她每天的生活很规律简单：一大早起床为我们做早餐，买菜、打扫卫生……将家里梳理得井井有条；做好午饭后，总是让我和妹妹先吃，自己一心扑到牌桌上去了。那时，大人们繁忙工作之余的消遣就是打牌。妈妈是个打牌高手，很少输钱。即便输了，也很快能够扳本。大概就是因为她经常饿着肚子

打牌，后来才得了胃病吧？我爸则属于典型的又菜又爱玩的类型，每次只要他坐在牌桌上，十有八九是输钱。平常人的输赢，都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属于小赌怡情，可我爸似乎总可输得很多。我记得最离谱的一次，他直接输掉了一千多块，要知道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块。当真相终于掩盖不住后，激烈的争吵爆发了。爸爸自知理亏，连夜离家出走，长达一个月没有回家，最终在我妈娘家人的劝说下才达成和解，返家。

爸妈总在饭桌上吵架，多数原因是我爸又打牌了，又输钱了。可在我心里，总是将他们吵架的主要责任划到妈妈身上。因为被妈妈斥责的爸爸，通常总是垂着头不声不响的，妈妈得理不饶人，越说越来劲，越说越过分，陈年旧账全都一股脑儿倒了出来。无法忍受言语刺激的爸爸终于在沉默中爆发，将饭碗狠狠地摔到地上，碎片洒了一地。妈妈却还是毫不示弱，继续怒怼爸爸，两人继而扭打起来。年幼的妹妹被这样的场面吓得不知所措，哇哇大哭，祈求道，爸，妈，你们别打了。

我早已习惯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选择了对此视若无睹。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在心里憎恨妈，明明爸爸都已经服软了，你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让事情升级呢？

弟弟逐渐长大，妹妹上初中，我进了职高后，爸爸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在老家微薄的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家。和所有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一样，爸爸踏上了外出务工的征途。也许爸妈前世就是相爱相杀的冤家，他们天各一方的时候相安无事，但只要爸从外地回家，要不了多久，妈妈就必定会和他吵架。他们每次吵架，都是先由妈妈言语挑起话题，指责数落爸爸的不是，激怒爸

爸，进而相互动粗。这样的场景，我见过太多次了。父母之间屡屡上演的战争对我而言，是一种异常煎熬的心理折磨。

尽管爸爸似乎是应该受到批评教育的那个人，但我始终都认为，妈妈才是那个故意扩大事态、唯恐天下不乱导致纷争的元凶。这样的认知一直伴随着我。

爸妈的每一次冲突，都会让我想要逃离这个家的心态更加迫切。后来爸妈又吵架，两人谈了离婚。妈妈说她只带弟弟走，我和妹妹归爸爸管。我心里甚至隐隐在期待这样的分配。在我的印象中，爸爸一直都对我们很好，从来都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

然而，婚没有离。我只能盼着自己长大，离开这个家。可是，后来，大专毕业，在遥远的外省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我依然没有能真正离开。这一份工作是在每个季度才会发放一次工资的工厂，工资也还需要去找老板讨要后，才会慢吞吞地打到工资存折里。所以，上班的前三个月，我还得依靠家里的生活费支持。当我无比艰难拿起电话，打电话给家里时，妈妈并没有责骂我，还问我钱够不够用，叮嘱我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冷着饿着了。挂了电话，我忽然想起那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躺在廉价的出租屋里，月光透过黏着旧报纸的窗户，在地面洒下的一片片光斑，随着夜风轻轻摇晃。我想家了。

三

毕业后一年，工作虽然依旧不尽人意，不过我已经能够勉强解决自己的温饱，我终于不再需要打电话向妈索要生活费了。那时，我去了杭州，在一位堂哥开的电脑耗材

店里做事。有一天傍晚，爸爸从外地给我打来电话，嘱咐我下班后给妈妈打个电话。结束和爸爸的通话后，我这才猛然想起，我有两个月没有跟妈妈联络了。11月，杭州的街头刮起了立冬的寒风，路灯将我的背影拉长，站在电话亭里，搓了搓略显冰凉的手背，我塞进一块钱硬币，拨出妈妈的电话号码。

接通后，我说了一句，喂。

我甚至都没有喊一句妈。

妈妈用略带埋怨的语气说，你这伢儿，怎么两个月都不给家里打电话呢？你没什么事儿吧？

我回答，没事儿。

然后，妈妈又说了一些关切的话，无非还是那些话，让我出门在外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说在外地生活不比在家，什么事情都由父母安排好了。妈妈让我不要再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打电话，她说家里会担心，怕我在外面出什么事儿。

这通电话打得很长，足足有三十分钟。

临近通话尾声的时候，妈妈忽然像是终于下定决心似的，用一种怯懦的语气跟我说，她不小心从楼梯摔下来了，摔折了一只胳膊，在家治疗了一个月。

妈妈这种怯懦的语气，让我想起了当年上学的时候，我问她要钱交班费和试卷印刷费的光景。其实爸爸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告诉过我这件事情。不知出于何种心态，我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哦。

我甚至能够想象，在得到我这个冷漠的回答后，妈妈的心里应该有多么难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再说一句话。挂断电话后，我后悔了。瘫坐在电话亭下，背靠着柱子，泪水不知何时已经模糊我的双眼。

在朦胧而又冰冷的夜色中，忽然我想起

初三晚自习结束后的某个夜晚，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到家里，看到妈妈站在灶台前忙碌，然后端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糖心荷包蛋。这是妹妹没有的待遇。我享受着甜甜的糖心荷包蛋，妹妹就会投来无比羡慕的眼神。这样的时光几乎伴随了我初中时期的整个冬天。我上了职高后，每逢不回家的周末，妈妈会给我送来用保温桶装好的汤，她炖的墨鱼排骨汤，或者香菇鸡汤，或者花生米炖猪蹄汤……妈妈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说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最开始是爸妈一起来的，后来爸爸去了外地务工，妈妈就一个人过来。妈妈没有爸爸那样八面玲珑的为人处世技巧。爸爸总是会递出一根香烟，从门卫嘴里打听到我的班级，然后送进来。而妈妈一个人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只能怯怯地朝里面四处张望，面对门卫态度生硬的问询时，更是一副胆怯的模样。如今，我可以想象出她一个人揣着保温桶，小心翼翼地搭乘公交，站在我学校门口等着我放学的画面。

四

我得承认，妈妈对我们这个家确实尽心尽力，并不曾有过任何亏欠。妈妈勤俭持家，在仅有爸爸一个劳动力的情况下，不仅让我们兄妹三人顿顿不离荤腥，还能积攒出房子重建的本钱。

我从杭州回家，看到瘦了一圈的我，妈妈责备我不会照顾自己，并和爸爸商议，让我不再出门打工。对学习提不起半点兴趣的妹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辍学打工，进冰棒厂，踩缝纫机，在饭店里当过服务员，最后去了武汉，并留在了那里。弟弟去县城念高中了。爸爸仍在外打工，家里又回到了妈妈

和我单独相处的状态。

下班后，我照例坐在电脑前，继续偷偷进行我的网络小说写作。我鬼鬼祟祟的行为引起了妈妈的警觉，她有意无意地暗示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你可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啊。我说没有。那天，妈妈从外面回家后，不是去做饭，而是急匆匆找到我，让我赶紧跟她出门。妈妈一脸忧惧，说，你爸可能出事了。一位堂叔在外地省会城市开了家公司，爸爸就在那里上班。堂叔的公司因为高仿某知名品牌的产品，被对方告上法庭。原本身为老板的堂叔会被拘留，不知为何，堂叔毫发无损，反倒是作为员工的爸进去了。妈妈慌了，带着我满世界打探爸爸的消息。我们去了堂叔的母亲家里，堂叔的兄弟姐妹家里，他们全都告诉我妈，说我爸没事儿，他好着呢，劝她不要听信谣言胡思乱想。妈妈自然是不信的，可问询无果，只能无功而返，回家后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果腹，自己则是一遍遍拨打爸爸的手机号码，但听到的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忙音。妈妈坐在那里怔怔出神，一夜无眠。

后来，爸爸终于平安从外地回家了。他们决定推倒垂垂老矣的自建房重做。本来爸爸并没有这个想法，但妈妈说我也到了适婚年龄，老房子没有热水器，洗澡不方便；也没有卫生间，上厕所更不方便，住着不适合了。

我梦想着这栋楼房建好后，妈妈做饭可以用上抽油烟机，我看电视可以换上挂墙的液晶显示屏，我们一家人洗澡无需每天使用插头总是老化的热水壶烧水。

旧屋重建的那些日子，妈妈觉得爸爸并不用心，一直懒懒散散，还总是偷偷摸摸出去打牌。经过多次争吵积怨后，终于爆发了

最为激烈的一次夫妻战争。妈妈面目狰狞，披头散发，恨不得撕裂了爸爸，而爸爸像头失去理智的疯牛，对妈妈拳脚相加。

看着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我只有深深的无力感。但是我并不知道，这次的情绪剧烈波动已然让妈的人生进入了倒计时。从这天起，妈妈就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捱了几天之后，决定去医院检查，得到的结果却是胃癌，晚期。爸爸并没有告诉我事情的严重性，我以为要不了多久，妈妈就会出院了，我们的生活还会一如既往。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日渐消瘦，我终于意识到，妈妈已经病入膏肓了。而在那段日子，爸爸日夜在医院陪床。一个周末的上午，我搭乘公汽去医院探望，来到病房门口，老远就看到爸爸正专心致志地拿着一个苹果削皮，然后十分体贴为妈妈喂食。在妈妈口渴的时候，爸爸会拿着棉签蘸上水，小心翼翼地滴在她的双唇之间。这种温馨的画面我此前从未见过。

五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那场手术加剧了妈妈的病情恶化？主治医师说，不做手术没希望了，做手术的话或许还有好转的希望。尽管这个希望非常渺茫。进行手术是要承担风险的，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站在病房外面，爸爸拿着医院开具的手术通知单，郑重征询我的意见。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做如此重要的决定，凝视着家属意见签字栏的空白处，忽然有种我掌控妈妈命运的感觉，手中的笔重如千钧。

手术最终还是做了，可效果并不理想。

手术结束后，妈妈的身体依旧每况愈下，几乎只能静静迎接死神的到来。

我不了解一个即将濒死的人有多么绝望，但我知道妈妈心中还有不舍，还有遗憾。当妈妈由县人民医院转回镇上卫生院后，妈妈忽然对我说，她要把家里的存折都交给我。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告诉她，我有钱，有很多很多钱，不用担心我没钱用。我已经通过网络小说的写作，积攒了差不多三万块钱。

2012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医院毫无生机的走廊里，初冬的寒风呼呼作响，窗外的夜色愈发孤寂，犹如一潭死水。人生阅历丰富的五奶奶早早准备了殓衣和纸钱，亲戚们纷沓而至，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肃穆的神情。妈妈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她大概是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奋力睁着双眼，拼命想要留住她在人间看见的最后一幕。一股莫名的恐惧感深深填满了我，我异常害怕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妈妈。病房的灯光逐渐变得昏暗，妈妈缓缓闭上双眼，外面有直击灵魂深处的鞭炮声响起。从学校赶回来的弟弟，和我一样悲伤得不能自己，扑在妈妈已无声息的身上，哭得撕心裂肺。

妈妈，我还来不及对你说，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你不懂事的孩子。人总是容易牢记那些自以为不得了的伤害、难堪、痛苦……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忽略亲人经年累月里点点滴滴的付出与关爱。我知道妈妈会原谅我，一个妈妈总会无数次原谅自己的孩子，可是孩子常常不肯原谅妈妈一点点无知的过失。

责任编辑：方蔚

栏目主持：

张其成

巴音博罗的每一首诗似乎都在证明，“独占的经验”是诗人的护城河。这组大海之诗里，书写对象的宏大，让荒凉、湮灭这类语义过载的词焕发了新生，而激撞、鼓荡这样的词，正好是为大海这“喘息的巨兽”准备的。

韩少君的诗在日常的低音里让更细微的诗意显影，日常的混沌、模糊和反复书写，让有效的凝视变得日渐困难，而韩少君的凝视却从容不迫、举重若轻，甚至是“化轻为重”，这都体现了诗人的强力。

李继豪面对的日常处境是寓言化的，既是物本身的形态，也是诗人以思辨将日常过滤，变成“闪耀的黄金”。这一过程，如他在诗里所说，是“向上攀登”，而难得的是，高处的抽象和提纯，并没有损害低处的丰盈和活力。

吕达的诗如此直接，也许她的情感和经验浓烈到她不耐烦走一点弯路，而这情感和经验的本身，又极其细微。这是一种天赋，在这样的写作里，随处可见的鸭跖草和唯一的沃罗涅日几乎同样重要。

大海就是一个 荒无人烟的村庄（10首）

◎巴音博罗

当落日被大海收藏

当落日被大海收藏，又被海狮一口吞下
有人在浪尖上弹奏钢琴，有人在漩涡里
召开篝火晚会——

火，是由古老的盐粒培植的，老海龟缓缓
将头颅伸进月亮的行宫……

看，又一阵巨浪将整个世纪沉沉压过
幽暗的海底，早年葬身的死士们正唱着歌
昂首把槳戟举过珊瑚丛的林梢

该是弹奏德沃夏克的时候了，该是在那首
著名的交响曲的间奏里，把那位
在岛屿的铺位上睡着的过客

唤醒的时候了

海，装满煤油和矿渣的旧驳船
此刻也装满剥蚀的文字与浑蒙的油漆
也装满冰山、陨石和破碎的月光……

谁能屏息读出这浩瀚的一页？
当清晨的曙色也均匀地涂满这海岬
请让那颗悸动的心也彻底平静下来吧
崖边巡视的始皇帝是第一次望见大海的
钢琴曲洗过滩涂上已印满鸥鸟的爪痕！

自海猫陀岛归来

我的皮肤正在变蓝，蓝且透明
我已腥气满身，像大头鳕四处游曳
我眼波流转，是泡沫还是星宿
风暴使我成为桅杆林立中的一员
我的脚和岛屿深入到海岬的脚是一样的
因而我的皮肤上出现了盐
我完成了瓢泼大雨中海浪干出的事业
而后我和寂静坐在一起，使大海更荒凉也
更遥远……

当航海者们死于传说，碎浪在礁岩之间
完成了齿咬，请失去恋人的姑娘们
小声地哼唱吧，唱给活火山听
唱给海啸那巨兽留下的杰作听
唱给离别——那焚烧于鸥鸟的叫喊中
锥心的疼痛听

海，不过是竖起衣领的老水手
以拖网捕获的一个梦
而梦将播洒于星罗棋布的村镇、港口和码头

如果今晚的月亮有一张猪嘴鱼的脸
我就以忧伤装饰那条蜿蜒幽暗的滨海小路
我的手中早已空无一物
除了这一缕海菜般的月光！

一个人在老铁山岬沉吟

在这里我没有舌头可翻卷、吞吐
因为黄海和渤海这两个老兄把嗑都唠尽了
当鸞和苍鹰的巢被落日引燃，并冒出滚滚
浓烟
我情愿被这黑色大理石的波涛一寸寸湮灭
我的灵魂，将随西太平洋斑海豹的沉浮
赶往万里之外

让风吹吧，因为盐和浪花淹制的人子们
正在死去，而云和苇草装饰的我
却在慢慢复活。生活是一只黑脸琵鹭悠闲
散步的姿态
甚至潮汐也不能描绘和更改
有人用一根鱼骨点燃了白昼
有人用单筒望远镜收集星斗和月亮
而我则把老铁山岬的那块礁岩，悄悄
移入我的胸腔里，我有海沙和泡沫
写出的魔咒，有一首诗因巨浪而弯曲的韵律

在灯塔上，光创造出的那只伟大的手指引了
所有经过的航船，它们将一律拉响汽笛
向你致敬，当鸟群突然涌现，并高高飞翔在
广袤荒莽的老铁山岬上空
我以一只白尾海雕模仿自然中严峻的真理
并像美那样庄严地伫立！

在海的利刃上起舞

你的抚摸像火，灼痛我的脚掌
海，整个翻卷起来，并用飞溅的碎星击打我
击打我高高昂起的头颅
我已不能从浪谷深处的银行领取到全部银两
海，以死火山呕出的污言秽语泼向我
又用一万匹液体的马匹践踏我

我早已把祖先遗忘得太久。海浪是一排
不朽的墙，一艘大船带来轰响的乐队
一双枯掌握紧钢钉铆紧的琴弦
我以大黄花鱼和鮫鱈来应付这享受
海浪正以开花之齿咬紧大副二副的手
港口的石街上，女人和风交换过了裙摆

现在轮到我来诉苦了，让沙滩上的锚链
从大海深处拖来蜿蜒轰响的群山吧
请古代的贤哲们围坐过来，说今天的海
才是我们活着的证词！

在海浪之上练习沉思和长眠

螺号自古就连接并通向那海的深喉
海象的肺活量足以抵过炼铁厂上空的烟尘

那就让一号高炉的炉膛快点炸裂吧
我们要偿还这亘古欠下的死火山的债务

我们要在冰山的屋顶取下星星的银簪
北方，已有北极熊的脚步声了

那岩壁上栖息的信天翁，正以云的眼波
和练习飞翔的幼鸟对话

春天，多么短暂，多么适合马戏团把戏台
搭在浪与浪的波谷中间

我向大洋深处的银行借贷
又给铿锵而行的鱼群拍出了电报

而通向马里亚纳的长途列车早已出发
旅人们早已把自己交给了碾压的车轮

太平洋已经睡着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灯
也渐次熄灭……

我只有暗自祈祷，读一点点康拉德
和读几行梅尔维尔和沃尔科特

然后合着巨浪的大笑，把杯中的残酒一饮
而尽

回程，是没有归期的

世界，仅剩一颗名叫荒凉的头颅
装满了泥沙与盐粒！

去海上挖一口井

去海上挖一口井，和去海上造一座钟
其结果是一样的，我以瞎盲之眼
读老子，读《春秋》也读荷马！

时间，是那只沉船的龙骨
需要几个朝代之后才能被探海者发现
我已经与悬崖上的巨鹰有了密谋的火种

我已和两座激撞在一起的冰山

有了共同的祖先，而幸存者前往海神庙的路
却只剩下这一条

慈悲的海神娘娘仍然沉默不语
哦，请将这朽木般的尸骨托付给海浪吧

请将安澜伏波的钟鼓楼也系牢于海角
如果今晚的潮汐真的能把经卷冲洗干净

那就让落日继续咳血
让蓝鲸继续航行在北冰洋上

大海的歌声用弧形极光是远远不够描述的
光明的使者正扇动羽翼向史前飞去

大海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

大海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
海水映照着我的罪孽，映照着这个晌午
在灰烬和火炭中间，我是否有力量抵达海
王九岛？

哦，要计算一条燕鲛的背鳍不如牵引一片
霞霭
不如让我的祖母活在她呼喊鬼鲑鱼的回声
尽头

她的苍发化为炊烟，她的笑意幻变成
我祖父的胡须。她在寻找一个早已不在人
世的

婴儿，而夜空抖落下来的星星宛如蝌蚪
游曳于小学识字课本和算草本中
那是我父亲的童年，也是我母亲
皱巴巴的花布衫……

我从海边经过，海的房间空旷无人

海那深蓝色的窗子紧闭着，液体的窗玻璃上
映现出令人惊叹的虚空。当一片云飘过山谷
海的晚宴上有一些木头人正在燃烧
有一艘死去多年的机帆船正在梦见码头

大海就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
我们的骨髓会溶解于海水，我们的脸颊会
塌陷

我们的心脏缩进贝壳里，我们用金枪鱼击
打叫喊
以海星装饰房间。如果有人此刻在马勒的
第二交响曲中
稍许停留，他也会在瞎子阿炳的弓弦上长
久驻足

哦田野依旧是人类的田野，大海依旧只属
于我自己
在乌贼施放的夜幕中，我是唯一还在波谷中
往还奔走，并提灯照耀村庄的人！

花甲之年致大海

海在世纪荒芜的牧场上吆喊
我们都是它卑躬屈膝奴仆
如果各条航线都通向史前，海角的光
便是哥伦布与郑和遗留下的苍茫眼波

海，人类纪年中遥远的孤旅
梦幻仿佛月亮上的桂树
一篇航海日志写出的悲伤早已化作乌有
而军舰鸟，正在把船头诵经者的头颅磨砺

哦，这慢慢长夜终将逝去
这铁石心肠的人终将泪眼婆娑

如果剖开一条沙丁鱼就能摸遍大海的忧伤
那些沉入海底的水兵们，就会把
熄火的枪与满是锈斑的铁锚互换位置！

大海的蓝，都不是给我的

大海的蓝，都不是给我的
大海的咸也不是
我是那个从崇山峻岭深处出走的弃儿
我把海当成一块漂移的摇篮
我要在波光嶙峋的海平面上一遍遍耕耘
在深不见底的海沟里撒下火焰的种子

我还要用天上的云朵擦拭这面怎么也擦不净
的镜子

海呀，那湛蓝色的海水不适于挖井
那幽深寂静的海底也不适合做梦
当洋流带来捕鲸船的信息
我祖父挖掘黑土地的镐头变幻成一只断桨
悬挂在星云密布的夜晚

大海永远不适于圈养——这喘息的巨兽
永远有血液般的咸腥味儿。永远鼓荡，召唤
又把远途投奔而来的人深深埋葬
当明月像遗像从海岬冉冉升起
辽阔而明媚的海平线上持续而来的，仍然是
褐色群山一样质朴的人流……

海边的小屋

海边的小屋早已人去屋空
只有风留了下来
只有荒寂在唱歌

我用荒草编织着它的言词
每一粒都像海蜃
稍一触碰就会蜇疼你的手

那么，就让我以紫菜和海带的模式
成长吧，我把肘撑在那堵断墙上
身子，比对虾还弯曲

比潮汐经过海角撞击出的诗韵还弯曲
如果我真的能用一条梭鱼
缝合住漏水的月亮

大海就会以整个辽东湾深沉而磅礴的气势
高声说出大地隐藏着的千古岁月
而你们就会以碱蓬和藨草揪住这被巨浪
反复修改过的沙丘

凝视的逻辑 (10首)

◎韩少君

金色的早晨

早晨到来之前，是我们
熟睡的时间，但我却醒来了
一个表示不愿意思想的人，开始胡思乱想。
啄木鸟的声音首先中止了这里的一切——
我爱这鸟儿，更爱那棵大树
在它下面，我仰起脸
一次次接受过它的轻拂
它的荫凉，落叶和蝉壳。

大地撩开黑暗的衣袍
苍老云朵在远山现出五彩轮廓
每一个早晨，都有几只杜鹃鸟
贴着山体飞行，这群唱蓝调的隐身者
沉醉于北山寺院传来的钟声。

明净的天空下，雄鸡摇着肉冠
依随草地上一群母鸡，奋力的翅膀
有力的腿爪，起起落落，除了反复缠绵

他大概要告诉安心捉虫子的她们：
“金色的早晨，爱着我们”
所以，意味深长地鸣啼了一声。

晨光里，狮子已成石头，呆在麦田里
脚趾风化为沙砾，坚硬的鬃毛被敲掉一块
抱去井台，成为垫脚石，我恰好徒步于此
惟有乌黑的水塘，瞧见我忧思的脸。
苍狗一路扑蝶，小动作，细看才识
那是白云投给我们的，幻灭的影子。

临窗叙事

每天，总有那么几个小时
我坐在北面的窗口，冥想
或向远处张望，其他的窗户
被炽烈的阳光堵住了，惟有
这扇，把更多的清风，给了我
即使凛冬，也不会改变坐姿

那里有些什么？北方之北
一座山，名叫圣境山
前面的缓坡，山石被挖走
露出斑驳的红色土壤
苍青绝壁下的九龙谷
有高人隐居于此，某一天
山外城廓，凤箫生动
眼见鸟蛇同体之异怪
在密林中飞行，鸣叫声
如牛蛙，一股莫名的
忧伤，在山间释放
谁也不知道它会落向何处
几天前，天降大雾
我的一位同事，被圣境山
收走了，树边留下他一双
光亮的皮鞋，空鞋里
藏着两只蟋蟀，在叫
——这是一个隐喻
我埋在这里，等待
有一天，人们将它挖出
擦亮，再去仔细辨认

工业小镇

——甲辰岁末答诸友

预报，今晚大风雪
从秦岭和华北刮过来
俯仰之间，那些
飞旋而过的模糊物质
再也无力返回
路上亮着的全是车辆尾灯
日暮苍山远
雪要下还是不下
黑暗铺满工业小镇

春天不会突然到来
前往华醇食品有限公司喝酒
冷空气粘住我们的嘴巴
几个朋友已在那边等着了

观新年古琴音乐会

好久没有这样长时间注视北郊
山影晃动，几个人在星空下咳嗽
吸完最后一颗烟，晚七点
陆续进场，大厅显出勃勃生机
净手，几个小姑娘端着铜盆
清空，WC在右侧亮灯的地方
大衣搭在左臂，女士们
恰到好处，露出里面那层羽毛
琴翁来自北京，立在
舞台中央，侃侃而谈
动物一样披散着长发
“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琴音通达自然，韵至心声
空洞的眼神变得欢喜，一阵风
刮过竹梢，刮过矮松冈
刮过辋川，刮过楚墓群
刮过高新区，刮进剧场
粉红色暗光迅速变绿
台下，一半庄子，一半嵇康
有人暗自舔着自己的伤口
或呼呼大睡。惟有邻座貂皮女
一直嗑着她的零食，但是
不能说她什么也没有听见

一片水域

抵达，其实也是一次忽略的过程。
 迎面而来的隧洞，请忽略
 它的深邃，和折射进来的阳光。
 美人捏着手机，擦身而过
 小狗走小狗的，他们毫无交集
 短暂的寂静和苍白之感，随后袭来。
 车辆不断驶来，金属漆锃亮
 光影打在身上和洞壁，瞬间滑掉。
 花岗岩逼近，风无力地吹
 松枝在响，洞口敞开
 对着这个城市的一片水域
 特有的蓝色，活水明亮
 他们在此集聚，进而兴奋。

凝视的逻辑

——记黑拉

珍珠不可能与我对视
 但在我的凝视下，他的
 两只眼睛变成了珍珠
 过程完美，充满疑惑

说不清这喜悦是来自
 他的，还是我的灵魂*
 这是在我抱着他的时候
 假若一旦松开双臂
 他像从前一样溜走
 沿街边树跑跑停停
 前方的人工湖出现得
 多么及时，影子在里面
 自由滚动，带着小犬
 缠缠绕绕的老龄病症

稀薄的路灯，照着他沿路
 返回，我衣袖间留有他的
 体温和卷毛，他望着我
 两只眼睛因渴求而明亮

* 仿罗伯特·勃莱诗句

兼致冬泳者

内心高耸之人，伏在水里
 这就是冬泳，大爷们干的活

荒凉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大爷
 曾经将贫苦和动力混在一起，绽开的一代

太阳老了，从西边出来，他们
 的情绪也随之来到了眼角眉梢

回到真正的山水，几只鹈鸟
 凭空多出几份飞翔的意义

似乎有什么东西已退回至湖底
 跑快递的电瓶车划过他们的脊背

湖水抬高，用了淤泥、石块
 用了逝者的衣袂和天上的云朵

寒冷从外向内，疼痛由内到外
 来不及感觉的那个人游得更快

人影舒展，白莲停在水中
 漂在面上的棍棒撞来撞去

灵魂出窍的时候到了，焦虑时代
最后一拨大爷，出现在下午两点左右

摇响的树枝

怎么也入不了这样的夜晚
我只能它的外面徬徨。
无法识别黑暗中的事物
除了窗前摇响的树枝，尽管
已在床上躺下了，身边并无
任何侵扰，但从下午开始
一场大雨占有了我们的空间。
父亲和母亲，更加年迈
楼下，他们在低声交谈
为了两垄没有冒青的菜畦。
而茄子，辣椒，西红柿
都在疯长，必须杀死害虫
谁的声音更为坚定？
田野分割，孩子们去了
远方，万物生而有翼
白鹭在水田小心地提起长腿
只有她，还是情人的样子。
多年前，五个神仙姑娘
从人工河漂走了，我一直
想问，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空山行旅

带着流动的情绪
一个人走了三个小时山路

村子后面，荒废的粮店、小学、矿山
喜欢的江水声越流越远
那个用搪瓷盆养蒜的女青年不见了
一座风力发电机立在远处
她站在刷过标语的红砖墙前面
空山行旅之人
一直抬头看着
直到接受到回溯的力量

也学牡丹开

观园子，选择天黑
跃上高原，选择走单骑

飞鸟扑过来，声音扑过来，大朵的
牡丹扑过来，记下这生活中的点滴

牡丹的美德被用烂了，暖瓶上印
铜葫芦上刻，绘本和窗花里开

鸳鸯牌床单上开得更艳，精巧的纹身
甚至并蒂开，刚好盖住她的肚脐

初春的光斑落进掠过的河流，过了
隧道，一列火车连接起盆地与高原

那条小溪里我们玩过水，带走了石头和小虾
我爱的人在服务社放羊，黑羊跑进废旧厂区

她抱过来一只小羊，站在园子里
也学牡丹开，拍摄时间 1996 年，是个阴天

寓言 (10首)

◎李继豪

晚间

晚风吹过。别了——
那因虚弱而消散的。
此地，再无暗泉流动的音乐
群蜂往来嗡鸣，徒然搬运
它们过剩的蜜。像仲夏的树
笔直、贲张，但你从来是
站在窗前的那一个，仿佛
永远不会走到花园中央
为幸福的幻象而高歌。
晚风止，无力挣开一种解释：
害怕溺死，仍在睡眠中。
一个鸚鵡般的人走下楼梯
排演出一段庸常的风情。
他有时是他，有时是你。

警钟

“这很重要。”警钟敲响了。

“但不意味着必须。”
依旧是警钟，在局部的幽暗里
渗出树汁般的音波。
“可以向你袒露吗？”
我已无力承受任何声响
包括被宽宥的沉默。
“你会感到沮丧吗？”
多希望我的自白是嘹亮的
那至少能证明残败的勇气
一如鏖战后卷刃的刀剑。
“唉，无聊的休止符而已！”
我的背影已变得扭曲、卑琐
像你出门随时可能见到的
一座失败的街头雕塑
为不属于我们的历史而献身……
“你还会为我而停留吗？”
当你被绘入同样乏味的风景
或被推向同一个死亡——不
这绝不能。就让每一次骄傲
都是一曲不可战胜的挽歌。
“这光荣只属于你。”

朋友

“朋友，请坐在我身边。”
不用说话，更不用看向我
就这么坐着
像同一根树枝上
孤零零的两只鸟
两只蝉，两片叶子
两个隆起的骨节……
别担心，再多的比喻
也不会改变
我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人走过来。

“朋友，请坐在我们身边。”
不用说话，更不用看向
两张脸中的任何一张
就这么坐着。
原先的树枝已无法承载
我们的重量。
别担心，第四个人会带来
更好的比喻。如有必要
他甚至会打破此处静默。

寓言（一）

你想要加入一种有节律的生活
不是在海边的小镇
就是在你出生的那座村庄里。
和美丽的田园诗无关
你为身体的记忆而渴望
那些灰烬曾来自你亲手
折下的枯木。光明和温暖也是。
但一切都过时了

他们骑着马飞驰在结冰的湖面上
他们是从远方来的——
这究竟是梦，还是钟摆的错误？
是道路，还是晨雾中
因遗忘而凝滞的时间？
最深的茫然已经出现
当你孤身站在岸边
像满山藤蔓张开寂寞的耳朵
满怀虔诚，但
什么也不能听见。

寓言（二）

是的，我们早已习惯了
跟很多人站在一起
从容地，看着彼此消失在
同一时空。而真实的情况是
我们仍待在原地
用纯洁的姿势稳住不洁的肉体。
再没有一种抒情的声音
跟喉咙有关。灯光下，没有我和你。
一切洁净得令人厌倦。
或许，我们应当尽情幻想
以消磨这无涯的时日
如果还不够，就写下来
哪怕只是片刻的恍惚——
就像一次没通知过的停电
把美妙的黑暗
忽然带回到我们中间。

一个黄昏

告别了劳作，羊群般的邻人和朋友
步入暮色的抚慰中。
一种沙漏般正在流失的美
灌溉着大地。该如何重临这一切
并无所领悟——这是多少次太阳落下
才会升起的迷惘。羊群般的
邻人和朋友：永远闪耀的黄金。
你雀跃在他们中间，忽左忽右。
是谁，站在低处，以望云的眼神
望每一个可能的你，像漫长沉寂中
刚刚醒来的幽灵——他知道的东西多么少
而你，很快就要托起
他攀上梯子才能看见的整片星空。

山行

路过一株五百年的银杏
又遇千年的香樟。
绵密的感伤在心中滋长：
它们的古老如此庄严
而我们的衰颓，低微如一种祈求
慌乱的画面又接踵而来
每一次回顾，不再有新的发现……
所幸，这尚未超出忍耐的限度
我们还可以继续向上攀登
直到满山的辣椒、玉米
和众多陌生的作物
一起展演在阴沉的天幕之下
直到风尘仆仆的旅人
终于迎来了怀旧的一刻——
另一个故乡也消隐在薄雾中。

一轮明月

我们总是看到一轮明月
有时在岸上
有时在颠簸的甲板上。
写进一首诗里
模拟它的光晕和轨迹
定义它的美丽
我们企图越过某种边界
而失败如影随形。

看，一张旧照片
一个无比具体的时刻
四个人背对着它
四个人朝向不同的风景
浪花在船头翻涌
幽暗和光亮，各得其所。
我们看不到一轮明月
但没有理由不相信
它一直高悬在他们身后的海面。

朗读者

如你所见，一经开口
这些完整都化作了碎屑。
在某种程度上，广场
和暧昧的沙龙是差不多的。
一个青年诗人和一个虚胖的
电视艺术家，是差不多的。
他们互相怒视，却在各自的
密室里撕毁了诗页。

这里，也有一个朗读者
还在写诗，也曾不同场合

高声或低声地朗读过
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诗歌。
(包括借他之笔写下的一部分)
他记得那模样感伤得像
一只空啤酒瓶在后半夜的风里
呜呜地响,还记得有一回
握话筒的左手不住地打颤——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注意,当时
有一辆消防车从那首诗上碾过。

崭新的三轮车

你见过崭新的三轮车吗?
我承认我被它迷住了:
火一样绚烂的红漆
腊月清晨里反光的车身
连轮胎上的泥点都是新的。
骄傲的菜贩扶着车头

像课本上的牧马人
牵着心爱的烈马的缰绳。

你见过崭新的三轮车吗?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
为一个庞然大物而激动。
我想象驾驶它飞驰的样子
车斗里装满金子般的蜜瓜。
当它一遍遍经过学校大门
连最讨厌我的历史老师
也会忍不住赞叹我的英姿。

你见过崭新的三轮车吗?
它安静地停在集市的角落里。
请原谅我一时的喋喋不休。
正如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
一转眼都可能消失不见。
趁别人还没注意到它
我用我沉醉的目光指给你看。

我在别人身上辨认故乡（13首）

◎吕 达

鸭跖草

我们赤手空拳面对生活，在这里
在任何地方，我们用手掌
用双脚丈量未知
双眼布满灰尘，因没得选而不停哆嗦
我们把手伸出
又缩回，然后从别人的世界里消失
无声无息
在无人问津的墙角，向寒冬
也向未来告别，窗外圆月
夜夜返照另一个白天的光辉

岁月忽已晚

流水爱青山的时候
青山松开了臂膀

绣球花着色的时候

镜中人又一次迅速老去

从头到尾，从生到死
我把他仔仔细细完完整整
爱了两遍
一遍是我的
一遍是她的

健康的爱

花圃里油菜花又开了
小牛在收割后的田野吃草
细瘦的四肢支撑着滚圆的肚子
它刚刚懂得分离的苦楚
但甘甜的稻草茬儿正安慰着它
冬鸟在青天长鸣
结束了一天的遨游
它们很快就要回家
我不再因为不确定的心而痛苦

夕阳在西天沉入火海
明天又是好天气

黑骏马之歌

爱是厌倦是逃离是晚风洗过的月亮
想照亮低头赶路的人
爱是梦中的黑骏马来来回回叫我一起走
爱是孤立无援的蝴蝶要熬过冬天
爱是什么都不问也不必问
爱是一无所有的人付出了所有
是枯叶燃尽了白发流水弄皱了时间
爱是一首陈年旧曲遇见了歌喉
是青涩的植物小心应答着春天
爱是向过去告别向未来躬身迎候
是并肩作战是灵魂和泪水彼此震颤
爱是我们一起去任何地方

黑骏马之歌·2

我整个月都思念着他
草原上的星闪烁在绿色的海面
他是那光华,是那波涛柔软的边缘
漫过我身

我们把房子造在山巅
给彼此家的安慰
那本可能空着的位置如今已有人

我把梳理鬃毛的手法练得很熟
就像现在这样:
他温顺健康并不时喷个响鼻
向我表示亲昵

我整个月都在思念着他
我知道我们将做这些事

直到我看见你

我的世界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浩瀚的星空坚忍的大地
流云奔腾海在叹息
这些都是小事
春风秋雨花开叶落
我仍旧洗衣做饭读书写字
宇宙仍旧称之为宇宙

直到我看见你
星空布满了高贵的装饰
大地充盈着奇迹
每一朵云都有最终的去向
每一片海水都有真实的蔚蓝
春风秋雨花开叶落
生命带来了生命
我洗衣做饭你读书写字
我们经历悲苦和欢愉
这些都不是小事

晚安

我害怕没有被爱过就死去
因此把心敞开四处给人瞧
花很多时间学习观看和说话
然后匆忙告白或喃喃自语
鸟儿鸣叫着斜飞过屋顶
我找不到词句来描述内心的波澜

我干巴巴地道“晚安”
任激情流逝毫无办法

失去你

我试着看一本旧诗集
每个字我都认识
每个词都各得其所
但我扔下了那本书
我试着听一首哀婉的民歌
扎念琴音依旧低沉
歌者嗓音依旧明丽
但我关掉了音乐

春雨每年都磅礴
我就这样坐到了天黑
赤露敞开的心啊
你快些结痂
快些沿原路返回
再也没有人在那里等我

你仍然是你

昨夜雨急风骤
我尚不能理解友谊天长地久
早晨醒来春雨还未停歇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想起你
你仍然是你
天长地久

雨云自东向西漫卷
潮湿的风吹过我麻木的脸颊
那些在风雨中飞行的鸟儿

用美妙的歌声安慰了我
我想要你牵住我流浪的手
告诉我这世上所有的柔情

注：“牵住我流浪的手”，法国诗人菲利普·雅各泰语。

婆婆纳

对这个世界
我只是享用、遗忘并提供微不足道的感受
我从不建造、延续或把院子里的坑填满
生命不属于我
野地里的婆婆纳会在春天开自己的花
我坐在这里或那里都感到同样孤独

时间在我身上流逝
而我在别人身上辨认故乡
用虚幻的对白满足对完整的渴求
天冷时我给自己泡一杯甜奶茶
怀念阳光下的婆婆纳

院子里的坑何时会被填满
破碎的心何时能学会像你那样去爱
既然所有的欢乐都将化作尘埃
所有的名字都将随水波流去
而你指给我看水中月
说：谁不曾摘过？
唯有星河环绕我们梦一般的眼睛

娜杰日达

最开始，做他的妻子是一件幸福的事

他瘦削，在月光下孩子气地高声诵读
诗歌是最伟大的沉迷
而我有最优秀的听力

后来，做他的妻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都极速地变样
辗转于黑暗岁月的牢房
记忆代替了爱情
我也代替了希望
在随走随停的俄罗斯大地
他活着，在我干枯的嘴唇上

曼德尔施塔姆

沃罗涅日的皑皑白雪不需要诗
甚至语言都多余
但那些韵脚在我的额里跳动
那样有力、清晰
每一个针脚都完美、利落
就连梦也不能把它们遗忘
我的好妻子把这非人年月的织物
藏在她的白发里
她永远都不会出错

玛丽娜在国外

玛丽娜涨红了脸不知该跟谁说话
女儿还太小丈夫在远方
方圆几里内没有一个讲母语的人

寂静的夜晚她手拄在餐桌上
只有烟头明明灭灭
一个人的呼吸竟这样大声

抛下那些令人痛心的回忆
避开那些坏爱情
让孩子把自己养大
让丈夫自己走回家

世界太冷清了，玛丽娜
在窗口眺望楼下的草地
她在餐桌上书写另一种语言
双手沾满青草的气味

诗歌责任编辑：方蔚

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与生成逻辑

——以“人民性”为主轴的考察

◎陈定家

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人类社会的文艺生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一种具有广泛参与性、技术嵌入性与形态融合性的“新大众文艺”迅速崛起,它不仅重构了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更深刻地重塑了大众的文化实践与精神结构。回顾中国大众文艺的演进历程,其大致经历了从传统民间文艺的自主生长,到受政治号召与市场机制双重作用的现代大众文艺,再到如今数字媒介全面驱动的“新大众文艺”三大历史阶段^①。这一历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延续性与逻辑演进性。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与生成逻辑,不仅关乎对当下文艺现象的解读,更关系到对未来文化发展路径的预见与引领。

贯穿这一历程的核心主轴,是“人民性”这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属性。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到新时代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性”始终是中国文艺发展的价值基石。它既是理论范畴,也是实践原则;既是历史遗产,也

是当代命题。以“人民性”为考察主轴,能够帮助我们穿透技术表象与形式变迁,深入把握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内核与发展动力。例如,对传统民间文艺“人民性”基因该如何扬弃、对现代大众文艺“人民性”实践该如何继承,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性转化中,如何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和生成逻辑,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含在“人民性”的深刻内涵之中。

一、历史源流:从“人民文艺”思想到“新大众文艺”实践

新大众文艺的“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传统。这一传统的最直接、最深厚的理论基石,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思想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文艺的大众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探索的目标,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工农兵文艺,第一次文代会提出“新的人民的文

艺”，新中国文艺始终以人民为主体。“当代文学、文艺深植于对人民性的追求，其发展保持着连贯性。近年来，新技术为大众参与和介入文艺提供了很大便利，使大众文艺覆盖面更宽，更多人参与到文艺创作中，文艺的表达形态、传播形态、叙事话题等进入新阶段。”^②

（一）理论基石：延安文艺精神与“人民性”原则的确立。1942年的《讲话》，是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系统地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根本问题，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一方向的核心，即是“人民性”原则的正式确立。《讲话》所倡导的“人民性”，内涵丰富而深刻。首先，它强调文艺创作主体的转变，号召文艺工作者“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向人民群众学习，转变思想感情，使文艺创作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次，它要求文艺作品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歌颂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反映人民的愿望与心声；其三，它追求文艺形式的民族化、大众化，要求创作“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的作品。

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得文艺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人民大众的事业，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格局。有研究者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大众文艺’概念提出，到30年代‘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从延安时期‘群众文艺’的实践，到新中国‘人民文艺’理念的确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的探索，到21世纪以来技术变革、媒介转换、观念革新对文艺创作传播环境的重塑，新大众文艺才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应运而生。”^④不难看出，无论是“大众”“普罗”还是“群众”，其思想内核都离不开“人民”，从建国初期的

“人民文艺”创作高潮，到改革开放后对“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重申，“人民”或“人民性”，始终是近百年中国文艺的思想灵魂与核心理念。

（二）实践演进：从传统民间文艺到新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源远流长。“从《诗经》时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旷野诗风，到春秋时期‘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平民智慧，再到‘人民文艺’对大众文艺精神的倡导，千百年来……新大众文艺的种子早已开始酝酿，其一朝破土而出，得益于新媒介技术的催化，更得益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的生命力。”^⑤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由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口传心授、自主生长的民间文艺形态，如民间传说、民歌、戏曲、评书、年画等。这些文艺形式直接源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表达了民众最朴素的情感、愿望与价值观，具有原生态的、自发的“人民性”。然而，受限于传播手段与传播范围，其影响力往往局限于特定地域，且内容上常夹杂着宗法礼教等传统意识形态的烙印。

进入近现代，随着印刷术、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普及，以及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艺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在革命与建设时期，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⑥的有力武器，政治力量强力介入，对“人民性”进行了高度政治化的规训与引导，产生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逻辑渗透文艺领域，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大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歌曲、商业影视剧）兴起。此时的“人民性”在某种程度上被转化为“受众性”或“消费者性”，在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被资本逻辑异化、陷入低俗化与娱乐至上的风险。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人民性”的回归与升华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土壤与社会条件。互联网的交互性、去中心化特性,极大地降低了文艺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使得“人人都是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因为门槛和边界的降低,普通大众才得以随心所欲、各显其能地参与到互联网创作当中,由此用户创作的类型、数量、质量相较于以往实现了指数级迅猛增长。……文艺作品的受众由以往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带来了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思想共振,使得那些‘隐秘的角落’得到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⑦这些划时代的历史剧变,使得《讲话》中所期望的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方式得以实现。当然,新大众文艺并非对前两个阶段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传统民间文艺自发“人民性”的某种更高层次的复归,同时又在与政治、资本的复杂博弈中,探索着“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达。

(三)当代形态:数字时代“人民性”的创造性转化。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的蓬勃生长,标志着“人民性”原则实现了历史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并非对延安文艺精神的背离,而是在全新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下,对其核心要义的深化与拓展。其“新”不仅体现在媒介技术与传播方式的革新,更深刻地体现在创作主体、内容题材与审美范式上对“人民性”的当代践行。

首先,创作主体实现了从“为人民创作”到“人民自主创作”的深刻转变。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专业壁垒,使广大普通群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创作者。诸如快递员胡安焉、王计兵,家政工范雨素等,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将自身的劳动生活与生命体验直接转化为文艺作品。这种“在场者”的

叙事,不再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的“代言”或“描绘”,而是人民自身的直接言说,以其原生的质朴与真诚,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创作的视角与情感厚度,实现了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统一。

其次,在内容与题材上,新大众文艺将“人民的生活”具象化为无数鲜活的个体故事与多元文化实践。它既关注《大国重工》《大江大河》等承载国家叙事与时代记忆的宏大题材,也珍视《赶时间的人》《在菜场,在人间》等对平凡个体日常生活的深切凝视;既催生了《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等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想象的类型佳作,也孕育了李子柒、意公子、康仔农人等展现田园美学、艺术普及与乡村活力的短视频创作。这种百花齐放的格局,生动诠释了人民生活的广阔性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这些大众文艺作品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属于21世纪的普通人的声音、故事、立场、精神通过或朴素或生动的形式得以呈现、升华和衍生,逐渐汇聚着属于21世纪的新文艺、人民文艺。这些文艺的信息、形象、质地和力量,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这种属于人民创造、具有浩荡元气和生命力、挑战刷新着上个世纪文艺评价和审美体系的新型文艺。”^⑧由此,一种植根于数字生态、充满生机的新型文艺审美范式正在形成。新大众文艺正是在这种全民参与、互动共生的创造性实践中,使延安文艺所确立的“人民性”原则,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现,续写着“人民文艺”的当代新篇章。

二、生成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维驱动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与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再造。新大众文艺

的崛起,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缩影,其在技术赋能、社会需求、文化自觉与制度规约的四重驱动下,重塑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

首先,技术赋能打破创作垄断,“唤起工农千百万”,激活“沉默的大多数”,“大众重获自我表述与展示的空间。互联网空间如此之大,新大众文艺不必通过激烈竞争也可以获得一席之地。”^①数字技术的普及瓦解了专业壁垒,智能手机成为“新画笔”,短视频、网络文学、UGC内容喷涌而出。这不仅是工具革新,更是创作机制的质变——作者与读者实时互动、共同编织故事,形成了“全民共创”的数字民主奇观。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化场域就此诞生,“新大众文艺”借助跨媒介创作,“融合了文字与图片、声音与影像的‘新文本’,引发了新的叙事范式”^②,实现了人民性在最广泛意义上的时代彰显。

其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催生多元情感共振。新时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文艺从统一叙事走向情感细分。无论是《人世间》以家庭史诗承载集体记忆,还是网络文学精准捕捉各圈层的精神渴望,抑或“村歌计划”让不识字的老人放声歌唱——新大众文艺已成为社会心态的灵敏触角,在个体悲欢与家国宏旨之间架起共鸣的桥梁。

再次,文化自信驱动传统实现创造性涅槃。当现代化进程深植于传统文化沃土,文艺创作便获得了不竭的灵感源泉。“国潮”风行、非遗焕新、汉服复兴,乃至二维码与AI技术融合的传统艺术展演,无不彰显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的升华。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现代语汇重构文化基因,在全球化浪潮中确立鲜明的中国气派。

简言之,新大众文艺的生成逻辑,深刻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辩证。它既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更是人民主体性的灿烂绽放;既回应时代命题,又重塑文化认同。这

场仍在演进的文化实践,终将在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刻下深邃印记。新大众文艺的生成,是其内在发展规律与外部宏大时代语境互动的结果。其生成逻辑紧密交织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之中,具体表现为技术、社会与文化三个核心维度的协同驱动。

(一)技术民主化与群众性创作实践的勃兴。“有关新大众文艺之‘新’,有人解读为新世纪,有人聚焦于新时代,更多人则认为它指的是新技术和新媒介。”^③“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④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最具基础性的驱动力量。技术的“民主化”效应,使得摄像机、编辑软件、发布平台不再是专业机构的专属,普通大众凭借一部智能手机即可进行文艺创作与即时传播。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如抖音、快手),网络文学的繁荣(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以及B站上大量的用户自制内容(UGC),都是技术赋权下群众性创作实践的生动体现。这标志着创作主体从过去的专业作家、艺术家,扩展至数以亿计的普通网民。他们记录日常生活、表达个人情感、展现民间才艺,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充满活力的“民间文化场域”,这是“人民性”在数字时代最直观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驱动不仅体现在创作门槛的降低,更深刻地改变了创作机制本身。“网络文学在数字时代真正做到了全民创作”^⑤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即时互动,甚至影响了故事的发展走向,形成了一种“用户共创”的新模式。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多元情感表达的激发。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转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即是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更多元的要求。新大众文艺正是回应这一时代呼唤的重要载体。

它既能承载宏大的家国叙事,也能细腻描摹个体命运与情感波澜。例如,电视剧《人世间》通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深刻映射了国家发展的壮阔历程,引发了跨越年龄层的集体共鸣,满足了人们对历史认知与情感归属的深层需要。网络文学中丰富的类型小说(如现实题材、科幻、悬疑等),则满足了不同圈层读者多样化的精神消费需求,成为观察社会心态与情感结构的晴雨表。此外,如“村歌计划”发起人许多及其团队深入乡村,与村民集体创作村歌,将村庄文化历史、情感记忆与发展愿景融入歌词,使不识字的老人也能通过歌唱表达自身,正是新大众文艺激发基层情感表达的生动案例。

(三)文化自信自强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新时代强调的文化自信自强,为新大众文艺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的精神动力。这促使创作者自觉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结合新的技术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一趋势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国潮风”、传统文化题材(如《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的IP转化)、短视频中非遗技艺的展示、汉服文化的流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更为前沿的探索如“何以梦圆——赵冰二维码科技艺术展”^④,将上百个二维码与绘画、雕塑、影像、装置艺术等有机融合,并辅以AI等前沿技术,使观众在“扫码解谜”的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国精神与文化自信。这种复归与创新,不仅丰富了文艺表现的内容与形式,更

在全球化背景下塑造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文化身份,是“人民性”在文化主体性层面的高度彰显。

此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商业模式创新,深刻地影响着文艺的生产与消费。这种“协同规制”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机制。例如,对网络文学、影视剧、短视频的内容监管,以及对“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开展,旨在引导新大众文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坚守价值底线。电视剧《山海情》的成功,即是主流价值与市场认可、艺术品质完美结合的范例,它证明了深刻反映人民实践、歌颂奋斗精神的作品,同样能够获得广泛的受众喜爱,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范式变革与发展路径： 在平衡与统一中迈向新境界

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实现了三大范式变革,标志着“人民性”表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一是创作主体的大众化。数以亿计普通网民成为创作主体,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书写,通过短视频、Vlog等形式展现多元生活,形成了“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景观。二是创作过程的技术化。数据驱动与算法推荐直接影响内容创作与传播,AI技术更使人机协作成为新常态。技术提升了效率与创新,也要求坚持“科技向善”,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内涵。三是创作形态的融合化。数字技术打破艺术门类界限,推动IP开发、媒介融合与虚实场景交织,拓展了文艺的表现与接受方式。面对机遇与挑战,新大众文艺需在制度、技术与价值层面协同努力:完善法律法规,优化算法治理;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唯其如此,才能激发大众创造活力,传

承“人民文艺”传统，在平衡与发展中迈向新境界。

（一）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从“他者讲述”到“自我书写”。这是新大众文艺最革命性的变革。传统民间文艺虽是群众创作，但多为匿名、集体的缓慢积累；现代大众文艺则由专业作者和机构主导，大众主要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新大众文艺时代，数以亿计的普通网民成为积极的创作主体。他们不再是“被表述”的他者，而是主动的“自我书写者”。“身份各异的文艺生态圈构成了众声喧哗、众神狂欢的文艺民主时代。对社会的关切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热望，包括利益的诱惑、偶像的刺激、艺术表达中消费的幻象、交际的需求、个人性灵的抒发，以及艺术表达对其他职业与行业的附加值，使得许多看上去与文艺完全无关的人士纷纷加入艺术创作的队伍。文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公众生活。”^⑮

这一转变在多个层面得到体现，如乡村“网红”通过短视频展示田园生活，都市青年用Vlog记录自我奋斗的点点滴滴，二次元爱好者通过“鬼畜”“混剪”等方式进行创意表达。这种“自我书写”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的视角与内容，使艺术作品更加贴近生活的原生态，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生机勃勃的数字民间社会。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专业“作者”，而更多是来自社会各个行业的普通大众，形成了“全民创作”的景观。这是“人民性”在创作主体层面的极致拓展。

（二）创作过程的技术化：从“纯粹人工”到“人机协作”。技术不再仅仅是创作工具，更深度嵌入到创意生成、内容生产、传播反馈的全过程。一方面，数据驱动成为常态。网络文学平台的“读者投票”“月票榜”直接影响故事走向；短视频的算法推荐决定

了内容的可见度与流行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用户数据、算法规则互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AI）开始介入创作。AI绘画、AI作曲、AI写作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人机协作”成为新的创作模式。创作者需要学习与AI共事，利用其强大的计算与生成能力，同时注入人类独有的情感、思想与审美判断。正如张阿利所分析的：“在AI技术的辅助下，内容生产变得轻而易举。作品从诞生到最终成型期间在用户的参与‘共创’之下，不仅在规模体量上难以预料，甚至最终的形态走向也可能与创作者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⑯这种技术化范式，既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形式的创新，也引发了关于创作主体性、艺术本质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技术研发和应用应坚持“科技向善”的原则。算法设计不能唯流量是图，应增加对多样性、优质内容、社会价值的权重，主动“破茧”，引导用户接触更广阔的文化世界。山东广电在4K超高清频道建设中的实践表明，当技术成为文化的“显微镜”，那些曾被快节奏传播稀释的文明密码，得以完整呈现，从而实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怀的深度碰撞。同时，应探索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版权保护、内容审核和艺术创新，让技术真正成为提升文艺品质、丰富人文内涵的助推器，而非主导者。

（三）创作形态的融合化：从“门类分明”到“跨界共生”。数字技术打破了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催生了高度的形态融合趋势。一是叙事的融合。一个核心IP（知识产权）可以衍生出小说、动漫、游戏、影视剧、话剧等多种形态的产品，形成“IP全产业链开发”。例如，《三体》从科幻小说发展为动漫、电视剧、广播剧等多种形态，构建了庞大的“三体宇宙”。二是媒介的融合。短视频

常常融合了影像、音乐、文字、特效等多种媒介元素；网络直播则将表演、互动、电商融为一体。如山东广电4K超高清频道的启播，不仅带来了画质升级，更通过《大河之洲》等纪录片，实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怀的深度碰撞，重构了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三是虚实的融合。AR/VR、元宇宙等技术，正在创造沉浸式的、虚实结合的文艺体验场景。这种融合不仅拓展了文艺的表现空间，也重塑了受众的接受方式，使其从单一的欣赏者转变为可能参与创作、互动、消费的复合型用户。

要而言之，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发展，必须在多重张力中寻找平衡点，实现更高层次的辩证统一，从而更好地展现与升华其“人民性”内核。政府层面需完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平台运营和数据使用，保护创作者权益，创新管理方式，实施精准、精细化的引导，在设置明确的“红线”与“底线”的同时，也要通过资金扶持、评奖激励等方式，鼓励那些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近期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提出“组织创作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开展农民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艺服务”等10方面任务，正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制度化努力。浙江“文艺赋美”工程“2022年9月启动，三年间，全省开展演出逾55万场，设立常态化演出点位3000余个，线上线下参与人次突破1.5亿，在册文艺志愿者达7.4万余名，孵化群众文艺团队7万余支，11个设区市实现全域覆盖，已实现从星火微光到燎原之势的华丽蝶变。”^⑦

（四）深化价值重构，坚守人民立场。新大众文艺人民性持守，离不开深化价值引领，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这要求创作者（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在作品中熔铸家国情怀、人间真情与时代精神。要努力实现“普及”与“提高”的统一，既尊重和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又致力于通过优秀作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和精神境界。要处理好“人民性”与“商业性”的关系，寻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让文艺在市场中保持精神的独立与崇高。

有研究者指出：“新大众文艺的独立性源自于科技高度发达、精神开阔自由、人民大众创造和表达的能力与欲望空前高涨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⑧未来的新大众文艺，应当进一步激发这种创造活力，同时引导其向着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方向发展。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是数字时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迁。通过以“人民性”为主轴的历史回溯与逻辑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精神血脉赓续自延安文艺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其生成动力深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它通过创作主体的大众化、创作过程的技术化与创作形态的融合化，实现了大众文艺范式的历史性变革，使“人民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空前规模的彰显与更为复杂的呈现。

然而，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与全球文化的复杂性，也使其面临着价值迷失与生态失衡的挑战。未来的新大众文艺，必须在制度建设、技术优化与价值重构的三维框架下，努力寻求普及与提高、人民性与商业性、技术赋能与人文引领之间的动态平衡。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让科技的伟力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让文艺的星空更加璀璨。

唯其如此，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承接传统民间文艺的质朴活力与现代大众文艺

的广泛影响,成为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辉煌篇章,以其磅礴的文化力量,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黄勇:《新大众文艺:数字浪潮下的全民创想》,《中国艺术报》2025年3月17日,第3版。

②何瑞涓:《大众文艺蝶变,文艺新景观如何有氧有灵魂?》,《中国艺术报》2025年9月29日,第2版。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高世名:《数智社会的新大众文艺》,《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日,第5版。

⑤李桂玲:《新大众文艺主体观察:“草根”文艺的逆袭》,《中国新闻》2025年4月8日。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⑦张阿利:《新大众文艺“人民性”的新特征》,《中国艺术报》2025年1月21日,第3版。

⑧夏烈:《新大众文艺的创造精进之旅》,《中国艺术报》2025年3月14日,第2-3版。

⑨南帆:《背景与演变:从大众到新大众》,《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⑩梁善茵、黄宙辉、朱绍杰:《“新大众文艺”新在哪、写什么?》,《羊城晚报》2025年5月28日,第A7版。

⑪许苗苗:《新大众文艺的来源与去路》,《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5期。

⑫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杂志”微信公众号,转引自中国作家网2024年9月29日。

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课题组:《2024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s://www.cssn.cn/wx/tbch/202505/t20250513_5873701.shtml。

⑭唐静婷:《艺术与科技共绘强国梦:“何以梦圆——赵冰二维码科技艺术展”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政协融媒》2025年9月28日。

⑮汪政:《走向融合:新大众文艺之“新”》,《新华日报》2025年3月6日,第19版。

⑯张阿利:《新大众文艺“人民性”的新特征》,《中国艺术报》2025年1月21日,第3版。

⑰郭雀屏:《“文艺赋美”从浙江走向全国》,《杭州日报》2025年9月28日,A02版。

⑱刘琼:《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中国艺术报》2025年3月20日,第3版。

(此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文化遗产与海外传播研究”【21&ZD 265】阶段性成果)

陈定家: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喻向午